挑戰歲月

飛越七十年代

吳昊

博益

挑戰歲月

飛越七十年代

吳昊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目錄

第三章：社會大事齊見證

第四章：城市百態放大鏡

封面女工照片由南華早報有限公司提供。

序：盛世與危機

七十年代的香港，盛世時機，大家正享受著工商業欣欣向榮的成果，生活開始富裕，而城市亦漸漸邁向國際大都會的規模：

- 香港外貿出口總值在一九七零年是228億元，到一九七九年已增至1,617億元。
- 香港已是國際知名的高級製衣中心，也是世界「玩具王國」，裝錶業更居世界第二位，而且是世界三大黃金市場之一。
- 銀行超過110家，各家分行遍設全港，據一九七四年統計，銀行之分行多達630間，平均每半方里或6,350人就有一家。銀行密度全球之冠，時人戲言「銀行多過米舖」。
- 據一九七五年統計，全港工廠有31,034家，僱用678,857名工人，似乎失業已成過去。
- 香港也是東南亞熱門的旅遊區，一九七八年的旅客人數已超過200萬人了。
- 香港的居住問題亦大有改善，公私住宅樓宇紛建，據一九七九年統計：其時全港人口為460萬人，共有住宅樓宇87.4萬個單位，公營樓宇42萬個，居民人數佔200萬，私營樓宇也有42萬個，居民人數也佔200萬，但人口之中仍有60萬為木屋區居民。

- 一九七二年連接九龍和香港島的海底隧道建成開放，一九七九年地鐵通車。

- 「裝備自己，邁向國際」，搞好教育勢在必行，一九七四年政府實行初中義務教育，到一九七九年已基本實驗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令六至十三歲的孩子都有書唸。

- 七十年代亦是香港電視的黃金歲月，據一九七四年的統計，全港85萬個家庭中，有超過78萬個家庭已擁有電視機。一九七三年麗的（亞視前身）改為無線電視廣播，一九七五年佳視開播，再加上香港電台電視部和教育電視的成立，令傳媒界非常熱鬧，它們所在之廣播道史稱「五台山」。

- 電視令香港本土文化成形，也明確地建立香港人的文化身分。

- 作為一個新興的大眾媒介，電視帶給年青志士一個嶄新的行業與夢想。而電視節目則以婦孺為主要對象，從而令到由女性擔任的職位也就特別多起來，因而開啟專業女性入主傳媒之先河。

- 電視製造了大量的公眾偶像神話，令廣東歌成為流行文化，帶起本土的唱片業、廣告業，甚至出版業。

但電視也使人夢碎，一九七八年佳視因嚴重虧本而倒閉，當年佳視的發牌條件是要在黃金時段授課，佳視倒閉使電視作為教育的工具理念幻滅。很多優秀的青年編導感到電視無可作為，遂轉投電影界，他們創意無限，風格獨特，掀起香港電影新浪潮，表表者有徐克、許鞍華、嚴浩、方育平、譚家明、冼紀然、章國明、黃志、唐基明、余允抗、卓伯棠、蔡繼光等，他們紛紛創造了電影史的傳奇。

- 這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一九七一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跟著的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國粹派的「認祖關社」運動等，此起彼落，風起雲湧。特別是大學生及大專生，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為建造香港的美好將來，為「香港是我家」而奮起戰鬥，努力爭取佳績。不過，殖民地官僚主義牢不可破，難以對付，青年理想家的闖勁總是受挫，一九七八年發生的「金禧事件」乃最佳例子——這家推行開放式和實驗式教育的新成立中學，一群滿腔熱誠的青年教師，因不值校監斂財，剝削學生及員工，聯同家長及學生靜坐和罷課抗爭，結果遭政府（維護現存教育建制）鐵腕封校，「一拍兩散」可也。

無可否認，這是香港的盛世，但盛世仍隱藏著危機：

- 一九七三年的股災，令很多市民一夜間破產，有人跳樓、有人發狂。往後幾年，市民談股色變。

- 一九七四年廉政公署成立，初時市民對它沒有好感，認為政府藉故多增一支秘密警察，時人稱之為「棺材佬」（一釘即死），一九七七年爆發「警廉大戰」，時人譏為「籠裏雞作反，立立亂」。直到八十年代，廉署幹出了成績，港人才安心。

- 一九七六年國內文化大革命結束，中英邊界的緊張氣氛緩和，但偷渡潮卻風起雲湧，人蛇抵港藏匿起來，很多更鋌而走險打家劫舍，危害社會。他們的行為、生活模式皆與港人格格不入，被譏為「大圈仔」、「省港旗兵」、「表叔/嬸/兄/妹」、「阿燦」（電視劇〈網中人〉所創造）等名號。據非正式統計，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二年間，非法入境者人數多達60萬，給盛世增添煩惱。

- 越南難民問題（越南人逃避共產主義統治）和香港九七問題（香港回歸共產主義祖國），很巧合地同時出現，本來香港是無須要承擔收容越南船民的責任，只是港英政客乘機將香港地位提升到聯合國的國際議程上，希望小島成為聯合國「特區」，飛越「九七大限」，而歷史證實計算錯誤，多年來越南

難民玩轉香港，幾年後中英草簽，香港回歸成為定局，但幾十萬滯港船民淪為困獸，給社會埋下計時炸彈。

盛世危機，多麼弔詭的七十年代末期，它雖然相距九七仍有一段時間，但香港前途未明，總使人忐忑不安，尤其財經、地產、銀行業務重視長線發展，最怕難測的前景。氣氛變得翳悶，有人考慮移民、有人積極作政治投機、有人炒金炒股炒樓瘋狂搶錢、有人縱情聲色享樂。就從這時候起，香港人開始變得自私自利、眼光短視、毫無遠見、心胸狹窄，更遑論放眼世界，放眼宇宙了。

「香港人的結局會否好一點？」間中有人先天下之憂而憂，總會這樣問。

「結局」嗎？

要到八十年代才知道。看官們，請待下回分解吧。

衣食住行變奏曲

第一章





衣著青春化和單性化

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口相當年輕，後生仔女衣著西化，他們緊隨歐美青春派的服飾，顏色鮮艷，多姿多彩。至於傳統中式旗袍及唐裝衫褲已被視為「老土」服裝，無人問津，只有年紀老邁者仍繼續穿著。

這也是低腰喇叭褲的世界，在男女服裝趨向「單性化」（unisex）之際，那些青年男女都穿著低腰喇叭褲，左右前幅各有明袋。上身喜穿緊身恤衫；當時流行大領的恤衫，更有誇張的「大燕子領」即：大領尖而長，垂向胸口如燕子尾。西裝褸也是窄身「揸腰」，大關刀領（褸領在兩襟位特別寬闊，像關刀），

襯上喇叭褲、鬆糕鞋（幾吋厚鞋底）。有時裝美學家戲言曰：「上身十九世紀打扮，下身卻是科幻時代，總之陰陽怪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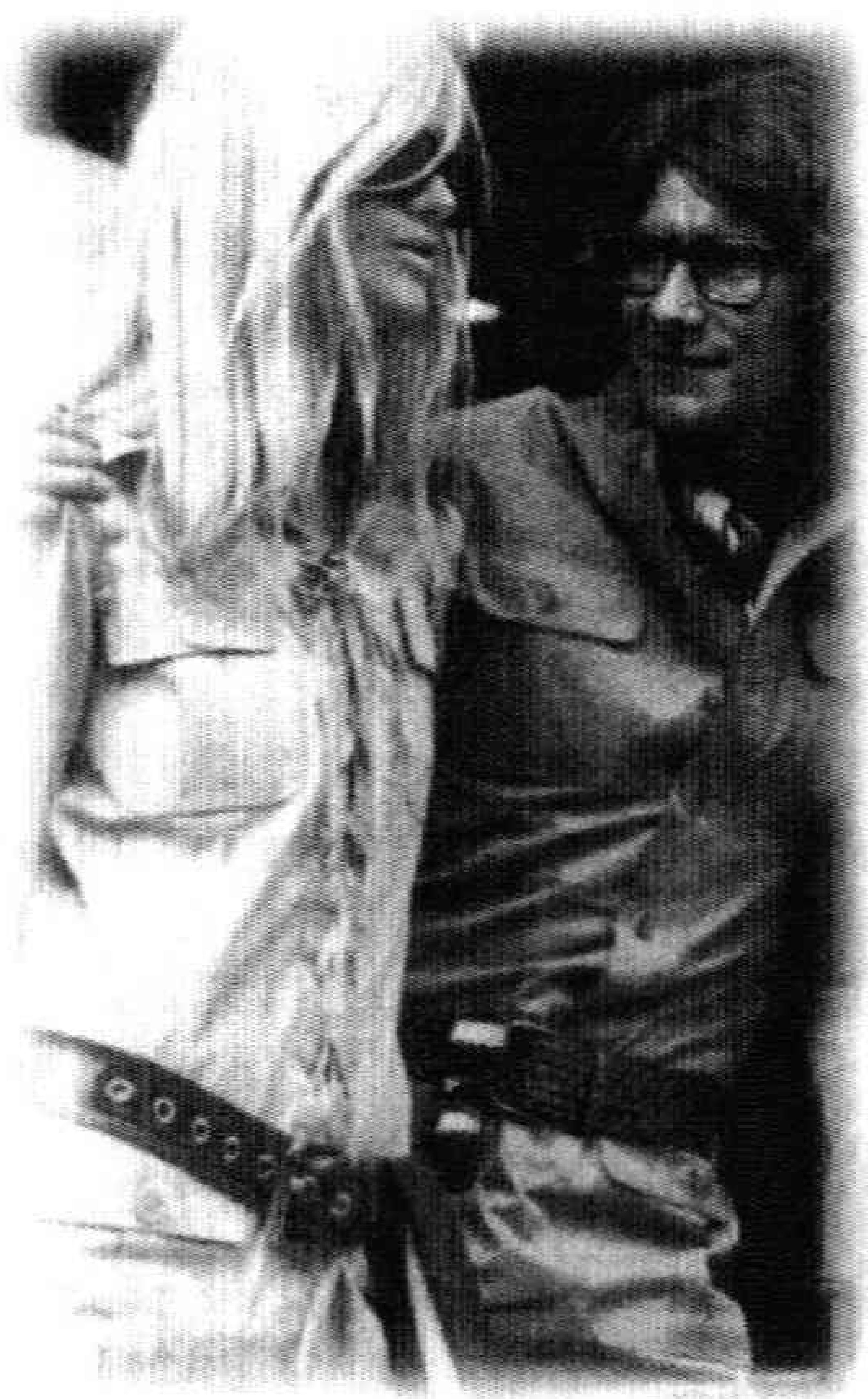
瘋魔六十年代的迷你裙熱已經退潮，女孩子想繼續展露玉腿，便要穿上熱褲（hot pants）了。此褲甚短，緊裹著臀部，大腿暴露無遺，熱褲女郎通常身穿「密實長褸」（maxi coat），褸長蓋腳面，足踏「鬆糕長靴」（從鬆糕鞋演變而成），有玉樹臨風之感。夏天亦穿這密實長褸，當然衣料是取最薄的裁成，但香港每屆炎夏，天氣都非常酷熱，烈日之下如此「密實」，簡直焗得發燒，汗如雨下呢。

密實裝中亦發展出「密實裙」，自迷你裙式微之後，女裝裙趨向反常，先是「中庸裝」（midi），裙長過膝，竟愈拉愈長，長到蓋著腳面的「密實裝」，由設計師羅拉．愛胥莉（Laura Ashley）帶起，回復到維多利亞時代田園派的長花裙，配以長靴，頸上束絲巾，相當浪漫。

在七十年代女權風起雲湧的香港，田園派服裝不

及女強人派服裝吃香，當時婦解標榜「男人做的，女人都做得到」，順理成章，「男人著的，女人都著得到」。於是，男人穿全套西裝，女人也穿全套西裝，建立女行政人員形象。女西裝的最大特色，要算那條西褲了，褲管由臀部以下寬闊如桶，稱「袋型」(bags)，屬二三十年代西褲風格。當男女都穿西裝的時候，這也是服裝「單性化」的一種趨勢。

服裝添新意


男女皆宜的「獵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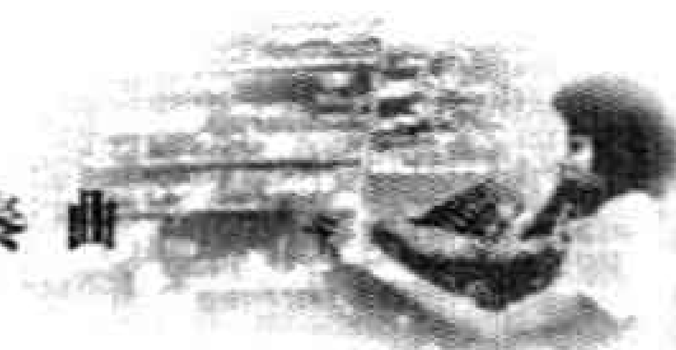
替服裝單性化增添插曲，當然是「獵裝」的出現了。所以叫「獵裝」，是因為Yves Saint Laurent在一九六九年改良打獵著的斜布上衣，變成動靜皆宜的時裝。獵裝的最大特色，是兩邊胸口上下方共有四個

扣了鈕的明袋，及有腰帶束腰，男女皆宜，充滿青春動感。七十年代除香港青年男女喜歡穿著之外，一些新聞從業員及電視工作者皆愛穿，認為該服裝帶有歷險獵奇風格。

西方的嬉皮士（hippies）文化亦帶起了東方熱，演變自印度民族服飾的「尼赫魯裝」（Nehru jacket）曾盛極一時，這是男性的一款企領上裝，胸線挺直，衣身無袋，長度及臀，乃六十年代印度總理尼赫魯所改良而成，因此得名。香港的知識界及演藝界人士皆愛穿這服裝，那年代連披頭四都到印度取經，學習當地的音樂，我們香港扮嘢界亦不甘後人，總得要學一些印度哲學，穿一穿尼赫魯裝。

嬉皮士文化還帶給香港男女青年一把長髮，每個人都把頭髮留得長長的，特別是男人也束辮子，但卻留著長鬍子，非男非女，以顯示其對當時政府機制不滿的情緒。還有把長髮電成一個大


「爆炸裝」髮型



燈罩般蓋著自己的頭，這款來自非洲人的髮型，叫做「爆炸裝」，自命新潮的青年男女總愛標奇立異，索性電個爆炸裝，招搖過市，令途人為之側目。

這是衣著的自由奔放年代，青春無敵，全套的運動裝也開始流行，特別是李小龍在《死亡遊戲》一片中所穿的款式，曾被香港功夫界視為「戰衣」，青年人都趨之若鶩。到七十年代末香港廠商更替不少國際時裝品牌生產牛仔褲，從而刺激了本土的牛仔褲市場，香港年青人也開始對牛仔褲鍾情，視為最佳便服，而整套的牛仔裝，包括牛仔恤衫、牛仔背心、牛仔褸也成為風尚了。

當街試乳罩

七十年代香港製衣業處於高峰期。

大多數港人都穿港產衣飾，崇拜外國名牌心理遠不及今也。

所以其時香港之成衣業，除外銷之外，本地市場亦非常吃香，特別女性內衣褲之生產，甚得本地買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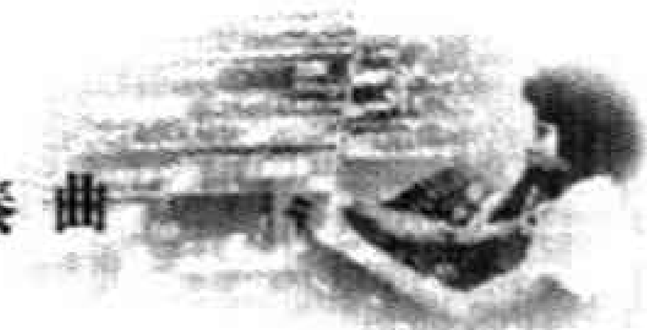
歡迎，可能因為其時之舶來品尺碼不合乎東方女性身材，唯有逼住要購買本地貨。

記得其時之家庭手工業，流行縫製胸圍及內褲，大量生產「山寨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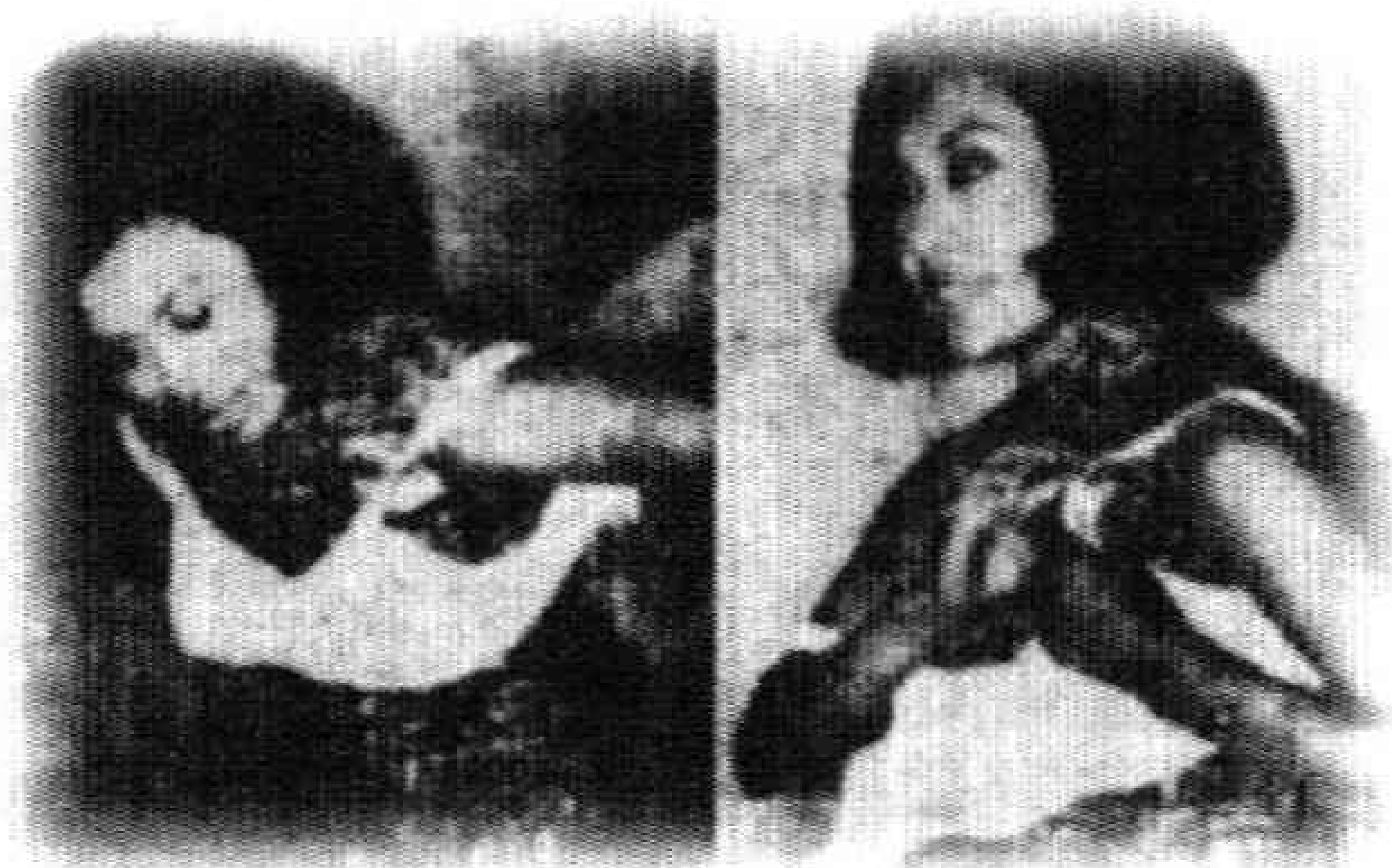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某報章之報道：「本港女性逾百萬均戴胸圍，而且每人擁有三個至五個之多，每年銷售數字達二百四十萬個，在製造胸圍行業方面本銷實在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達總產量百分之六十是由本地女性使用，可見提倡香港人用香港貨，女性之功實不可抹殺……使用此等胸圍價格由三數元至兩百多元均有……胸圍製造業每年出產達一千五百萬個之多，的確爭取了不少外匯。」

從以上的報道，可以看到其時的香港婦女平均每人擁有三至五個胸圍（而現在每人擁有多少個，值得比較一下），三數元便買得一個（現在又要多少），百分之六十用本地貨（但現在情況如何），請女讀者們自己做一點比對吧！

專賣女性衣飾的所謂「女人街」亦是這個時期出



現，外衣內衣都有得賣，顧客都係女人，尷尬成分減低，於是便有當街試穿乳罩之舉……



八十年代女性興拍寫真集，而七十年代的女性則敢當街試乳罩。

「嘩，當街除衫呀？」你一定會問。

非也，只係試戴於面衫上，毫無「色情」成分。唔信？有舊照片為證也。



士多辦館，由盛而衰

過去，香港市區的營生環境只適宜人們開設小舖，這與建築規模有一定的關係，高樓大廈的摩登觀念，到七十年代才得到普遍化。

「出街去士多買啤酒！」

「去辦館買條靚煙！」

未有超級市場之前，港人購汽水、洋酒、罐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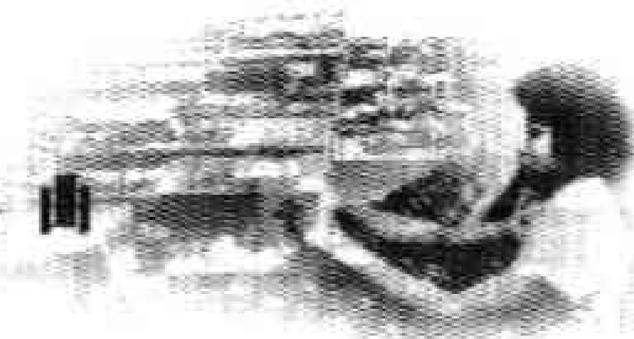
吃喝東西，其實也很方便，因為「士多」（音譯自store）蓬勃，街頭巷尾皆有。如想購得較貴和較靚的進口煙酒食品之類，閣下也可以幫襯「辦館」（或「辦莊」），其時的打工仔流行送禮給老闆，於是每逢時節，辦館的生意就特別好。但無論是士多或辦館，都屬小舖經營吧了。

其實辦館的歷史源遠流長，開埠未幾便出現了，供應對象為洋船，因每一艘船必定準備充足糧食後才出海。據我的推測，「辦館」之名，亦與洋船有關，因為船上負責採購的部門稱作「辦房」，亦有「買辦」之職，而供應洋酒、罐頭、香煙、凍肉者，順理成章叫做「辦館」（或「辦莊」）也。

直至超級市場在香港大行其道之後，辦館才活不下去！

超級市場，後起之秀

現代觀念的超級市場，對super這個字有特別的



定義：

一、店子面積一定要很大，起碼要有一萬二千平方呎，嚴格來說，香港很多超級市場都沒有資格稱「超級」。

二、店子所賣貨品的種類要盡量多樣化，務求使到顧客身處其中有大量的選擇。

符合這現代標準者，最早是美國長島的King Kullen Food Store，一九三零年成立，創辦人叫做米高•卡倫（Michael Cullen）。時值大蕭條，一般家庭都傾向低消費，米高•卡倫遂推出大量減價貨品，甚至經常提供三百種以成本價出售的物品，所以很受歡迎，首創超級市場減價政策。

雖然三十年代美國社會普遍用supermarket來形容這些自助式及推出定期減價貨物的雜貨店，但用「超級市場」做招牌名而註冊為商標者，卻要到一九三三年的Albers Super Markets。

當一個國家廣設大型百貨店和店面面積超過一萬二、三千平方呎的超級市場時，國民就陷進商品無限

的美夢了，而工廠亦樂於大量生產各種貨物，於是，消費消費，生產生產，消費消費……在這之前，物品只著重耐用，這之後，物品只著重美觀——不合意或過時便丟掉，製造大量垃圾破壞自然生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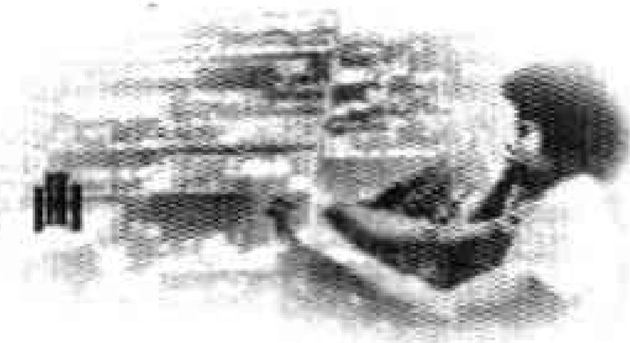
「鬼佬街市」

回顧香港社會，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才有略具規模的超級市場，在這方面香港比美國最少落後四十年，為甚麼？

我的看法：「早年香港的社會條件，不合符超級市場生態學！」

外國早期的超級市場不是設在鬧市，多數位於市中心以外或近郊，因為超級市場所需面積甚廣，市中心的地價與租金都昂貴，無法降低成本！

為了吸引購物力和提高競爭力，超級市場設在近郊的好處是地大，可建設停車場，甚至設立臨時托兒室等種種服務，務求令到顧客感到方便購物。



但香港乃彈丸之地，寸金尺土，加上六十年代及以前之樓宇規模狹窄，外國那種佔地龐大的超級市場規格，是無法實行的。如果我擁有一大塊土地，也會用來興建高樓大廈，而不會搞超級市場賺取「蠅頭小利」。

所以，直到七十年代，待香港巨型的大廈和商場陸續興建後，才有集團考慮打通幾個舖位，經營超級市場，但港式超級市場發展至今，規模依然比外國的落後得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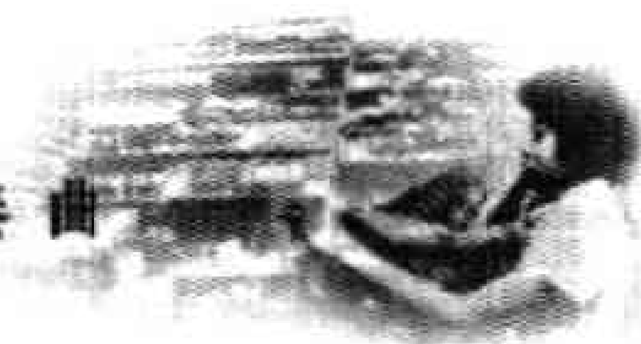
香港首家超級市場是哪一間？一九七零年開辦的惠康超級市場也，它設於中環商業區，主要的顧客都是外國人，很少華人光顧，我們依舊光顧辦館和士多。所以，這時期的超級市場有花名叫「番鬼佬街市」，因顧客全是洋人也。

其時一些大百貨公司有意搶辦館和士多的生意，便參照外國超級市場規模，擴大本身的洋酒罐頭部門，推出林林總總的貨品，略有睇頭，頗似一間超級市場。但收銀機還未流行，連計算機也屬奢侈品，掌

櫃竟繼續打算盤來收錢，情況蔚為奇觀。如果連這類超級市場也計算在內，在一九七二年香港就有五十家超級市場了。數目也是有增沒減，到一九七五年，超級市場已有二百家，造成香港超級市場發展迅速的原因亦與社會文化有關，要知道七十年代的婦女就業率提高了，而一般街市經營到下午六時便收市，職業婦女未必能放工後趕及買菜，但營業較晚的超級市場便可以提供蔬菜肉類及其他所需品，變成另類街市，讓打工男女解決晚間買菜和購物的需要了。

有一個時期士多因而慘受打擊，只要街頭出現一間超級市場，附近十間士多店的生意便暴跌，被迫之下，這些士多店一是結業，一是重新裝修，增購貨品，把小小門面改裝為「迷你超級市場」，情況非常搞笑，但順應適者生存之道理。可見香港市民很快已愛上這種新的購物方式，到一九八四年全港大中小型超級市場已多達六百幾家，簡直厲害之極。連日資百貨公司亦紛紛將底層闢為超級市場，加入競爭行列呢。

當中尤其以兩大集團（惠康與百佳）的超級市



場，分店愈開愈多，財雄勢厚，龍爭虎鬥勢所難免，結果超級市場便日日展開大屠殺。

米舖結業

「米舖生意一落千丈！」

香港超級市場的興起，似乎與一九七三年股災有點緣。當時股市自千七點狂瀉至三百點，很多人做了大閘蟹，社會消費力甚差，一般家庭的經濟能力都大為削弱，不能不在支出上精打細算。

超級市場的營銷政策就是薄利多銷，以慳錢為號召，提供服務，符合當時哲學：「慳得一毫得一毫。」非必要都不會上酒樓茶室吃飯，一家大細的消費全奉獻給超級市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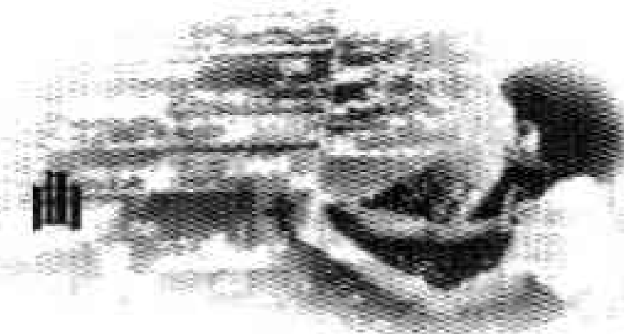
豈料一九七三年社會不景，米價上漲，由一元二、三角一斤漲到接近三元一斤，以前主婦買米都是由米舖供應的，通常每次訂購五十斤至一擔米，由伙記背著個大米袋上門送貨。如今米價貴了兩倍，一次

訂購這麼多米，付出款項不菲，實在肉痛。也在這時超級市場剛巧推出十斤裝的膠袋白米，攜帶方便，最重要的是付錢不多，吃完再買，如果月尾周轉不寧，暫時找雜糧頂肚也可以，無需花大量金錢來買米。從此米舖生意一落千丈，紛紛結束。

淘汰了米舖之後，便到超級市場之間的互相「屠殺」。他們把貨品割價發售，每日登報刊出大賣低價商品廣告，有策略地吸引大量顧客入內「掃貨」，總之薄利多銷，以本傷人，結果那次大屠殺在短短一年間便殺害了幾百家小規模的超級市場。

認錢不認人

香港超級市場所售的貨品：油米醬醋茶鹽、粉絲蝦米、蒜頭豆豉、辣椒醬、麵包糖果、汽水餅乾等，貨品種類與士多、雜貨店相同，明顯就是要搶士多店和雜貨舖的生意，他們更減起價來，把士多和雜貨店趕盡殺絕。



不過，雜貨舖和士多店仍有其生存條件，有些優點是超級市場所不及的。

優點一，容許「散裝零售」，譬如買紅豆，超級市場只售整包的，但雜貨舖則可以散賣。香港住宅細小，廚房狹窄，如果甚麼都是一包包的，很易爆棚滿瀉，況且低下階層的市民，消費力有限，雜貨舖和士多店對一元五毫的生意也會照做，廚房很能顧及他們的需要也。

優點二，士多店和雜貨舖對於熟客有賒賬的不明文制度，其中兼賣白米生油者除有記賬之外，還有送戈貨服務，但超級市場則甚少設立送貨服務，年終時又有送糯米、麵粉等以聯絡顧客。

顧客對士多店和雜貨舖多有感情，只是路過都會互相打招呼，但超級市場卻難以與顧客產生感情。超級市場是冷冰冰的，認錢不認人的，士多與超級市場的對立意味著：傳統經營與新式經營觀念的對立，人性與非人性的對立，家庭式業務與集團企業的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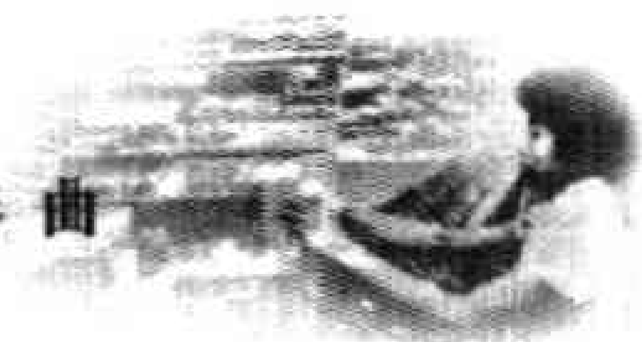
適者生存

士多生態學還有一招適者生存的怪招，當超級市場一登報章宣傳瘋狂大減價時，附近的士多老闆就會瘋狂入貨補倉，他們計過條數，超級市場價離批發價不遠。要知道士多店本錢有限，但批發商送貨卻有最低限額，「唔買夠咁多，冇交易」，但貨物過多，塞在店裏滯銷時，可就痛苦不堪了。所以，老闆打響算盤，知道超級市場大減價時，便列張清單入去買貨，無須睇批發商面色也。

超級市場本來就是士多的敵人，但士多奇兵以敵制敵，好招數。

「喂，一於限制每人只可買兩打減價品。」超級市場亦知士多奇兵蠱惑，立刻自定規矩，吩咐收銀員留意。

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士多老闆總不能一日之間到超級市場數次，買夠貨量，這樣做總會費時失事，於是發動家人，傾巢而出，每人買一堆，又或者找街坊的小孩子幫手：「幫我入去買箱汽水，我給



你二元！」

嘿，小孩子有外快賺，何樂而不為，況且是舉手之勞，所以，士多仍然有生存能力，不會因潮流而完全被淘汰，只是先天性局限多，賺取蠅頭小利，舖租又一天比一天昂貴！

有的士多為求生存，怪招層出不窮：

其一、開始兼賣罐頭、凍肉、洋酒等，不讓超級市場專美。

其二、延長營業時間，超級市場在晚上九時便關門，士多便經營至凌晨一二時，方便夜鬼幫襯，還擺賣鹵味、雞翼、茶葉蛋之類，吸引夜更的士司機或失眠之街坊到來喝酒、吃點小食，是為「七十一」便利店之先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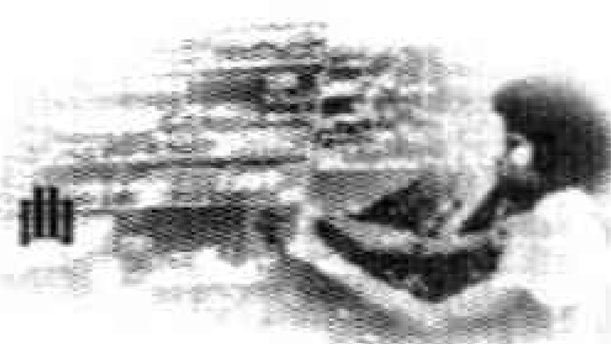
但潮流是不可抗拒的，香港人認為要自我「升格」，所以漸漸視士多為低格，超級市場為高格店子，竟連帶阿婆阿伯都認為士多已經過時，望而卻步。

初嚐美式快餐

快餐文化源自美國，但七十年代初香港人仍未習慣吃漢堡包、熱狗和蘋果批。雖然美式快餐早已在港登陸，但無人問津。

「快餐雙霸」：熱狗和漢堡包，只能在餐廳吃到。六十年代中環的「安樂園」首倡take away（外賣）熱狗，門前置大機器烘腸，顧客買了就在門前即食或帶走。而最先發售漢堡包為主的餐廳就是中環的「雲寶」（Wimpy），店內所售的飲食種類不多，但漢堡包所用的牛肉卻講究，顧客也可外賣。當工展會在紅磡舉行時，「雲寶」亦設有攤位，推廣漢堡包，後來又在灣仔設分店，但其時港人對漢堡包不感興趣，尤其不習慣吃麵包裏的茄汁，結果先驅者雲寶還是要停業了。

雖然發源於美國的「老麥」（麥當勞）分店遍設美國，但將業務推展到各地卻是較後期才開始的。一九六三年，老麥賣出第十億個漢堡包，成績驕人，但要待一九六七年，「老麥」才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開設了美國以外的第一間分店，踏出國際化的第一步。一九七五年一月，香港首家麥當勞在銅鑼灣百德新街開幕，出人意料地生意奇佳，港人為了一嚐漢堡包，竟四方八面地乘車專程尋找「金拱門」（老麥招牌The Golden Arch）。其時銅鑼灣區已有兩家美式快餐店，一家在怡和街，由美國人主持，英文店名是Dairy Queen，並無中文名，位於轉角處的有Captain Orange，亦無中文名，兩間雖屬於小店，但生意不俗，能賺到點錢。但老麥一出，小店難以匹敵，也都關門大吉，直到九十年代初，老麥在港已設有六十多家分店，在一九九一年全球最繁忙的十一間麥當勞中，香港竟佔了七間。

快餐店的惡評

香港快餐文化是在七十年代中期才形成風氣，至於第一家快餐店「大家樂」在銅鑼灣開張時，生意很差，蓋當時港人還未適應自助式飲食習慣，直到一九

七八年四大快餐巨頭：大家樂、美心、大快活、麥當勞展開爭霸戰之後，快餐文化才變得非常興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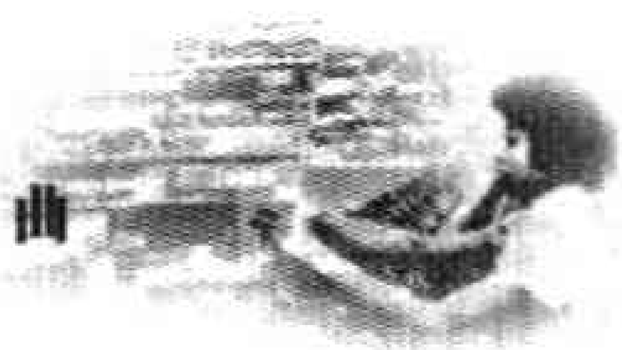
雖然當時的快餐店有如雨後春筍般，一間復一間，在市面流行起來，但經營還未算是最上軌道，而且四大巨頭之外，更有大量由普通餐廳及茶餐廳改裝成快餐店者，做成逢店皆「快餐」的畸形現象。這些店子的面積有限，生意額少，四大巨頭又窮追猛打，唯有略加修飾改裝，以求生存，毫無品質管理，結果引起很多市民投訴。一九八一年的報章曾刊登了客人對快餐店的九項批評，大可反映自香港有快餐店以來的普遍情況：

一、快餐店在吃飯的時間太擠迫。（百分之六十九被訪問者投訴）

二、醬汁太多，飲品分量太少。（百分之六十七）

三、在繁忙時間，經常找不到座位。（百分之六十一）

四、店方沒有供應配料，如芥醬與茄汁等，除非



客人特別要求。（百分之五十九）

五、漢堡飽的餡太薄，或者貨不對辦。（百分之五十九）

六、盛載食物的器皿，根本不能保暖。（百分之五十九）

七、廣告多是引誘無知的小孩，令他們強迫大人帶他們去光顧。（百分之五十八）

八、店員蓬頭垢髮，令人生厭。（百分之五十七）

九、桌椅太細小，根本沒有足夠空間坐下。（百分之五十六）。

不過，進入八十年代初，快餐店的惡性競爭已把大部分的小店淘汰，快餐店也加快改善飲食環境，務求令顧客吃得舒適。



十年建屋大計

「我們終於有私家廁所了！」

在一段政府新聞短片《喬遷之喜》（當時在電影院同場加映的）中，看到一家人搬入政府新建的公共屋村樓宇，小女孩發現單位內竟然有獨立的廁所，只見她打開廁門，似「發現新大陸」般，臉上綻起了非常燦爛的笑容，這個鏡頭簡直印象深刻，令人難忘。

沒錯，六十年代的徙置大廈，居住單位內不設廚房和廁所，大廈走廊盡頭只設公廁，居民非常不方便，而且單身少女夜間如廁毫不安全，風化案件此起彼落。在這種惡劣環境長大的青少年很不快樂，也變得很反叛，一九六七年暴動期間，他們就曾以這些徙置區為戰線，掟石掟樽，放火燒車，大戰軍警。

進入七十年代，政府痛定思痛，認為惡劣的居住環境是構成社會不安的泉源，於是定下長遠計畫，改善中下層市民的住屋問題。一九七二年十月，港督麥



理浩宣布推行一項空前龐大的公共房屋計畫，希望在十年間能為一百八十萬名居民提供設備齊全，有獨立廚房及廁所的居住單位，預計興建七十二個公共屋村，史稱「十年建屋計畫」。

為了達成大計，負責建屋的部門就要改組了。

- 一九七三年將徙置事務處和屋宇建設處合併為房屋署。原有的屋宇建設委員會改組，成立新的香港房屋委員會。不再有「徙置區」、「徙置大廈」之名，各類公家建造的樓宇，統稱「公共房屋」。
- 1974年：美東邨（首個公共屋邨）

  1975年：瀝源邨、愛民邨

  1976年：荔景邨、麗瑤村、興華邨

  1977-78年：漁灣邨、長青邨、南山邨、禾輋邨、大興邨

  1978-79年：富山邨、彩雲邨、順利邨、象山邨、順安邨、華富邨

  1979-80年：環翠邨、鴨脷洲邨、三聖邨、沙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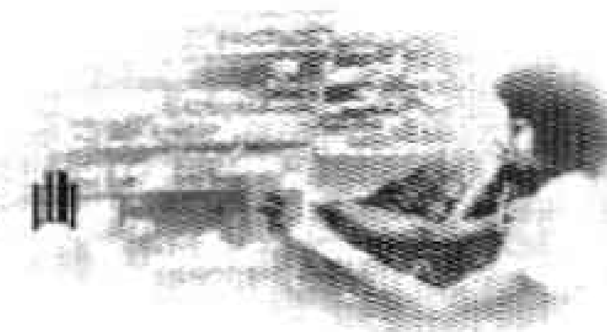
邨、龍田邨、大元邨、大窩口邨、梨木樹邨等。

到了一九七六年政府開始顧及那些既想自置物業又買不起私人樓宇的「夾心階層」，便推出「居者有其屋計畫」，以資助及鼓勵公屋居民自置居所。一九七八年該計畫首期的俊民苑正式動工，同時開始接受買樓申請，十八萬份申請書竟一天派完，可見反應之熱烈，而房屋委員會亦決定從速加建出售居屋了。第一批居屋地點位於何文田、清水灣道、香港仔、柴灣、葵涌及沙田；第二批另加觀塘和荔枝角兩處。

「十年建屋計畫」的副產品就是新市鎮紛紛開發，新界本來屬於「無人地帶」的荒土野地，也被大量納入發展計畫之中，令到原本落後的鄉鎮在短短幾年間蛻變成現代化的衛星市鎮了。

- 沙田

獅子山隧道通車之後，打通了九龍與沙田的交通



網，亦縮短了兩地距離，令沙田迅速發展成新市鎮。該地在七十年代初只有三萬人口，自從先後建起禾輋邨、瀝源邨、新田圍邨、愉田苑、花園城、沙角邨、博康邨、大圍等公共住宅區後，人口直指五十萬，可見發展之快。一九七八年很多文娛體育設施投入使用，如沙田馬場、沙田大會堂、沙田單車公園、沙田中央公園、沙田銀禧體育中心等。發展計畫乃經過周密的規畫，被視為新市鎮之典範。

- 荃灣

最早發展的新市鎮要算荃灣，包括葵涌與青衣，它先是附屬於九龍市區的工業區，政府後來把它發展為商業及住宅區，新舊並存。但荃灣較沙田缺乏系統及規畫。一九七八年該區人口達五十萬。一九七五年瑪嘉烈醫院在葵涌落成，一九八零年加建精神科分院。

- 屯門

原本只是個農村市鎮，七十年代初才動工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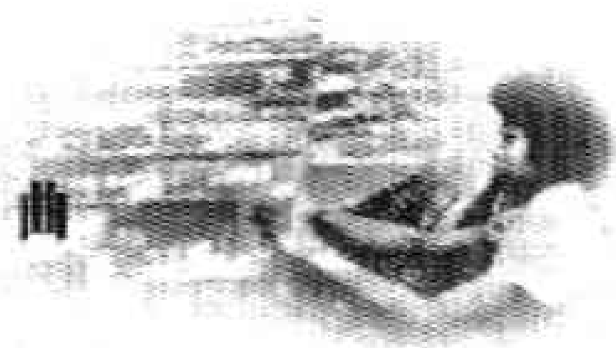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人口只得四萬。房屋委員會大興土木，先後興建了新發邨、大興邨、三聖邨、安定邨、友愛邨等，每個屋邨皆設商場、學校、社區設備。隨著屋邨的落成，人口亦一直增加。

淘汰了萬惡包租婆

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發展成大都會，舊社會現象漸漸消失，特別是淘汰了「萬惡的包租婆」和「一樓十四伙」，這種改變始於港督葛量洪主政時期，他致力發展屋村計畫，解決市民之居住問題。

一九六六年一月，社會曾經爆出聳人聽聞的事件，黃大仙區一間兩層式的舊樓竟居住了五十五戶，共三百多人，這絕對是無良包租婆之傑作也。消息一經報界傳開，市政局、寮仔部、消防局及警方均派人去調查，這正是對當時整日唱其高調、研究如何解決香港人居住問題衮衮諸公的一個強烈諷刺。

這座人口密度已達飽和點的舊樓宇，住客包括各



行各業的職工和小販，二樓住了十四戶：地下住了四十一戶，充分反映出包租婆的不擇手段：為牟取暴利而妄顧安全。整座樓宇每一個角落都被利用，幾乎每一個房間都架有閣仔，放置了層層疊疊的碌架床，甚至在僅容一人走過的屋內通路上，也架有閣仔。空氣非常污濁，排水道全是明渠，臭氣四溢。全幢大廈只有兩個廁所，住客被訓練得很有耐性地排隊等待如廁或洗澡。

一伙姓周的住客就在一間不足六十呎的狹小房間裏住了三代人，一家八口一張床，連轉身都沒有地方，還要安置廚房用具來煮飯。家家都在房內燒飯，小孩又多，一不小心，很易失火。各鄰里唯有合資購買七八具滅火器，而且先後撲滅過三次火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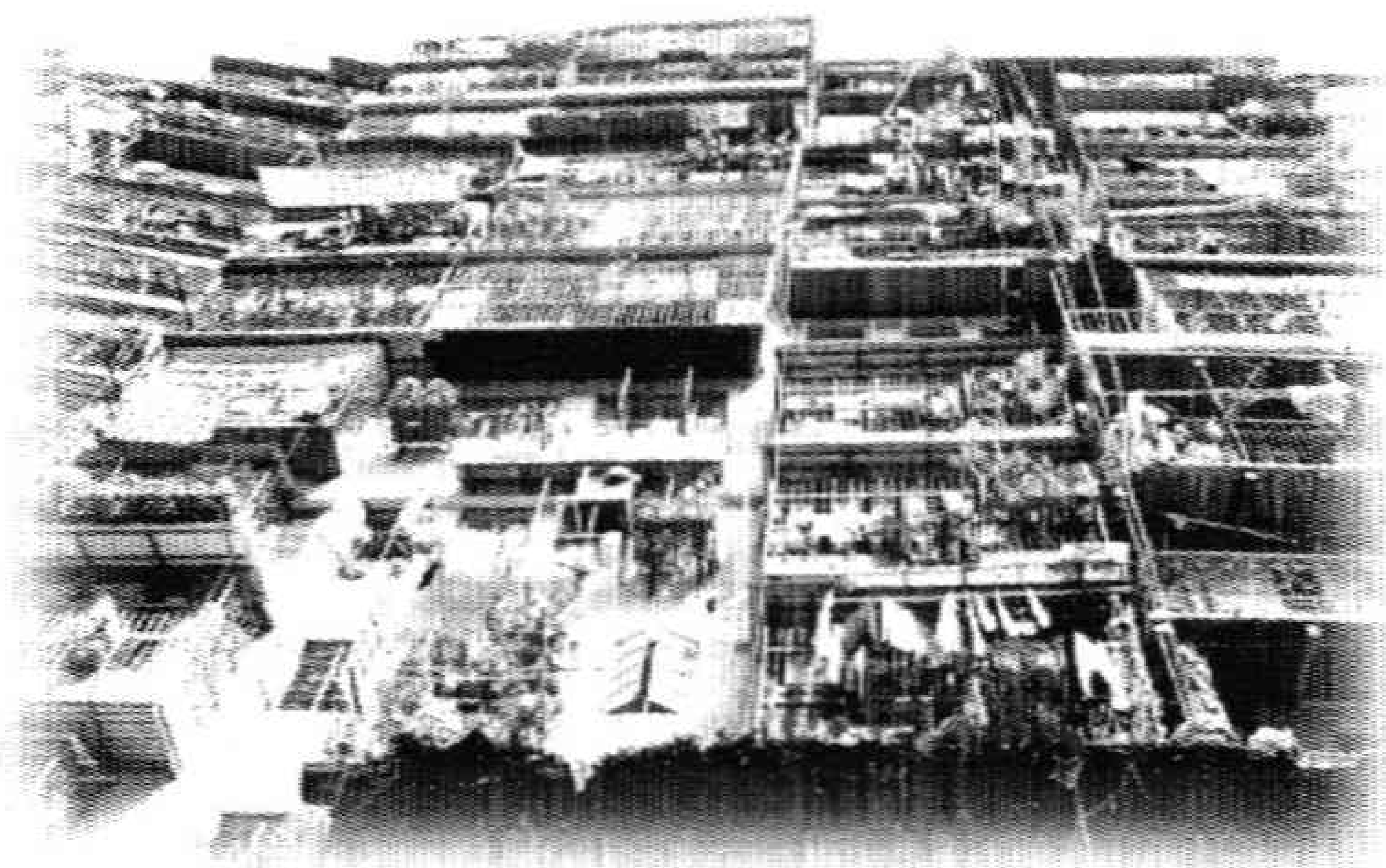
在接受訪問時，住客們都說：「我們生活在地獄裏，誰說香港是天堂！」

此種「人間地獄」是萬惡包租婆的典型傑作，她既是屋主，便利用樓宇作生財工具，不論是床位或房間，如果想租下皆要付出「鞋金」(「頂手費」也)，

而且條件苛刻。例如，那時一個小店員要花費多年積蓄，儲備一筆二、三千元的「鞋金」，才能租到一間有百多呎的板間房；還要懾於包租婆的淫威，由她決定何時供水，何時關電燈總掣，毫無人身自由。你受不了氣的，大可以遷出，但「鞋金」便化為烏有，一生積蓄也付諸流水了。

直到出現愈來愈多的公共屋村，包租婆才惡不起來。

騎樓殺手



滿佈鐵籠的樓宇

「樓外有籠」是七十年代香港住宅樓宇的一大特色。

舊式唐樓的單位甚為寬敞，多設有露台（俗稱「騎樓」），供住客乘涼。不過住宅樓宇在七十年代開始重建，向高空發展之餘，面積更愈縮愈

小，建築商亦盡量利用空間，不再設下騎樓。小業主們倒也頭腦靈活，不甘困囿狹窄空間，開始在大廈外牆加建鐵籠式花架，更有人擴大花架，變成一個鐵籠式的騎樓，除擺設花盆，用來曬衣服外，更可遮蔭乘涼，坐在籠裏欣賞街外的車水馬龍，妄顧安全。未幾，更惡向膽邊生，加建鐵皮，將籠架穩固為籠屋，置椅舖床，索性居於籠內了。

根據當時的建築條例，任何形式的騎樓，如果不是樓宇本身的原來設計建築部分，就必需向工務司署申請，獲得批准後才能加建。而申請加建騎樓，更需要由合格的建築師負責，勘察其負荷力是否足以承擔加建的騎樓。其實設下如此繁複之申請程序，就是要禁止非法加建樓外騎樓，因為屋宇的建築面積在設計圖則時經已用到盡，無可能承受額外之負擔。既然申請必不獲批准，大家便唯有僭建了。早在六十年代末，鰂魚涌有幾幢樓宇的鐵籠花架更是險象橫生，當局採取緊急措施，下令集體清拆，以防那些鐵籠花架倒塌，萬一整幢大廈的外牆崩下，可就不得了。

一九七二年，房屋委員會下令其所建之大廈要一律清拆花架，「整容」一番。當年政府通過一條法例，建築違例者的罰款由以往的二千元增加至五萬元，監禁期限亦由六個月增加至兩年。

一九七五年再頒例嚴禁同年八月一日以後入伙的樓宇進行非法加建，但小業主仍多不理會禁令，裝修公司為了生意，亦明知故犯，因違例的是業主，與他們無關。

七十年代末，首宗塌騎樓殺人事件終於發生。觀塘月華街一幢大廈的非法加建騎樓突然倒塌，兩名裝修工人不幸演出空中飛人，粉身碎骨，橫死街頭。在當時這類意外事件屬極為罕見，這事給樓外樓的非法建築情況敲起了喪鐘，慘劇告訴大家：「騎樓殺手隨時奪命，行人道毫不安全了。」

另一殺手：簷篷

正當騎樓危機陸續發生，另類的煩惱又出現，這



就是那些懸臂式簷篷了。

初時簷篷之建，取其輕巧，只為遮蔭，所以大家都忽略了它的危險性。但慢慢地簷篷變了質，那些酒樓、茶室、餐廳和各類娛樂場所都大興土木，建造巨型的石屎簷篷，裝飾得美倫美奐，作為裝飾門面的一部分，甚至加設假天花，搞得極是光彩，以廣招徠。而簷篷之上又再架上巨型招牌，或者盛載分體式冷氣機，甚者索性加建儲物櫃於其上，做成超重情況，醞釀新的危機，但大家留意到的只是非法加建的騎樓和鐵籠花架，直至一九八三年葵涌禾塘咀街一間工業大廈倒塌石屎簷篷擊傷兩名女工，人們才開始有一點醒覺。但樓外有籠的問題始終愈益嚴重，纏繞至今。

恐怖的裂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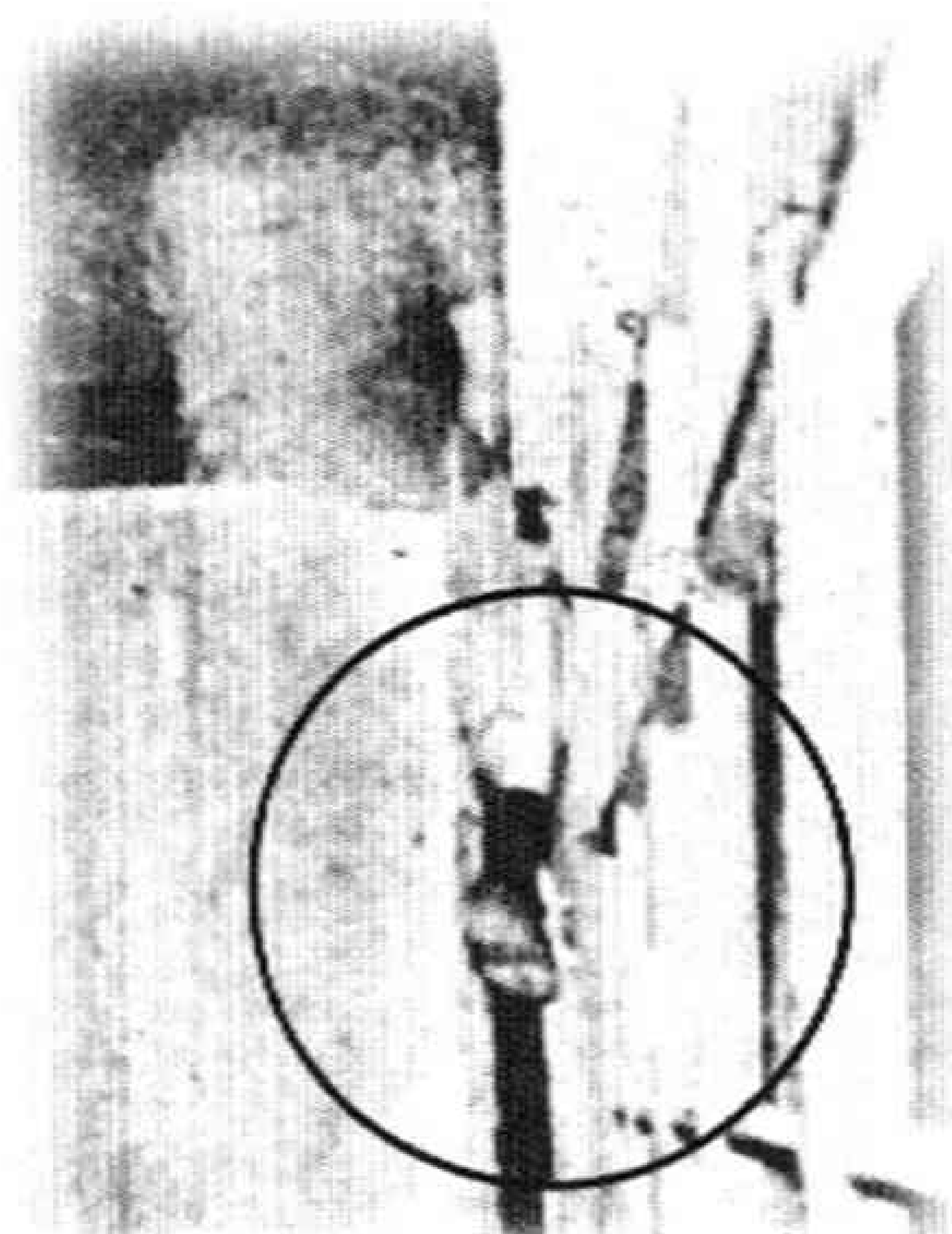
「嘩，為何在牆上會有這麼大條的裂縫，死咯，我會唔會瞓瞓吓跌咗落街！」

彌敦道某大廈有個女住客一覺醒來，發現香閨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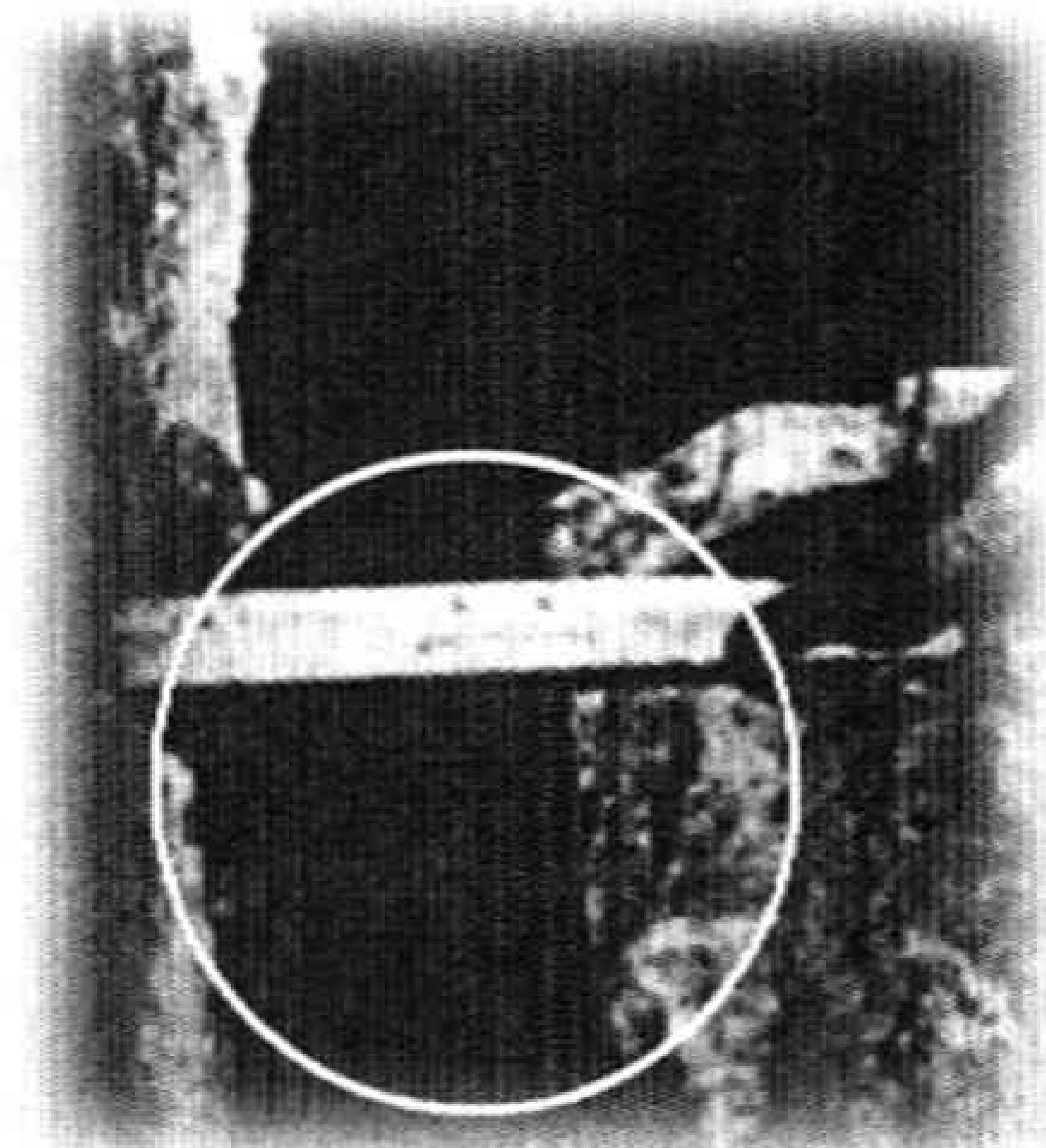
房的牆上出現大裂縫，嚇到呱呱叫，連忙穿衣奔落街避難。

「災難來了！」有些住客早已收拾行李，一於撤走。

這事發生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當時地鐵正在興建地鐵站，在彌敦道這幢樓高十六層的大廈，早在兩個月前，它的頂樓外牆已露出一道很恐怖的裂縫，最闊的缺口竟有三吋，而且不斷地向下伸展著，一個月間已由十六樓伸延至八樓，搞到人人心驚。



大廈之間的裂縫，現已擴闊至可鬆動地容納成人大腿。



裂縫濶達六吋，有間尺量度為證。

「一於搵地鐵算賬！」住客叫嚷。

「點解唔搵保險公司賠償？」地鐵提議。

「我們只保火災、水災、風災及地震，」保險公司答，「這個情形不屬以上四種災難！」

「大家睇吓點先……」有關當局大耍太極。

該大廈之業主及住客均怒火中燒，但鑑於命仔要

緊，紛紛預先執拾行李，以防山崩地裂時，也可立刻走難。

終於在十一月十五日，那條恐怖的裂縫已伸延直達樓下鋪位，只要舉頭一望，這闊達一至二吋的裂縫蜿蜒如長蛇，住客的生命危在旦夕。

「逃命吧！」

要知道，香港地窄屋多，地鐵興建之初，工程處處，塵土飛揚，做成地陷屋裂，惹來怨聲載道。直到一九七九年地鐵陸續通車，給市民帶來莫大方便後，地鐵才慢慢得到正面的評價呢。



日式百貨店年代

日貨在五十年代已登陸香港，它以價廉和包裝美觀進軍香港市場，最初是入口玩具和日用品，稍後是成衣，在一些華資百貨店裏佔著小角落求生，而港人譏之為「好睇唔好用」、「日本郵船——提早丸

（完）」。可見，港人對日本貨不存好感，這當然與民族仇怨有關，那時有誰會忘記八年抗戰和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日子？

六十年代初情況有所改變，日本出產的原子粒收音機、電單車、藥品、文具等都廣為市民接受，令到日商信心大增，稍後便投石問路，在港島銅鑼灣開辦第一家日本百貨公司，這就是著名的大丸百貨公司了。但日商的投資過程亦非一帆風順，第二家在中環旺地開設的日資百貨店玉屋公司很快便因營業欠佳而關門大吉了。

到七十年代，香港消費者市場終於被日本百貨公司雄霸了。而且日式百貨業對香港的傳統百貨店起了極大的衝擊，其吸引港人之處：一，貨品繁多，選擇性高，例如普通的碗碟都有甚多款式，看得人眼花繚亂，總之設計精美，色彩繽紛，把消費者牢牢地吸引著，非要大破慳囊不可，傳統的百貨業行家大為慨嘆：「連一個胡椒粉筒也有十多個款式，我們沒可能做到。」二，地庫食物商場除設有美食廣場容納各類



快餐熟食攤檔外，更有大規模的日本食品超級市場，那裏環境清潔，更有空調或暖氣供氣，方便打工仔女放工後買餸回家，而無須忍受街市之骯髒環境，弄污上班衣服，所以大受歡迎。三，日本時裝在七十年代的香港甚為流行，它比歐美衣物價錢便宜，而且港人與日本人的身材接近，穿日本成衣無須修改，因而加快了日本時裝成為時尚。

而且七十年代的香港製衣業在款式設計上仍欠新穎，漸趨時髦的港人對港產貨信心不大，反而把日本成衣奉為佳品，其心理是可以了解的。

四，隨著電視片集和動畫在港登陸，日本玩具深得香港兒童和青少年的歡心，而且價廉物美，日本百貨店便成為後生仔女的「歡樂天地」。

香港的日本百貨公司在七十年代盛極一時，因能配合香港市民邁向中產階級價值的觀念，所以其商品能大受歡迎。

要知道，論工業發達和社會富裕，戰後日本發展神速，社會率先走向中產階級化，反映在商業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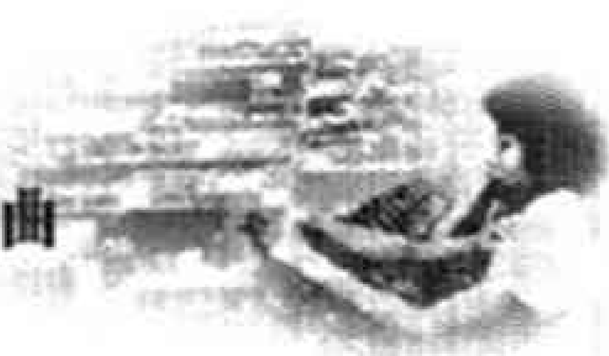
上，包裝精緻、設計新穎、實用和美觀並重，渲染商品的夢幻性，而包羅萬有的百貨店就成為現代人的樂園。在香港，到七十年代，市民普遍追尋中產階級理想，日本百貨店正正能夠符合這方面的精神，結果其門如市。在眾多日式百貨中，大丸百貨特別受市民歡迎，結果衍生出華資日式百貨店，而且大行其道，只要招牌有個「大」字，如「大大」、「大人」、「大元」等，賣的又多屬日貨，便不愁沒生意也。

還有，其時這些日資百貨店多位於鬧市戲院區，如銅鑼灣及旺角，整個地區有電影可看，有東西可吃，有物可購，充分享受生活，而且互惠互利——看完戲購物，購物後吃飯，快樂無窮，這亦成為七十年代香港人追尋富裕生活的起步模式。

日百貨式微與時裝的關係

「日百貨業走下坡亦與時裝有關！」

七十年代日本時裝征服了香港，成功的背後日本



商人也曾下過很大的苦功，例如不停「飛」來大批年輕貌美的模特兒作時裝表演，日本女星（其時日本電影在港亦流行）也出動來壓陣，努力地將「穿得靚人就靚」的觀念灌輸給大眾。

香港亦有一些所謂「日本時裝店」實行通宵二十四小時營業。嘿，半夜買衫？匪夷所思吧。顧客多是風塵女子帶著恩客到來幫襯。

香港的歌星藝員們經常飛去東京買衫，報紙娛樂版及電視周刊都報道她們滿載而歸的消息，幾個旅行箱都不夠裝云云，這全給日本時裝製造出神話，使一般市民趨之若鶩。

不過，進入八十年代，日本時裝威勢漸漸被瓦解，其原因：一，香港已成為東南亞製衣業的大阿哥；二，國際時裝總匯香港，名牌雲集；三，港人富裕，生活「升格」。

區區日本成衣已不入流，難成氣候，日資百貨店的生意也給拖了下來。

日本百貨公司的轉型

不過，七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電視媒介進入金光燦爛的階段，商品廣告愈來愈美，劇集和綜合性節目都邁向bigger than life，人們都往中上階層生活奮鬥時，市民的價值觀念也變了，「低檔」貨開始失去市場。新興的日本百貨公司紛紛在銅鑼灣成立——香港島中上層人士的消費區，把旺角深水埗、北角的「大人」、「大大」、「大元」等全都比了下來，迫使他們活不過八十年代初期，真慘。

「爬上社會梯階」(social mobility) 曾是很多市民的夢想，但在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發生很多風風雨雨，由中英談判前途不明朗到移民潮衝擊等，大時代的漩渦捲著大家，使大家不易飛得起：你是工人階級，你可能面對老闆移民，工廠結業，往上爬的夢完了。

「高檔百貨不再是我們的階級標誌！」

於是在乖巧的九十年代，日本百貨店索性採取「親民」政策，在中下層階級住宅區開分店，照搶錢可也。





包伙食與代客買餸

七十年代，香港的工商業突飛猛進，大量男女外出工作掙錢，酒樓食店供不應求，午餐頓成打工仔的問題。於是，包伙食行業一片好景，打工仔紛紛「搭食」，他們的心態普遍是「最緊要食得經濟」。

在打工仔女出沒的地區，每屆中午時分，便見包伙食的人傾巢而出，有扛著竹筐、挽著籐籃或頂著木盤者，拚了全身氣力，爬石階擠電梯，務求在午飯時間讓餸菜送到顧客面前。

做包伙食的大多數屬於「家庭工業」，全家總動員，天還未亮就得開工，先往市場買菜與肉，「買手」此時就甚傷腦筋，雖然每個客人每餐收費二至三元不等，但可不能每天都吃同樣的飯菜，一定要謀變化以滿足客仔的要求。

二至三元不等的一餐伙食，大多是一菜一湯、白飯一大碗。伙食平與貴的分別，主要是菜的分量和湯

的用料與濃度，這就是「例湯」與「特別湯」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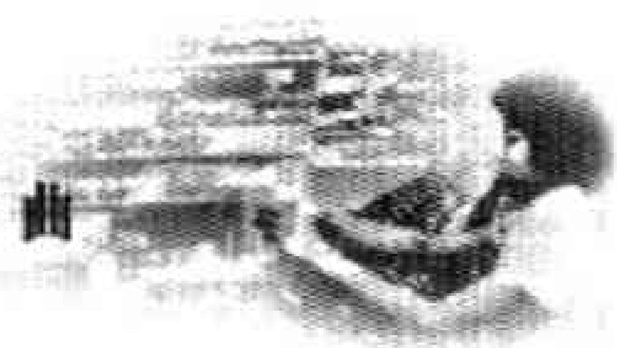
包伙食本身只屬於蠅頭小利，更糟糕的是適逢一九七三年的食物價格狂漲百分之二十三，包伙食的愈做愈困難，打工仔也變得「冇唻好食」。

不久，政府公布為了保障公眾衛生，立例管制包伙食行業，一時間「藍領」、「白領」盡嘩然：「沒有包伙食，午飯怎麼辦？」

包伙食被趕盡殺絕之際，飯盒之雛形開始出現在市面。中環的「蘭香室」是首創用膠盒盛裝飯菜作外賣的，於是打工仔的午飯模式出現了新面貌，而且逐漸發展至今天之快餐店模樣。

當一對夫婦都要外出工作時，雖然有辦法解決午餐的問題，但晚飯問題仍然令人極為頭痛，老婆下班後才去買餸回家煮飯，分分鐘要八時才有晚餐吃，洗碗後已是九時，浪費了整個晚上的娛樂時間，掃興之至。

於是，「代客買餸」的行業便應運而生，一九七零年四月，銅鑼灣有一間公司推行全港首創之「代客



買餸」服務。該公司把每日設計的三款菜式，洗淨切好加上配料，用透明膠袋包妥，由專人在放工時分送上門，打工夫婦便可節省很多時間，即煮即食，省卻不少麻煩。每餐收費六元，分量可供五至六人食用。

該公司派員接洽客戶，隨傳隨到。初次交易的更可先試口味兩天，然後結賬。如果客戶認為飯菜合胃口，以後都幫襯的話，則每期結賬一次，但要先繳上期。晚餐之外，他們同樣代客買午餐之餸菜。總之，每屆月初，開出三十日菜單，任君選擇。如果客戶某日某餐不需要他們供應，便可在一天前致電該公司取消，服務非常周到。開業兩個月已有客戶五百，跟著同類型的家庭服務公司也紛紛出現，大搶生意，奉承這班「打工皇帝」也！

養蠔業敲響喪鐘

「嘩，食生蠔？會唔會有細菌？」

如今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敢吃港產生蠔，雖然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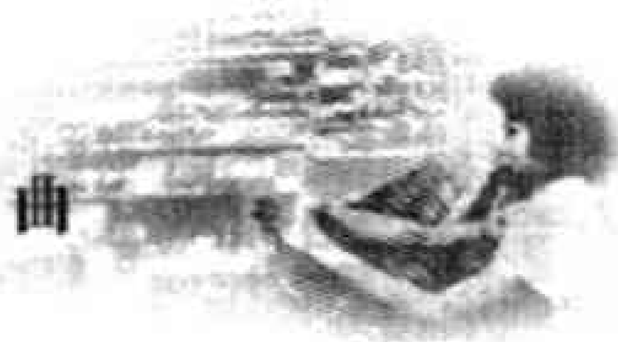
流浮山的蠔民

吃「生」蠔，但多是煮熟來吃，因大家都有一個陰影，總害怕未夠火力殺菌，因而望而生畏。香港環境污染已非常嚴重，流浮山之產蠔區受到極大影響，曾經興旺於五六十年代的養蠔事業，如今已一蹶不振！

「唉，真係人算不如天算也！」

所以，流浮山蠔民可說是香港不幸的一群，先是政治上的衝擊，十年文化大革命，流浮山蠔民不斷受到大陸方面極左派之軍民的武裝滋擾，有蠔民被擄、被劫，甚至被殺，最轟動的事件是發生曾牛父子慘遭殺害的慘劇，令到該處之蠔民終日在戰戰兢兢中作業，甚至不敢到蠔塘去。

蠔塘設在海邊，水並不深，養蠔第一步是將一些



貝殼用鐵線穿成一串垂到海中去，讓蠔繁殖其上。所以，這一串串的貝殼布置在海邊淺水中，成為「蠔床」，大約一年後蠔便長大，可以收穫。潮漲的時候，蠔床會完全被海水淹沒，而潮退之後露出水面時，蠔民便可以到來工作。但因為水淺，所以容易受污染。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漁農處化驗結果顯示該處的生蠔受到鎘元素的污染，含鎘量達一百萬分之一至一點四，遠超出世界衛生組織所釐訂的安全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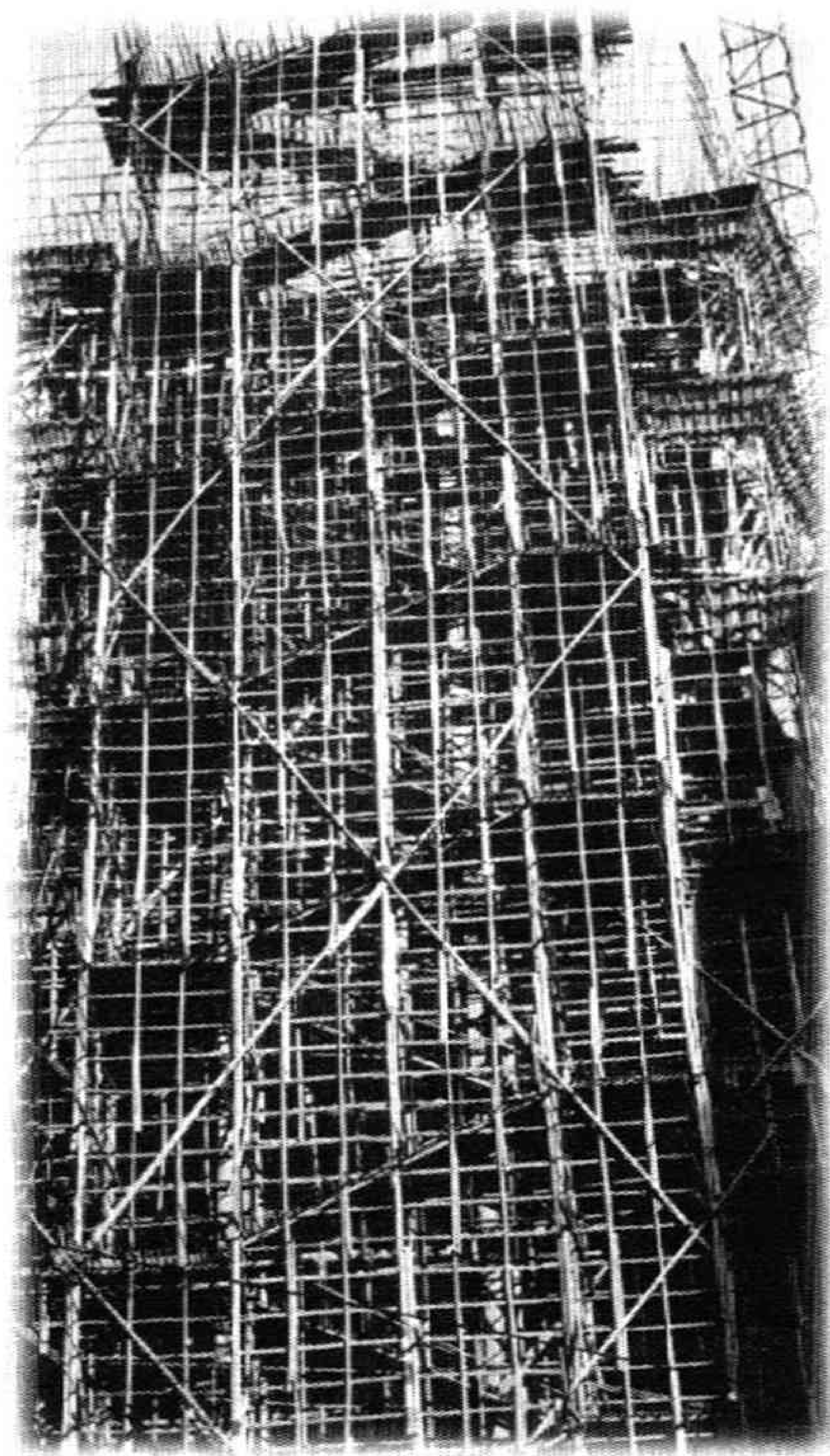
該項結果公布後，立即風聲鶴唳，市民不敢吃蠔，流浮山蠔業一落千丈，收入只及平時的一成，在極短期間內，損失達一百萬元以上。從此流浮山蠔業敲響喪鐘！

搭棚業無以為繼

「香港有一種工作是與工資成正比的，都是愈高愈高的，你估是哪一個行業？」

就是搭棚業了。搭棚師傅開工時站在高高之處，因為技術接近失傳，所以工資比其他勞動力為高，雙料（工作地點和薪金）高高在上也。

六七十年代，搭棚師傅對香港的繁榮發展有很大貢獻，當建築業最蓬勃的時候，新廈處處加緊興建，搭棚師傅供不應求，只見他們用幾條竹就搭建了堅固的棚架，簡直神乎其技。



七十年代建築業盛極一時，連帶搭棚行業也非常吃香。

但進入七十年代，香港的搭棚師傅竟然不足三百人，主要原因是由於缺乏「接班人」，他們的子侄都不願意學習搭棚，因為往時的棚架最高不過五、六層樓，但七十年代的卻要搭到二十多層高，只憑一枝竹做支點，後生仔就害怕起來：「嘩，咁危險，還是學

第二樣嘢搵食好過囉！」

其實學習搭棚是相當辛苦的事，光是抬著那些大碌竹去地盤，已令人吃不消了。最初的三年，學徒跟師傅學習如何紮「竹笏」，把竹紮得穩穩的，能支持站在竹上工作的人的重量。因為沒有人學習，此技藝面臨絕種，所以工資就直線上升，由六十年代的三十元一天，增至七十年代初的一百五十元，每月入息二千多元，相等其時之大機構經理，而且無須為著西裝「執到正」而操心呢。

這種傳統中國棚藝是舉世無雙的，當年「溫黛」颱風襲港，帶來翻天覆地的災難，那些用鐵架代替竹棚的大廈全都崩潰跌落，形成一片廢墟。這就是所謂的「先進建築技術」，惟獨我們搭棚師傅所搭的棚架仍然屹立不倒，果然名不虛傳。

木屐絕種

一九七一年，香港最後一間木屐店結束。

從開埠開始，木屐差不多是普羅大眾的日常用品，其地位僅次於鞋，所以有一句奇趣的俗語：「冇鞋挽屐走。」

港人穿屐乃源自廣東習俗，清末《廣新語》已記載了粵女愛穿紅皮木屐，男人亦著屐：「大丈夫亦有著屐，沐浴乘涼時，散足著之，名之曰散屐。」又說：「新會著朱漆屐，東莞花繡屐，以輕為貴。」



木屐店在港已消失

沒錯，這使我想起舊時香港的女裝木屐款式多樣，半高跟的，屐面有波紋，與腳板的曲度剛剛吻合，屐上漆上了油彩，上面繪有花朵、蝴蝶。在五十年代，木屐每對只售幾角錢，可見木屐店的店主（通常兼任製屐師傅）所賺的只是一毫幾分的手工錢罷了！

但製造木屐的過程卻複雜：



第一，選用新加坡木、雜木、杉木等，然後劏木，繪畫屐的模型，鋸好後再用沙紙磨滑木屐的表面。

第二，批灰，因木材裏有很多小孔，經過批灰後便可令屐面平滑，上漆時效果更美。

第三，手繪圖案，製屐師傅可以說是半個畫師，屐上的花鳥魚蟲，都繪得栩栩如生。

最後是釘上屐皮，這個步驟是在客人光顧時才做的，師傅量度顧客的腳形然後加工，務使客人穿得舒服。

不過，當日本式塑膠拖鞋在六十年代開始出現後，在市場衝擊下，木屐便慢慢給淘汰了。

現時，就算是街市佬都不穿木屐呢！

火柴業喪鐘

香港製造火柴的工業早已絕跡。

最後結業的大概是離島坪洲的「大中國火柴廠」了，還記得少時去坪洲旅行，船抵碼頭，便可以看見

這間火柴廠屹立在海邊。在全盛時期，這所「大中國」更僱用了二千七百多名工人，替坪洲居民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附近島嶼的居民亦乘船到來工作。

每天早上，當旭日初升時，「大中國火柴廠」就會敲起「噹噹噹」的洪亮鐘聲，島民便知道已是清晨六時半了，該起床開始一天的工作。



火柴廠女工

其實香港和澳門的火柴製造業都是源自廣東，中國最早的火柴廠是在一八七九年成立於佛山，名為「巧明火柴廠」。到一九三一年，「大中國火柴廠」在港成立。在打火機還未流行，家家戶戶都要燒柴燃煤時，火柴真是不可少之物，否則怎樣點火照明呢？

火柴業的最興旺時代是在戰後至一九五一年之間，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很多國家的生產

建設都陷於敗壞，尤其是東南亞地區，人們紛紛向香港和澳門訂購火柴，遂刺激了火柴業的發展。港澳兩地便合共有七家火柴工廠，分別是坪洲的「大中國火柴廠」、土瓜灣的「香港火柴廠」，澳門的「大光火柴廠」、「昌明火柴廠」、「東興火柴廠」和澳門與香港的「同記火柴廠」。火柴更遠銷至日本、印尼、泰國、新西蘭、英國、美國等地。

不過，隨著時代變化，火柴終於被淘汰了。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日，香港最後一所坪洲的大中國便不再敲鐘，宣布停工及遣散工人，這無疑是替香港的火柴業敲起無聲的喪鐘也！

小電船慘被淘汰

「海底隧道通車，小電船面臨淘汰！」

沒錯，未有海底隧道時，經常穿梭於維多利亞海



港督麥理浩爵士當年主持海底隧道揭幕禮後，隧道公司首腦祈德尊爵士在馬登陪同下向後觀望隧道內之壯觀情況。

港的小汽船（又稱「電船仔」或「嘩啦、嘩啦」），頗為威風，想不到到七十年代海底隧道通車之後，生意便一落千丈。



小電船碼頭登記處，過去威過一陣，現在門堪羅雀。

在戰後，維多利亞海港內的海上運輸日趨繁忙，這種小電船便扮演重要的角色，外洋輪船入港後，便由小電船負責接送船上人員上落，而且有專利權呢。


以前滿船乘客的景象已不復再來

由於小電船駕駛方便，能夠隨開隨關，是理想之導航者，所以就算是輪船和躉船入港，亦由小電船權充拖入。

當港九兩地還是依靠渡海小輪做主要海上交通工具時，小電船倒搶去一部分渡輪搭客的生意，尤其當深宵沒有渡輪服務時，這「嘩啦、嘩啦」便大派用

場，又或者颱風過後小渡輪未恢復行走，而小電船已可投入服務了。所以，生意是不俗的，有時甚至應接不暇。

但時移勢易，海底隧道的出現，通宵巴士的服務，海運大廈的落成，貨櫃碼頭的興建，全都給予小電船致命打擊。

一九七七年，全港只剩下三十家電船公司，每日做得幾十人生意，唯有聯合向運輸處要求加價百分之五十，希望挽救危機。

其中「金記小汽輪」的老闆對記者說：「二十年前我從父親手中接下這生意，怎樣也想不到會有今日的地步，甚至連我父親創業時也意料不到的。」

工業式微了

當工業家自七十年代末從工廠走向地產發展時，香港的工業便開始走向衰落了。

最早在轉型期結束的工廠要算是紡織廠和漂染廠

了，他們可說是本港的傳統工業，在整體經濟中佔有重要席位，但從一九七八至八零年間，紗廠、染廠和布廠紛紛倒閉，竟然萎縮達三分之一，率先敲響香港工業的喪鐘。傳統的紡織漂染工業用地極大，面積多超過十萬平方呎，它們多設於近郊區域，廠家平價買入，但到七八十年代，隨著香港日漸繁榮，市區擴展，地價飛升。廠家發現賣地遠比經營工廠賺錢多倍，也就陸續把生意結束了。



紗廠工人最早被淘汰

一九七八年最老字號的「香港紗廠」結業，紗廠老闆早在一九四九年在青山道與長沙灣道之間設廠，以每方呎五分錢買了一大塊地皮，面積四、五十萬方呎，除建廠房外，更有工人宿舍、泳池、足球場等，後來更改建為工業大廈。但到了七十年代，這原來「斗零」一呎的土地，竟然漲價兩萬倍，該廠宿舍一

幅四萬方呎的地皮，以四千萬元的高價售出，結果一千四百名工人被迫解散，有近三十年歷史的「香港紗廠」關閉。

到一九八零年，有更多的工廠停止生產，有逾三十年歷史的葵涌「環球紡織廠」和荃灣的「南新染廠」都宣布停業，還有觀塘的「平安紡織廠」亦停業了。

當時的印染同業公會指出，香港政府七十年代的高地價政策扼殺了這個行業的生存能力，並錯誤誘導了工業家從實務走向投機，「工業家每年獲利較諸於近年從事地產發展的獲取利潤可說是蚊與牛比。」結果，整個八十年代各種工廠都此起彼落地關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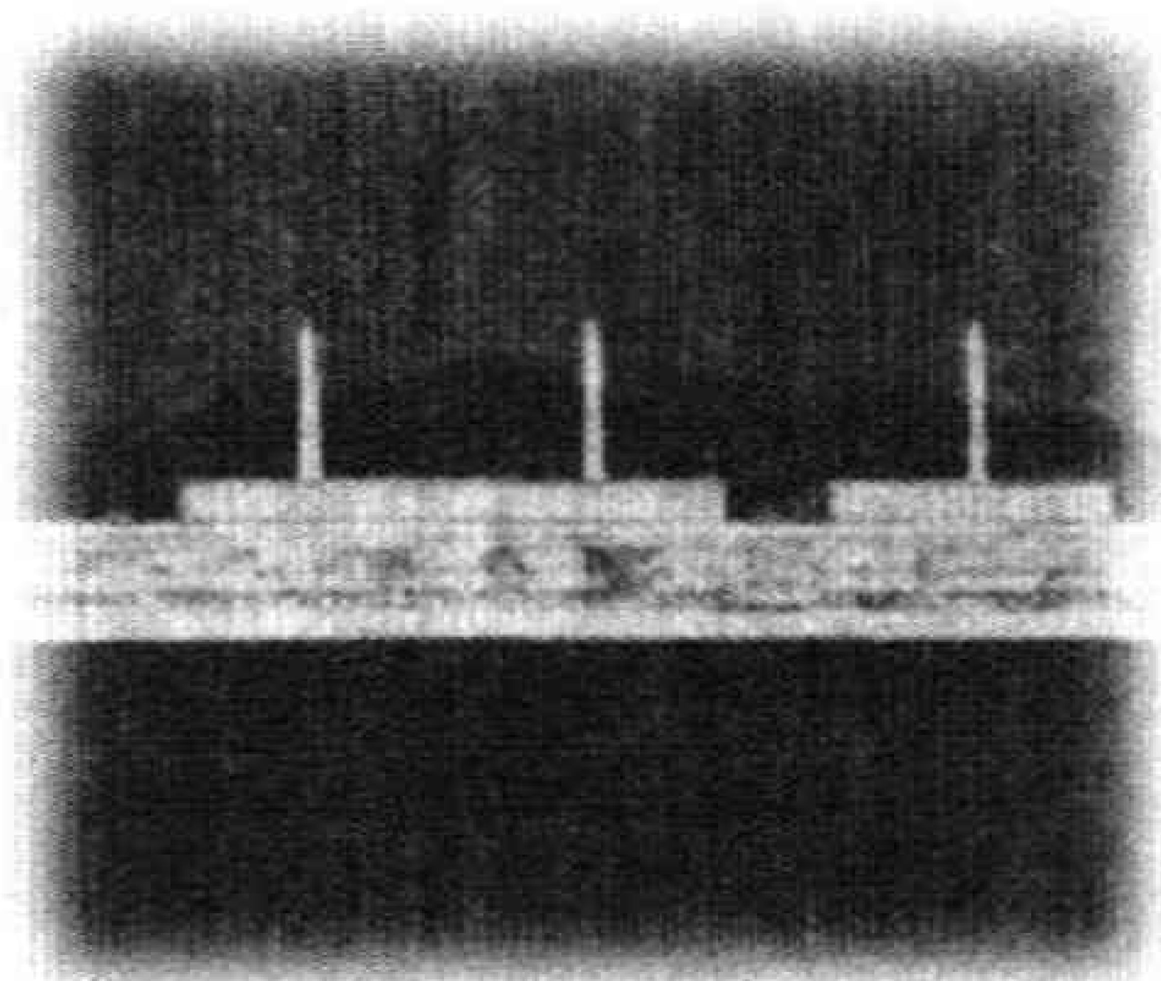
海水化淡廠的收場

「海水化淡廠」這個爛檔攤終於解決，由五金商人以三千萬元收購，然後將之拆掉，當爛銅爛鐵的賣，嘿，簡直一大笑話。

想當年，香港人苦於年年制水，都視「海水化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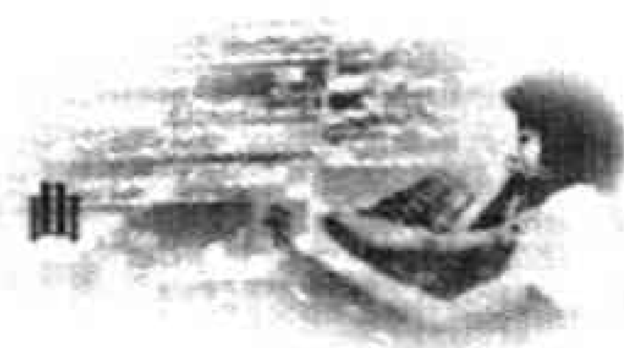
廠」為救星，熱切期待它的興建，以為從此可以解決水荒……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十一日，香港水務局委任中央招標委員會招標承建「海水化淡廠」，因為這被譽為全世界最大的海水化淡廠，所以參加投標者共有五個國家七個集團之多。結果，日本大阪「笹倉工程有限公司」擊敗競投之英、法、美、意四國之對手，奪得承建合同，該合同價值為三億三千七百萬元。


當年展出之「海水化淡廠」設計圖

嘩，時為一九七二年，此三億三千萬是個相當之數，香港未如今之富裕，政府須向亞洲發展銀行貸款約一億二千萬元，所以連本帶利，建成之後便耗資四億港元了。

當時水務局長陶嘉宣稱，因「笹倉」出價最便宜，所以順理成章由它投得，「海水化淡廠」之廠址位於青山道十七咪附近，每日出產淡水四千萬加侖，



為世界最大規模之「海水化淡廠」。

「為了確保該工程能在預期日子完成，所以一開始，就擬定了一個時間緊密的計畫，倘各項工作不能依期進行，則一九七四年制水的威脅會大為增加。」

結果當然慘淡，因為發現「化淡」成本昂貴，不如買東江之水更經濟實惠，「化淡」廠空置，人人對之「心淡」，落得如今當爛銅爛鐵售賣之收場也。

眼鏡店暑期大減價

有說全東南亞地區以香港人的視力最差，人們多是「四眼仔」和「四眼女」。

人們普遍認為香港教育制度重視讀書考試，在填鴨式壓迫底下令大多數學童患有視力缺陷，但見小小年紀便托著一副厚厚的眼鏡了。而早在七十年代，香港的眼鏡店已成行成市，但並非週年好景，而且有旺季與淡季之分呢。

旺季由暑假開始。暑假前，學校會有大考，人人

都埋首讀書，其時居住環境甚差，挑燈夜讀者總是在極黯淡的燈光下進行，如是者歷經種種考試（包括校內試及公開試），考完試後近視又加深了，視野又模糊了。於是學生們趁著暑假紛紛驗配眼鏡，迎接九月開課。所以眼鏡店在暑期時的競爭最激烈，不斷推出學生優待價，除有六七折外，更會贈送書券，提供一年保養期等。





品種繁多略舉一斑	原價	半價
意國RATTI 76 電單車用遮風太陽鏡	$12.00	$ 6.00
英國威斯門10K金架沙網太陽眼鏡	20.00	10.00
法國雷諾3630變形全膠架太陽眼鏡	30.00	15.00
法國雷諾3100鐵玻璃膠架太陽眼鏡	30.00	15.00
法國LAMY 957 異形異時太陽眼鏡	36.00	18.00
美國B&L 1187 鋼化鋁架女庄太陽眼鏡	40.00	20.00
荷蘭POLAROID 617寶麗來女庄太陽眼鏡	40.00	20.00
西德ZEISS-F 蔡司鳥白拉太陽眼鏡	50.00	25.00
西德ZEISS 154金架蔡司鳥白拉眼鏡	70.00	35.00
西德[illegible]之勒5167瑪瑙雕花膠圈眼鏡架	35.00	17.50
美國馬丁103 12K金鑲鑽花眼鏡架	70.00	35.00
英國威斯門4212 10K 金架驗光眼鏡	30.00	15.00
法國S.L.6075雙色膠架驗光眼鏡	40.00	20.00
意國RATTI 7210 彈弓腳架驗光眼鏡	50.00	25.00
西德REHAWA 12K 金絲膠架驗光眼鏡	50.00	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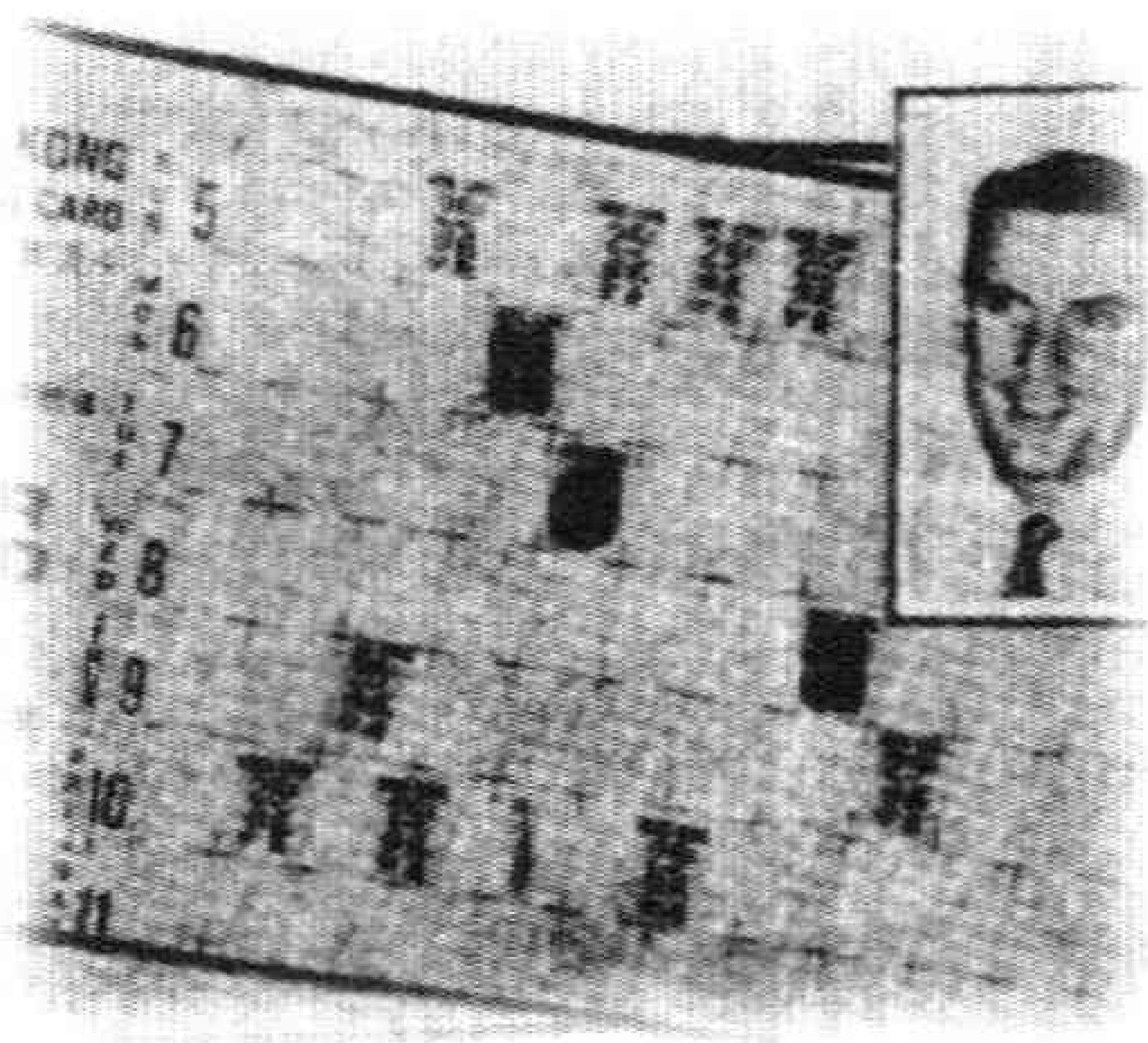
各大眼鏡公司以半價平售眼鏡

雖然眼鏡店林立，但港府並沒有對驗眼師的資格給予評定，導致驗眼師的技術參差，其時港府仍未開設專門訓練驗眼師的學校和科目，他們只能在實際工作中培養技能。直到一九六四年香港光學會成立，該會每年都舉辦為期九個月的光學訓練班，培養光學人材，更每月舉辦學術講座，交流光學技術，眼鏡店的

服務至此才能邁向專業化。

至於隱形眼鏡是在一九七八年才為港人認識，初時是吸水性較弱的硬膠片，容易令眼球引起敏感，配戴者不多，直到吸水性較強的軟膠片面世才漸漸為大眾歡迎。但生產磨製隱形眼鏡的公司只有一至兩間，磨製隱形眼鏡的工序更被視為商業秘密了，因此價值不菲，一般學生哥都買不起。

停車繳費印花



署理交通處長白端良及停車繳費咭樣本

「泊車咪表唔夠用，怎辦？」

香港在七十年代，汽車突然多起來，皆因安定繁榮，中產階級者爭相購車，做成車位需求甚殷，連停車收費表（俗稱「老虎機」）都供不應求。

先看一九七零年港九停車位概況：沒有停車收費表之停車位共六千九百六十二個，免費私家車停車位

有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六個，貨車位二千九百九十七個，小巴車位八百四十個，但都不夠用。

交通處的決定：「先將一部分免費停車位加設咪表，收停車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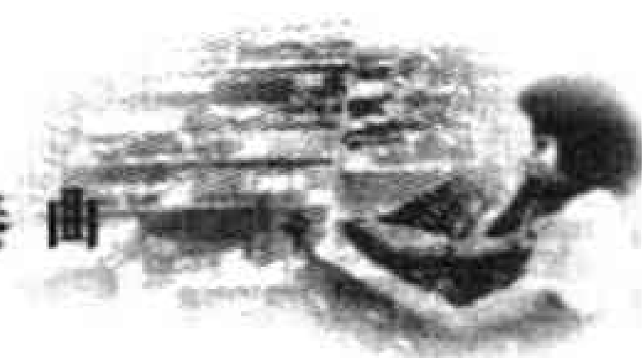
沒錯，這一來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減低汽車之增長率。

「但……但……沒咪表了，怎辦？」

嘿，這種沉重的停車收費表是英國製造的，運來香港，乃需要時日。怎生是好？

於是，便有妙想天開的「停車繳費咭」和「繳費印花」的計畫了。每個駕車人士都要領有一張繳費咭和預先購買一些印花，這些「印花」分三種收費，有每小時收費「二角五分」、「五角」及「一元」等，視乎區域而定，例如中環區非常繁忙，就要收印花費一元了。

於是，當你把車泊到沒咪表的收費停車位時，你就要拿出繳費咭來，然後把適當價錢的印花貼在咭上，放置到車頭的擋風玻璃後面，讓交通警察或督導



員經過時可以檢查。初時想來，似乎十全其美，但想深一層，則漏洞百出：印花隔著玻璃，無法清楚辨認，它可能是偽做，可能是用完又用。這計畫結果胎死了。

「老虎」服務公司

「獅子會」大家聽得多，「老虎會」又聽過沒有？

這是七十年代中期曇花一現的組織，原名叫「老虎服務公司」。你一定會問：「香港何來老虎呀？」

請聽我慢慢道來吧。

話說香港進入七十年代，汽車數字瘋狂上升，於是市面的泊車角子收費機亦瘋狂增加。商業區的打工仔泊好車上班，每隔兩小時便要飛撲上街入咪表，偶一遲疑就會吃「牛肉乾」（當時七十元一張告票），有時要務在身，分身不暇，那就慘到極了。

於是，一個新興行業應運而生，「老虎會」成

立，專替已經入了會的車主代餵老虎機，使車主泊車後可以放心離去，無須擔心老虎機過了鐘而收到告票，就算會員的車輛真的被抄牌，罰款亦會由「老虎會」負責。



穿著制服的工友正代餵「老虎」

「老虎會」的服務可分兩方面：一方面是有專人替你入角子老虎機，另一方面是提供泊車空位的資料。當你泊好車後，便致電老虎會，報上車牌號碼、街名和停車的起迄時間，老虎會便派出專人替你餵老虎，不用你費神。如果你希望獲得泊車空位的資料，也可致電該會，他們便會告訴你甚麼時間、甚麼地方會有空位。

當時入會費三十元，按金二百五十元。至於服務收費辦法，分按月及按次計算，如果每天均要代餵老虎，每月收費一百五十元，若按次計算，則每日收費十元。

代客餵老虎的工友都穿著了制服，心口印著老虎頭（卡通化），背著一大袋五毫子開工。

可惜，這「老虎會」只開業了幾個月便要收檔，因為一般養車之打工仔為節省開支，寧願頻頻親自撲出街頭餵老虎也。

色情俱樂部



「私人」會所睇表演，高朋滿座。

「落club睇表演囉！」

一九七零年香港風月界突然崛起了「私家俱樂部」（或「私人會所」），它們每夜都有色情的「地下表演」，好此道者一提到「落club」頓時眉飛色舞也。

此等會所並無堂皇華麗的門面，接待處布置簡單，店面寫明「非會員莫問」，其實毫不「私家」，任何公眾只消光顧，連入會費也不必付，即可變成「二十四小時有效會員」了。

每到晚上十一時，就有艷舞表演，如果高朋滿座好生意的話，就會連開四場，即十一時、十二時、一時和二時。

最色情的表演，應該是凌晨二時這一場了，通常也不會預告有這一場的。

這時候，「地面」的舞廳和夜總會大都打烊了，那些半醉的酒客意興闌珊，甚而擁著舞女，轉落「地下」，睇番場精彩表演，追尋感官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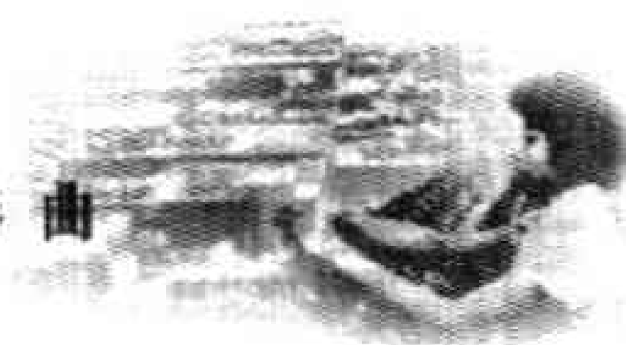
初時的私人會所表演只限於跳脫衣舞，肉彈脫至一絲不掛為止。後來，會所多起來了，競爭也激烈了，節目內容也愈來愈色情：

* 舞女脫得清光後，在身上加點道具「助慶」，例如毛茸茸的小玩具或順手拿一枝鼓槌……

* 一男一女表演，脫到只有一塊布掩著重要部分，然後做著各類做愛姿式……

* 二女利用小啤酒樽或汽水樽作道具表演，甚而作同性戀表現……

當時曾有兩個港產鹹片的「波霸」在某私人會所



作大膽表演，消息傳開後，晚晚爆場，導致其他會所的生意冷淡，有人暗向警方告密，破天荒第一次冚檔，那次官非曾經搞到幫會互相尋仇，火燒會所等。

會所通常收入場費十元，酒每杯三元，每場表演收五元，大約每人一晚消費五十元，其時香港好多打工仔都支付得起呢。

不過，如果找小姐陪酒的話，這個晚上的消費就難計了。

沒錯，會所變相經營舞廳，那些陪酒小姐也是變相舞女，她們有些在這裏客串唱歌，希望吸收經驗後或得恩客賞識，搖身變為歌星。她們陪坐的代價，晚上十一時之前，每刻鐘收五元五角；十一時之後雙倍，即十一元，在會所最旺的時間，小姐每小時的身價升至四十四元。而且，未表演艷舞時之舞池可供客人與陪酒小姐共舞呢！

漸漸地，這些陪酒小姐竟然威脅著舞廳那班舞女的生意。

何解？

因為其時大舞廳之舞女比較搶手，客人又多，如果閣下並非熟客，經常被「混水摸魚」，令你變相坐冷板櫈，例如一分鐘前正問你：「先生近日有乜消遣？」下一分鐘她突然會說：「對唔住，我要過過枱先！」

一個舞小姐經常同一時間走幾張枱，令到舞客感到非常冇癮。但會所就不同了，相當「專一」，確係坐足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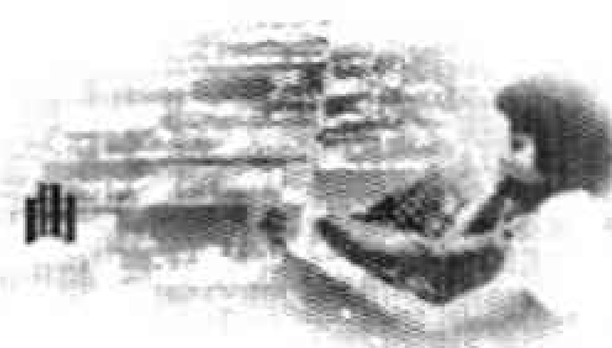
此外，當舞廳打烊後，竟有些舞女過來會所當兼職，所以對舞廳構成威脅，後來又招致江湖人物認為撈過界而至「拆檔」的事情頻頻發生。

「無上裝」酒吧

一九七一年越戰接近尾聲，軍人紛紛回國，導致灣仔及尖沙嘴區的酒吧生意一跌千丈。

「慘，慘，長此下去，實行食西北風！」尖沙嘴某酒吧老闆牙痛咁聲。

做「帶街」的向來怪招甚多，因為與洋旅客交往



多了，知道彼邦種種新玩意，他突然有個提議：「美國流行以裸胸女侍應賣酒或陪酒，我們值得仿效，這不但可吸引外地客，也一樣能吸引大量香港客！」

老闆想了一會，還是不能下決定。

「你唔食頭啖湯，以後唔好後悔呀！」「見你係老友咋，先至賣條橋畀你！」

老闆結果想通了：「但……但……香港吧女未必肯當眾脫衣走來走去的！」

「唏，當然先搵金絲貓做啦，我唔信香港的吧女唔肯脫！」

要知道尖沙嘴區很多單身歐美流浪的女遊客，她們的作風比較開放，只要高薪聘來裸體賣酒，她們睇錢份上，一定會肯，藉此賺回旅費及住宿費以供下一站之流浪費，而且在本港幹此色情工作，也不易為「祖家」親友發現。而且有月薪四千元，已算相當高薪，就算是大學生的入息普遍還未有一千元呢。

於是該酒吧就在報紙上大賣廣告：「全港首創無上裝酒吧！」

嘩，「無上裝」，即是說女侍應上身是真空上陣，果然轟動一時，中西酒客趨之若鶩，酒價比一般酒吧高四倍，還不設陪酒制度，即是裸胸吧女應召來到酒客座位「坐枱」，雖然沒有設下計鐘制度，但這無上裝吧女卻會頻頻叫酒，每杯酒也是四倍收價（與酒吧五五分賬，有錢落袋，當然猛向酒客開刀），與酒客熟落之後，也不介意「賣大包」，向對方投懷送抱，百依百順，接吻之外，亦不反對被「胸襲」……

就這樣，糊糊塗塗，酒客一晚消費竟可高達一千元之鉅也。

其他酒吧睇見就眼紅，於是爭相跟風……

為了競爭，設計也就愈來愈別出心裁，有些賣酒counter竟然設計成一張圓枱，賣酒的裸女肉體橫陳其中，非常誘惑。

本來是「無上裝」，後來索性「無卡裝」（即「無上」兼「無下」），真係愈來愈大膽呀。

初時只有「過江」的金絲貓才肯出賣色相，後來連香港的吧女也敢於脫衫，為爭奪飯碗，無可奈何。



一九七一年，香港的中小型報社都愛派出記者獵艷，連帶那些裸體吧女都紛紛見報，竟成一時之新聞。

終於，婦女領袖和街坊會長都沉不住氣了，不住提出取締「無上裝」酒吧，還認為：「此乃香港女性之恥辱！」

而人民入境事務處在諸方投訴之下，也開始徹查過港金絲貓有否申請工作證，當然全部都是非法的。

警方又提出警告：「裸女公開侍酒，可能會被檢控淫褻表演罪並吊銷牌照。」

但不知何解，這種無上裝酒吧竟能在七十年代一直經營下去。

香煙女郎為君服務

「高薪聘請香煙女郎！」

自從九十年代電視台禁賣香煙廣告後，煙商推銷他們的產品時就要各出奇謀了，例如在報章出現大版

的香煙廣告，整座大廈的外牆繪上高達百多呎的煙包畫，而沉寂一時的所謂「香煙女郎」又再紛紛出現了。

在酒樓、茶室、夜總會這種公共場合，她們穿著華麗的制服，像彩雀一樣的迎上來，免費請你抽煙，甚且殷勤地代為點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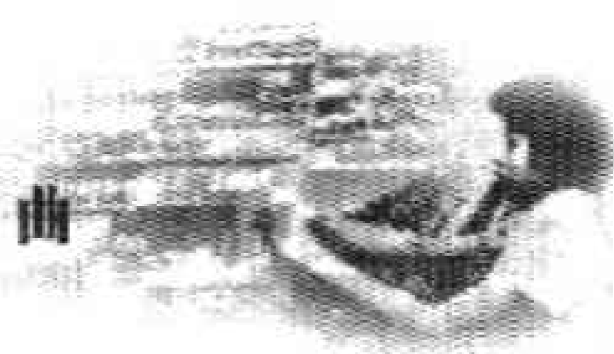
香煙女郎為客服務

唉，這種「香煙女郎」在七十年代初期已出現了，其時煙草商發現香港是個極有潛質的市場，便引起激烈的爭奪戰，很多牌子的香煙都選拔一批年輕貌美的女孩子，出動推銷香煙了。

有車牌的香煙女郎更加吃香，她大可以駕著公司特別設計的汽車（通常由沙灘車改裝），載著其他美女招搖過市，十分矚目。

本人幾經辛苦找到一張當時香煙女郎的照片（上圖），是刊登在報章上的，還有一小段文字寫著：

「當你在一些公共場合或酒會中，隨時會碰到兩



位妙齡女郎，遞上香煙，並殷勤地代為點火。你不必受寵若驚，她們不過為某種牌子香煙而服務，每次出差兩小時，服務費為四五十元之間。」

工作兩小時有五十元，薪金很不錯呢，因為七十年代初一個文員的收入大約只有四百元，而且朝九晚五，每日做足八小時呢。



廣播道上鬧哄哄

第二章



廣播道，大變身

位於廣播道七十七號的「無線電視」總台在九十年代中期遷拆，這塊地皮亦已建為豪宅了。

曾有風水先生指出，七十七號的地址「食正」獅子山龍脈，盡得天時地利人和，年年賺錢，麗的（今之亞視）、佳視（一九七八年關閉）、商台、港台等的財路因為已被無線吸盡，只有「食水尾」的分兒。

無線在七十年代開台，那時，社會風氣十分相信風水之説，據説這與電視大廈外牆所掛的四塊大銅板有關，因為那年頭無線電視台對開全是荒山野嶺和爛地皮，人煙稀少，屬人傑地靈之地，就得要搞點風水道具云云。

此事當真？我實在沒有能力解答，有必要走訪無線諸董事們研究一番。

不過，政府在開發龍翔道的時候，一條彎型的天橋建於無線電視台旁邊，恰巧地，電視台一姓余的董事長卻神秘地死去。風水先生就說這座橋仿如一把鐮刀，把他宰割致死，所以他建議最好的擋煞方法是在天台上栽下幾株擋煞樹。直到遷拆前夕，電視台的天台還有那些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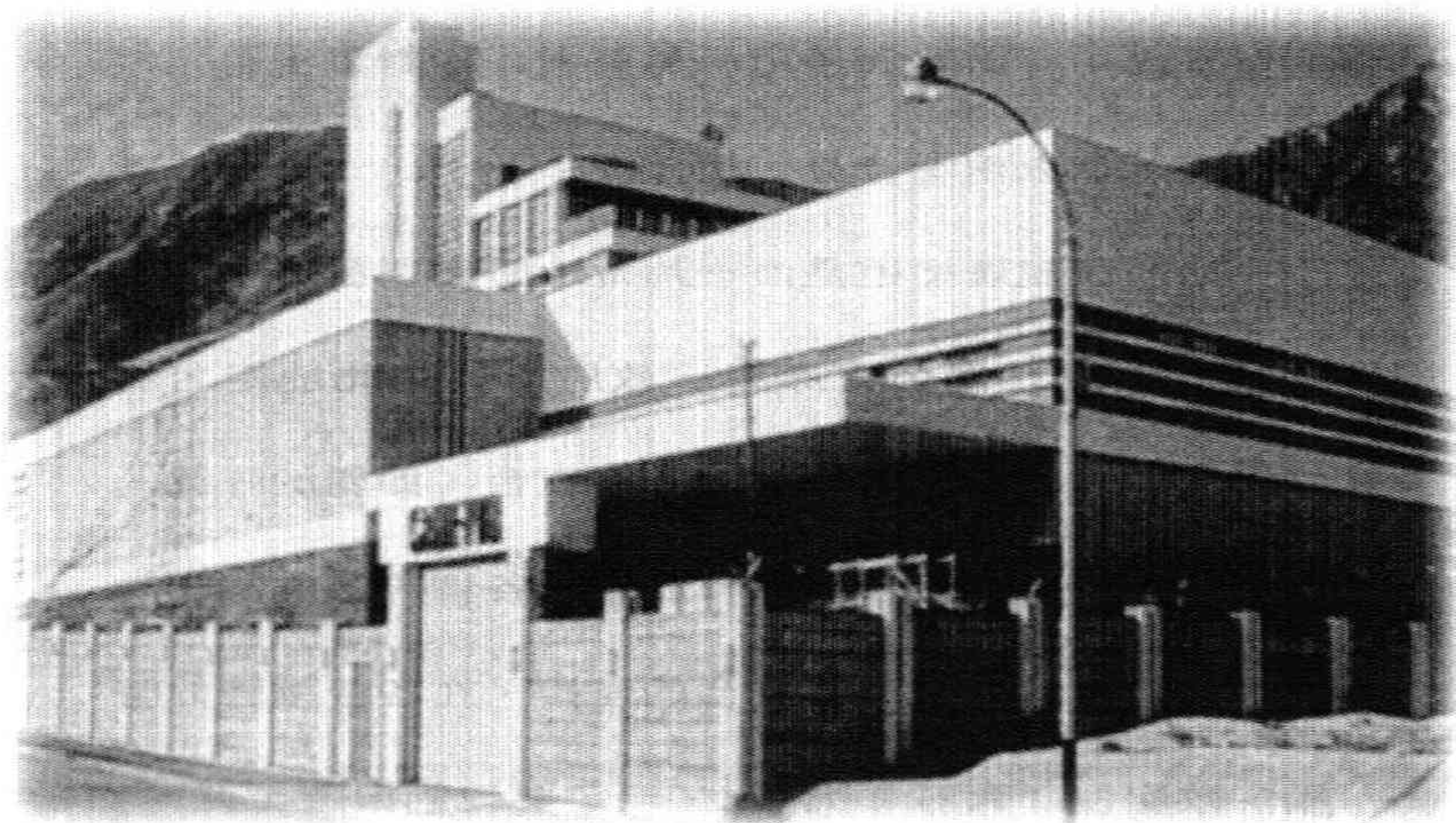
我的術數朋友更把廣播道住宅風水彈到一錢不值，真慘！「面對獅子山，煞氣大；面對電視台，煞氣更大，如果兩者皆見，更牙煙！」

如前所說廣播道是由一片荒山野嶺開發出來的，當時根本沒有電台在那裏，政府所以把此地定名為「廣播道」，是有意將所有的廣播電台，如麗的呼聲、商業電台和香港電台等散布於市區各個角落的集中於此，此乃先有「名」後有台的怪招，在各台續牌的時候，政府便「大石壓死蟹」，一定要他們搬遷至此。

七十年代，廣播道處於金光燦爛階段，無線、麗



的、商台、港台、佳視齊立，綽號「五台山」，名字非常威水。那裏的住宅樓價也不菲，成為九龍的高尚住宅區。但好景不常，佳視突然結業，打工仔第二天上班時不得其門而入，群情洶湧，集會聲討僱主，結果第二日又要在門外排長龍，每人只限半小時進內清理私人物件，打工女悲從中來，「哇」的痛哭，打工仔則磨拳擦掌，喊打僱主，場面悲壯！電視這行業也漸漸失去人們投資的吸引力。



一九六七年建成之無綫電視總台

懷舊青龍鎮

廣播道開僻之初原屬荒山野嶺，住宅樓宇稀疏，只有電視台的設立，但在這裏有一間鐵皮食店甚為傳誦，每日炒炒炒炒，炒番幾味，該店沒有名稱，電視人就叫它做「青龍鎮」，名字乃取材自武俠片，片中的爛山荒野必有一間客棧，內裏藏龍伏虎，必有打鬥發生。

因這青龍鎮大雨之後，成爛地、沼澤，更顯冷冷清清，一片肅殺之餘，更有另一番境界，人們涉水求食，英雄大會龍門客棧也。

還記得青龍鎮的首本戲是「六元四和菜」，四碟大菜足夠六人食用，連白飯等雜項計算，每人付上一元便可填飽肚皮，真好。

據說青龍鎮的店主以前專營警察食堂，和警察淵源深厚，所以能夠在廣播道上蓋搭木屋，治安也良好，結果店主發了小財，上岸去了。



女性地位出現突破

一九七六年中文大學出版的《亞洲的婦女與傳媒》一書對女性在傳媒的角色有這樣的評價：「女人在媒介裏扮演著微不足道的角色。」

七十年代，香港婦女在傳媒的地位真的微不足道，與現在的地位真有天淵之別。

其時余也魯教授撰文〈在香港接觸傳媒教育與就業的機會〉指出，當時婦女在電視劇和廣播劇，以及



電視給女性帶來一個新興而刺激之專業，香港「女強人」觀念由此而生。

在廣告裏所扮演的角色都極有限，女性的角色只能是做家庭主婦，依附於男人身邊，不應作出重要決定，更被視為一種性玩物。

余教授指出七十年代的香港報壇不容許女性當新聞從業員，而港聞版記者更是清一色男性，根本沒有女性面孔。他還引用某出版人的話：「女人不宜採訪暴動、災難的事件，更不宜輪夜班工作。」

所以，七十年代的香港新聞界乃「女人禁地」，不容許她們越雷池半步。不過，再看今時今日，情況已經完全不同，女記者人數甚多，幹勁不比男性差，而且敢作敢為，文采更加不弱，令人佩服。

那時具學識的女性大多擔當社會新興行業——公共關係的職位，包括酒店、旅遊、政府部門等，以推廣香港形象，搞好人際關係為職務，這與她們待人接物較男人隨和，樣子又容易討好有關，這是七十年代婦女在香港的最大突破。未幾，電視行業亦門戶開放，接納女性任職，因電視媒介是廣告與公關的結合，而大部分的節目內容，如肥皂劇、處境喜劇、遊



戲節目等，也趨向女性化，所以由女人負責創作就最稱職了。

順嫂觀眾

當時製作的節目，以女性觀眾為主，她們的年齡主要由十四至三十九歲，當中又以家庭主婦為主，通俗的就是叫「師奶」。

其時的師奶知識水平低，生活圈子狹窄，每天燒飯、洗衫、湊仔，長時間困在家，電視機便成為她們的最佳伴侶。所以，最人煙稠密的徙置區（後來改稱公共屋村），電視機就更被廣泛使用。行內人語，稱這些師奶做「順嫂」，意謂「順得人意」，不會逆丈夫的意思，而且完全相信電視節目內所傳遞的內容，於是順利成章地廣告的影響力就能盡情發揮，滯銷的產品只要在〈歡樂今宵〉上略作宣傳，就會變得其門如市，甚為誇張也。早期的〈歡樂今宵〉便是由藝員即場賣廣告，例如某藝員表演完畢，會突然在桌子底下

拿出一瓶汽水，說道：「等我飲杯乜乜汽水先！呀，真係好味！」簡直七情上面。當然這樣的「硬銷」(hard sell) 手法，最終都通不過電視廣告的條例。

「橫頭磡順嫂、牛頭角順嫂、慈雲山順嫂……」於是順嫂之名走遍全港。

電視節目既要迎合順嫂口味，女性掌政電視台似乎理所當然，以夷制夷，只有女性才知女性心理，早期電視收視率就是由這班人創造的。她們被稱為「電視女強人」，因為她們做得太成功了，入主其他機構的女強人亦相繼而起，與男性爭霸，好不精彩。

為甚麼電視台能容許女人勢力無限增長？

相信這與七十年代之香港電視觀念是學習自美國有關的，當時的理論是電視觀眾以家庭主婦為主，節目製作要投其所好，所以製作人必須懂得師奶的心理，這就非女性電視工作者不可了。所以，早期電視台上至經理下至助導，大都是由女人擔任。

至於那班掌政電視台的女強人，她們製作大量的女性化節目都以投順嫂所好為要。她們為迎合香港的



師奶觀眾，務求令其時之電視節目女性化，例如在節目設計方面著重：一，肥皂劇。劇集以男歡女愛，悲歡離合為主，以賺取師奶的熱淚；二，綜合性表演。歌舞昇平，輕彈淺笑；三，婦女節目。教炒菜、插花等實用技倆；四，兒童節目。代師奶湊仔女；五，處境喜劇。家庭式笑料，無傷大雅；六，選美節目。向師奶直銷「灰姑娘」神話，女人有朝一日會飛上枝頭變鳳凰。

當時的電視與市面放映的電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電影流行著李小龍及邵氏製作的野獸性暴力打鬥片，血淋淋的鏡頭布滿銀幕，還有狂暴的荷里活出產。電影純屬陽剛、男性的；電視則屬陰柔、女性的，呈現出兩個尖銳的對比世界。那些功夫打鬥片，是「沒有女人的男人」世界，女藝員在戲裏只是一個花瓶，毫無作為，她們在環境所迫之下，都紛紛轉向電視發展，於是電視的大小阿姐便應運而生。

其實七十年代中期之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一直上升，這些女強人霸佔著電視台的地盤（職

位），與當時由清一色男性當權的另一重要傳媒：報紙，打對台，各不相讓。

電視劇集為討好一群順嫂觀眾，編導千方百計塑造出一批溫順的婦女角色，描寫她們如何含辛茹苦、相夫教子，忠誠而愚蠢，賺盡感同身受的順嫂觀眾的熱淚。但漸漸地她們認為「這是不夠的，劇集裏應該出現我們女強人形象才對！」

於是一九七六年播映的〈家變〉（無線經典劇集），做紅了一個汪阿姐——當時電視台女強人的縮影。

就從這時候開始，劇集出現順嫂與女強人並存的角色，這真可謂七十年代末期香港女性的人格分裂表徵。

廣播道上麗人行

廣播道上滿途紅粉麗人。

一九七四年，有一個在無線工作的朋友對我說：



「你看那麼多部電影，不如嘗試做編劇。」

睇而優則編，那知一旦執筆當編劇，就誤墮紅塵十四載。第一天上班開會，便嚇了一跳，我從未看見有那麼多女人看著自己——由經理、監製、編導、助導、資料搜集員都是清一色女性。我一時口吃起來，結結巴巴地講了老半天，對方竟然反應：「不好笑的！」「家庭婦女不喜歡！」

其時盛傳的神話，五台山是香港職業女性的「聖山」，連富豪的千金小姐也想盡辦法「上山」學藝，打下基礎，好讓下山後可以縱橫商界。總之，名貴房車接送上下班者絡繹於途，小男人界愛說的笑話：「只要成功追求其中一位千金，下半世便衣食無憂了。」

千金小姐之外，香港小姐和超級名模也願意暫時洗淨鉛華，當起幕後工作。我還記得有一段日子上班的時候，赫然發現趙雅芝坐在我對面。到港台找張敏儀時卻遇到名模柴文意做助導。我曾打趣地向她問：「我偶像許珊（當時最紅的模特兒）會不會來？」

五台山也製造了大量的小男人，他們可能因為多做女性節目，人也軟化起來。女編導坐在控制室，埋首一輪，頸骨作痛，立刻叫小男人過來：「喂，替我捶頸骨！」於是，小男人只有唯唯諾諾，站在後面替她按摩頸背，更戲言這是「揸頸就命」也。

一九七六年環球小姐選美在香港舉行，由無線協辦，議定每晚播映前奏節目〈環球小姐日記〉，維時整整兩個星期，大女人見此，即大發脾氣：「選美是人肉市場，對女人有侮辱性，叫小男人去做喇！」結果節目的製作全由男性擔當，他們跟隨七十六名候選佳麗上天下地落海，十四天以來，每天都疲於奔命，但還要自我解嘲：「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雖然女權當道，但誰敢與廣告商拗氣，每年的選美節目都賺得大量廣告錢財，大女人唯有化反感為創意，想出一個絕世奇妙的口號：「美貌與智慧並重。」將選美會的境界提升到無限，真厲害。縱觀東西方選美，論宣傳包裝之精妙，似乎難出其右也。



晚晚返屋企追看劇集

「下班後立即趕回家看劇集！」

七十年代的電視劇集簡直迷盡蒼生，尤其一九七五年開始出現電視長篇劇集之後，打工仔女下班後紛紛奔波途上，趕著回家追看晚上七時播映的長篇劇。那時候地鐵尚在興建中，錄影機仍未普及，他們趕車追巴士，分秒必爭，為的是準時回家開啟電視機收看劇集，絕對遲不得。

長篇劇集的興起，始自一九七六年初由佳視推出的〈神鵰俠侶〉。此套劇的觀眾多達一百萬人，大收旺場，從而逼使無線趕拍〈書劍恩仇錄〉對抗，自此也掀起了長劇的熱潮。觀眾都認為〈書劍〉的武打不及〈神鵰〉的精彩。無線電線倒也立即懂得藏拙，發揮其時裝劇的優勢，〈狂潮〉一出，天下無敵，亦自此奠定了無線時裝長篇劇集的地位，接著好戲一部接一部推出。

這些長篇劇集，在題材上都與當時的社會現況息息相關，反映當時各行各業各社會階層的面貌，亦觸

劇名	首播年份	集數
狂潮	1976	129
家變	1977	110
強人	1978	110
大亨	1978	85
奮鬥	1978	85
抉擇	1979	90
天虹	1979	85
網中人	1979	80

及社會和經濟的問題，人物遭遇皆與時事配合，由衣著、談吐到生活方式，都充滿時代氣息。現在回看，才猛烈醒覺這些源自現實主義的肥皂劇場已慢慢為香港建立本土文化，標榜了港人獨特的文化身分。

很多家傳戶曉的電視劇人物，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仍然令人印象難忘。例如〈家變〉裏的駱琳，由汪明荃飾演，她首創香港第一代女強人的形象，當年的婦女更視她為模仿對象，紛紛跟從她剪短了頭髮，所謂的「駱琳裝」竟成一時之風尚。又例如〈網中人〉的阿燦，由當時藝訓班新丁廖偉雄飾演，他演活了其



時普遍土頭土腦的大陸新移民形象，但卻製造了文化隔膜，「阿燦」更成為譏笑大陸人愚昧無知行為的本地俗話，可見電視劇集對市民的影響力。

電視劇亦唱紅了廣東歌，在七十年代初香港本土音樂（粵曲）式微，內容和形式都落後於時代，市面所唱的皆是歐西歌曲和台灣的國語時代曲。當〈射鵰英雄傳〉、〈狂潮〉等電視長篇劇集每晚播映時，電視台定必以粵語主題曲打頭陣，歌星都唱得娓娓動聽，而劇集有了主題曲也更增加了觀眾對該劇的投入感。每逢晚上七時，整個屋村家家戶戶都傳來〈家變〉、〈網中人〉的歌曲，歌聲響徹夜空，大家都浸淫在共同的夢想中，多麼壯麗。很多歌星如鄭少秋、關菊英、張德蘭、羅文、關正傑、甄妮等都以唱劇集主題曲而走紅，令香港本土音樂以流行曲形式復甦過來，亦刺激了本土的唱片工業，更贏得英文canto-pop的新名詞。還記得一九七八年羅文唱的〈小李飛刀〉為配合電視劇同步面世，唱片來不及印製封套便推出市面發售了，市民竟然搶購一空，過了幾天才拿

著票據補領唱片封套，情況非常誇張。

進入八十年代之後，人們「電視撈飯」的習慣變本加厲，麗的電視（今之亞視前身）與無線競爭更趨劇烈化，展開劇集肉搏戰，演員鬥演好戲，結果一個晚上連環幾線劇集對壘，觀眾看得昏天暗地，此屬後話，暫且不表也。

鎮台之寶——〈歡樂今宵〉

〈歡樂今宵〉曾經是無線的鎮台之寶，在無線開台的第二個晚上(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首播，晚晚如是(星期一至五)，一播便現場直播了二十七年，直到一九九四年十月五日〈歡樂今宵〉播映第6613次後，才宣布結束，這個播次絕對是一個世界紀錄了。

〈歡樂今宵〉是當時無線首任總經理貝諾（Colin Bendall）由澳洲引入的，原節目叫〈墨爾砵今晚夜〉，本屬清淡節目，移植香港後變成載歌載舞加插



趣劇的綜合性節目。這可能是由於當時港人都需要娛樂，正所謂「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吓」(〈歡樂今宵〉主題曲)，太嚴肅的題材準是無人問津。其實，〈歡樂今宵〉是將當時平民夜總會式大笪地文化升格為偏向中產階級的電視趣味，大笪地的賣武、演唱、講古、睇相等，全都在節目中重現，只是負責表演者粒粒皆星，例如港台紅歌星即時在節目中獻唱，武打明星到來表演武功、李小龍也曾先後多次在此施展截拳道，結果大笪地的觀眾都給〈歡樂今宵〉搶掉。無巧不成話，一九六八年粵語片式微，藝人們先後改投電視者甚眾，包括梁醒波、沈殿霞、鄭君綿、黃愛明、李司祺等，他們的演出更令〈歡樂今宵〉增添無限吸引力。

一九七一年，香港電視的傳播模式由黑白轉為彩色，農曆年的大除夕（一月二十六日），〈歡樂今宵〉率先進入彩色紀元，其他節目製作亦隨之以彩色出現。不過，那年代一台彩色電視機的售價不菲，一般市民的生活仍然十分慳儉，遲遲未作換機的決定，直

到一九七二年「六一八」天災大慘劇（秀茂坪山泥傾瀉），〈歡樂今宵〉發起籌款賑災慈善義演大會，全港紅星名伶總動員，市民為爭睹心儀偶像上鏡演出，便紛紛大解慳囊，湧去電器鋪，以分期付款方法購買一台彩色電視機回家。當晚籌得善款九百萬元，打破香港開埠以來賑災籌款之紀錄，自此之後，〈歡樂今宵〉成為慈善機構舉行籌款活動的最佳媒介了。

七十年代的〈歡樂今宵〉塑造了無數妙趣的人物，例如情侶合唱團的羅文和沈殿霞、三毫子小姐森森、大鄉里譚炳文、大眼雞余子明、掃街茂李添勝、占士憎鄭君綿、昌哥與阿英的鄭少秋和森森、犀利平杜平等，帶給大家無限的歡笑。

〈歡樂今宵〉參與無數社會盛事，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海底隧道通車，歡樂今宵的演員應邀坐上第一輛由九龍駛至香港的汽車。〈歡樂今宵〉亦放眼世界，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至八日，率先衝出香港，赴新加坡演出兩晚的〈新加坡之夜〉。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傲視東南亞之海洋公園揭幕，〈歡樂今



宵〉也作現場演出，招待三千名觀眾。

我要做超人

「鹹蛋超人熱潮來了！」

除長劇以外，日本文化一浪接一浪地入侵香港，青少年對日本文化趨之若鶩，爭相排隊購買日本文化產品者眾。

回想七十年代，日本文化得助香港無綫與麗的廣為傳播，影響青少年極深。一九六七年無線電視開台不久，已陸續引進日本配音片集，到一九七五年竟掀起了「超人狂潮」，可憐的是當時日本超人片集已主佔了電視節目檔期：〈幪面超人〉、〈超人歷險記〉、〈鐵甲萬能俠〉、〈三一萬能俠〉、〈閃電超人〉、〈太空三虎將〉等滿天飛，配上神怪音響，絕招如「萬能飛翼」、「光子力熱線」、「超能變身」等層出不窮，對付的怪獸古靈精怪，如「毒菌鼻涕蟲」、「毒絲怪獸」、「紅眼怪獸」、「蜘蛛機械獸」等，造型奇特，行

為怪誕，吸引了充滿幻想的孩子。國文教師表示，以往作文〈我的志願〉的內容都是希望做教師、護士或醫生，但這一陣子，過半學生都答道：「我要做超人！」

小孩子們對日本超人片集簡直看得著魔著迷，一有空就模仿這些超人跳來跳去，幻想著自己飛上天空，然後在半空中變身，攻打敵人等，心智陷於一片迷糊，就這樣，悲劇發生。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九龍城道一幢七層樓宇的天台，四歲半的何志榮和三歲半的「黑仔」鄧昌偉，一起玩超人遊戲，樂極忘形之際，「超人來了！」二人同時飛下樓……

「黑仔」鄧昌偉墮樓當場斃命，何志榮卻幸運地逃過死神，被樓下的帳篷與棚架救了一命。他立刻被送進醫院急救，留醫十日後出院，除了左腰還需敷藥外，身體其他部分均已無礙。

「榮仔總算執番條命！」街坊都說，「日本超人片集害死我們下一代！」



出院時，記者追訪何志榮：「黑仔怎樣了？」

他答：「黑仔死了！」

記者再問：「他怎麼死的？」

何志榮答：「他自己跳落樓跌死的！」

「為甚麼會跳落樓？」記者追問。

他不答。

記者再問：「以後還看不看超人？」

「不看了！」

小孩子因看日本超人片集而跳樓之事，輿論界都多方指責電視台，電視台為避風頭，唯有停播超人片集一段時間。

摔角慘劇

「一招迷魂鎖，嘩……」

六十年代末，電視播映的摔角節目狂掃香港，收視奇佳，成為市民茶餘飯後之最佳話題。一九七二年摔角手更親征香港，掀開了摔角的最高潮，十二月八

日起一連三天在香港會球場舉行摔角比賽，由何守信主持，場場爆滿，摔角手由台上打到台下，觀眾看得非常興奮：「打佢，打佢打佢打佢……」

當時一般人都認為摔角節目嚴重影響青少年的心智發展，話題總離不開摔角手之事，特別把那些「迷魂鎖」、「掃把腳」之類招式說得繪影繪聲，甚至仿效那些摔角手比賽，結果搞出人命，真慘！

一九七零年七月，慈雲山新區一幢樓宇內兩姓韓的兄弟在家中玩摔角過招，十四歲的哥哥與弟弟玩得性起，摔得肉緊，甚麼無情力都施展出來了。

「迷魂鎖，奪你命！」弟弟緊箍著哥哥的頸項，弄致哥哥窒息而死。

在這之前也發生另一宗「摔角慘劇」，西環一名十四歲女童因不滿弟妹



摔角手由台上打到台下

霸佔電視機觀看摔角節目，便口角起來，憤然跳樓慘死。

此兩宗慘事轟動了整個社會，令大家開始正視摔角節目所引致的社會問題，當時記者訪問慈雲山的街坊，「街坊們同聲說電視的摔角節目害人，要關掉電視機，杯葛電視台，以免影響兒童心理健康。那個十四歲死者之父母更是悲痛莫名，家中一片愁雲慘霧，其母更哭得死去活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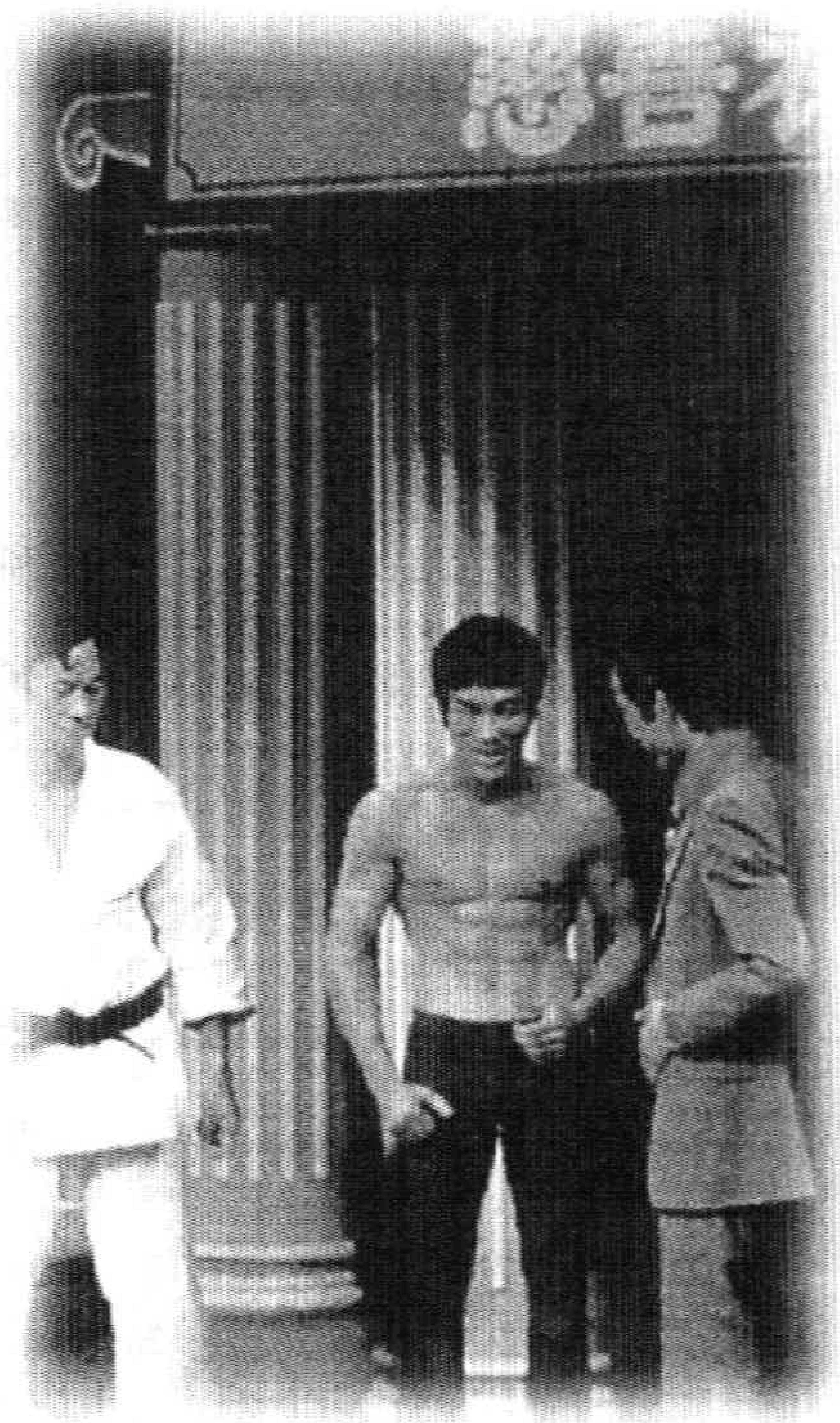
李小龍與功夫熱

七十年代初，香港亦掀起了功夫熱，當然這與功夫電影出現有極大關係。

最早一部電影是邵氏公司出品的〈拳擊〉（1971年）和〈天下第一拳〉（1971年），它們拍出了功夫片的緊張刺激性，再由李小龍的〈唐山大兄〉推上高潮。風氣所趨，香港青少年紛紛放棄空手道、西洋拳、柔道、跆拳道等，改投功夫館（武館）學習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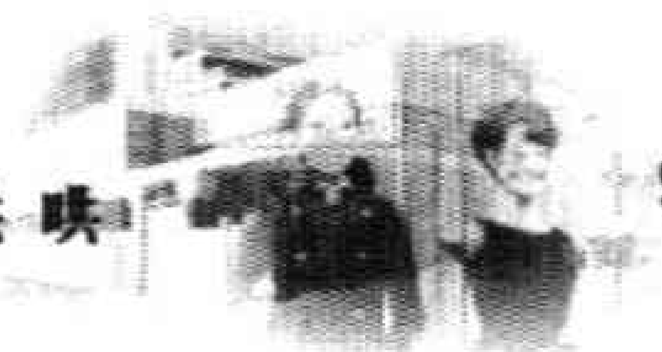
功夫了。

李小龍本失意於荷里活，在一九七零年回港發展，他先在無線電視〈歡樂今宵〉表演他獨創的截拳道，而且一舉成名。他在電視上多番賣武，技驚四座，尤其一揚指插穿三塊厚木板，看得大家心服口服：「竟有如此好功夫！」



李小龍替〈歡樂今宵〉慈善籌款夜表演截拳道

李小龍的截拳道與美國所謂「街頭戰士」文化有關，原來美國社會在六十年代末淪於無政府主義的混亂，惡黨橫行，唐人街幫會、黑手黨、飛車黨、黑人狐群狗黨到處搶掠破壞，妄顧法紀，而一



般平民為了保命也武裝起來，街頭隨時淪為戰場。

街頭戰鬥的特色，可能是單打獨鬥，可能是群戰，所以出手要狠，制敵要快，一雙手就是最佳武器，更無任何打鬥規矩縛束。美國《黑帶》雜誌也發表有關李小龍創立截拳道的文章，題目是：「醒醒吧，你已經快變成機器了！」

李小龍指出，打拳已淪為機械化、公式化。每一家都有他的固定招數，害怕創造新招，抱殘守缺，淪為機器運作，他認為定律並非絕對：「假如有幾名不同派系的武術家看到一場街頭混戰，一定會發出各種不同的意見，這就是因為他們的觀察能力，已經被限制在自己所選擇的範圍以內。換一句話說：也就是他們都受到自己僅知的某種形式的拘束！真實的觀察，只有在放棄形式之後才可以獲得，而真正的自由意見。也只可在跳出制度以外才能發生……」

李小龍曾在美國武術雜誌撰文道：「與一般傳統武術不同的截拳道，就是沒有那種獨特的規律，分類的技術，而且也沒有嚴格的哲理，截拳道對於武術的

看法是站在各種有利的角度上的……不受任何約束而完全自由的，換句話說，截拳道包羅萬象，但不被萬象所包羅。」李小龍其實將美國流氓街頭打鬥的經驗結合在截拳道裏，一於無招勝有招，不與敵人週旋，只想以最快速度、最短時間擊倒對方，屬「打爛仔交」之武術，實而不華，與傳統華人武術背道而馳，只有鬼佬鍾意，但不合唐人觀念，因中國武術不重殺傷，只視作一種修養，更遑論打爛仔交，做街頭霸王。無招勝有招，只要勇於打拚已是取勝之道，很合乎當時年青人「青春無敵」的觀念。

其實李小龍自己亦淪為機器，他不停服用藥物催谷自己的身體，結果搞到暴斃！

李小龍在一九七三年逝世之後，香港功夫熱潮並沒有減退，武館反而愈開愈多，武師們個個自稱好打過李小龍，一時間「踢館」（上門挑戰）之風大熾，人人都好勇鬥狠，而尋仇事件也此起彼落。

幸而其時電影和電視劇蓬勃，吸納大量武師做戲，收入很高，在「錢」字當頭下，個個都去做武



師，誰還有精力去踢館呢?!

最大陣容的賑災籌款

香港有史以來出動最多紅伶參與的「籌款賑災慈善表演大會」，是因一九七二年的香港大雨災而發起的。

這次雨災的情況非常嚴重，由當年六月十八日下到二十日，連場滂沱大雨，香港到處水浸，山泥傾瀉，秀茂坪木屋區被山泥掩蓋活埋很多人，在半山區旭龢道的高尚住宅大廈竟整幢坍塌，三日大雨竟然做成二百多人死亡，數千人受傷，數萬人無家可歸，情境非常悲壯。

於是，全港藝人齊心合力發起史無前例之籌款表演大會，由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八時開始轉播，直至翌日晨早七時四十五分，總共籌得善款七百多萬元，打破當時香港開埠以來的最高賑災籌款紀錄（一九六二年九月三日



無線為一九七二年的大雨災籌款

「溫黛」的風災籌得四十七萬元)。

而當晚出席表演之藝人簡直空前絕後，計有張露、林家聲、陳寶珠、凌波、姜大衛、狄龍、陳觀泰、王鍾、李菁、丁珮、詹小萍、新馬師曾、梁錦棠、李麗華、靚次伯、麥炳榮、鳳凰女、鄧麗君、羅文、徐小鳳、葉麗儀、李小龍、文麗賢等，並由胡章釗、朱維德、譚炳文、劉家傑、何守信、許冠文等擔任司儀，盛極一時。

如今回顧，特別值得一提的演出就是任劍輝和白雪仙演唱的〈李後生〉和〈帝女花〉，這是她們最後一次的慈善表演，自此便隱退傳播媒介。



十四歲當女歌星

「今屆青年之聲歌唱比賽冠軍是……」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香港市政局舉辦了一個「青年之聲」歌唱比賽，獲得冠軍的，你說是誰？

先看看我搜集得來的照片(下圖)，那個小姑娘，真的似曾相識呀。認得嗎？嗯……嗯……嗯……沒錯，她就是關菊英——紅透八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歌壇歌星。

「唉，真是英雄（雌）莫問出處也。」

當時歌唱冠軍的關菊英只有十四歲，在一間英文書院讀中二，原來她在小學畢業後不久，便隨歌唱家呂晶晶習歌，學藝年多，便一鳴驚人，實力非凡呀！

不過，這「青年之聲」乃屬小型歌唱比賽，獲冠軍也未足以引人注意。至一九七二年二月，市政局召集各獲得冠軍的歌唱好手，聯合舉辦歌唱表演，在那次表演



十四歲的關菊英和她的唱片

裏，關菊英獲得最多掌聲，也就給唱片公司立刻羅致旗下了。

關菊英一連灌錄了兩張唱片，第一張叫做〈我找到自己〉，第二張是〈今夜雨濛濛〉，晚間更在金寶夜總會長駐演唱呢。

當時樂評界人士對她的評價是：「論歌齡和歌藝，關菊英雖然不可以與時下的紅歌星同日而語，不過，以年僅十四歲的少女來說，可爭一日長短的時間正多著哩！她的歌以輕快及抒情見稱，因為年輕，充滿朝氣，年青人比較容易接受，假以時日，說不定就成為千方歌迷羨慕的對象了。」

確實假以時日，關菊英真的紅起來了。

衞星新聞新紀元

衞星轉播，突破地區與國界限制，是七十年代電視史上最劃時代的一頁。

沒有衞星傳播，我們沒法即時收看曼聯如何勇奪



三個球賽的冠軍，更不能即時知道一些世界大事。一九六四年，美國發射了一顆「同步靜止衛星」上天空，這是一種「飛得高、傳得遠、成本低、見效快」的傳播新技術，實驗了電視節目跨洋過洲傳播的目的，使全世界人民能在同一時間收看同一節目。

不過，一九六四年的香港仍未有無線電視的設備，這就更遑論衛星傳播了。直至一九六七年，當無線電視開台，電視傳播技術就迅速發展起來，當人們對消息的觸覺解放開來，也就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市民對電視台的要求是更多、更快捷。曾有傳播學者指出：「無線電視是見風即大的怪物。」意謂除非不發展，一發展就速度驚人。

到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九日，無視電視開始每天用衛星轉播世界各地的大新聞。在這之前，世界各地的新聞片多以最快速時間用飛機運來播映的，運到了，一件新聞也往往變成了「舊聞」。但這天以後，倫敦的衛星電視新聞社便向無線提供服務，可即時轉播世界各地的重要新聞。據說，香港無線電視台是亞洲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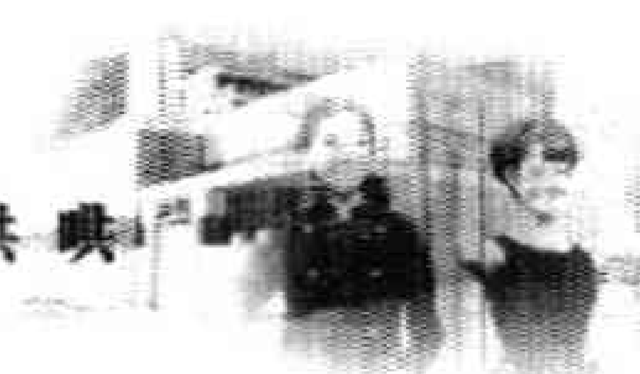
區第一個電視台應用衛星新聞服務的呢。

教育電視的開端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星期一，暑假結束，全港十萬名小學生迎接新學期，準備上課了，但那年的開學禮卻是劃時代的、別開生面的，因為這十萬名小學生都發現了課室裏多了一部電視機，收看香港教育史上的第一堂電視課呢。

自此，香港邁向電視教育時代，位於九龍廣播道的電視教育中心在當天的早上，由港督戴麟趾爵士主持開幕典禮，並在電視上以廣東話向全港的小學生致詞：

「教育電視中心今天開幕，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幾年前的事，當時的教育司主張教育司署應該辦理教育電視（節目），當時提議的電視教育的一個基本特色，是應由教師擔任廣播員，由電視工程製片、攝影及製圖等專業人員支持，在設備完善，技術精巧的製



作中心內，製作教育電視節目……在東南亞中，本港之教育電視廣播中心的設備是最佳的，電視可以把課室以外的事物帶給兒童觀看，它是一個看世界的窗子，它鼓勵青年人作獨創的思考。」

在一九六九年年尾教育司署獲得撥款，開始在廣播道興建電視教育中心，到一九七一年暑假工程完成，八月邀請七千多名教師參觀中心的設備和首批製作的教育節目，互相討論嶄新的電視教學方法，當時大家充滿抱負，認為有了電視教育，教育事業將會大有改進也。

社會大事齊見證

第三章



香港地標林立

正當香港邁向繁榮昌盛途上，公私機構如沐春風，高眺遠望，社會建設頗多，規模宏觀，以顯示建者胸懷壯闊。而這些宏觀的建設亦足以有資格成為後世區域上的地標。

- 海洋公園

佔地十六公頃，於一九七七年一月建成，當時被譽為全世界最大之海洋公園，公園最大特色是兩條長達三千一百英尺平行鋼纜構成的吊車系統，每小時可輸送五千人，車廂252輛，香港人能初嘗吊車滋味，認為驚險刺激。當然還有海洋劇場，看海獅、海豚、

殺人鯨的表演。開放一年間竟吸引二百五十萬名遊客到訪。海洋公園不單只是全港最大的公園遊樂場，更是很重要的地標，當飛機接近香港，從高空已可清晰俯瞰吊車穿梭青山碧玉，蔚為奇觀。

- 沙田賽馬場

沙田新市鎮的重要地標，可容納觀眾8.3萬人，建於一九七八年，為橢圓形之跑道。而跑道之內的空地建有彭福公園，園內面積很大，有綠茵小徑、丘陵怪石，有小湖及養有珍禽供人觀賞，乃沙田新市鎮之著名公園。整個設計充分反映馬會「取於民（贏賭仔），用於民（社會福利）」的觀念，更呼應幾年後「馬照跑」的一國兩制的太平盛世理念。

- 康樂大廈（現稱「怡和大廈」）

七十年代中環換新貌，舊的建築物紛紛拆卸，改建為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在規模上務與其他國際大都會一比高下。當中最具代表性者首推康樂大廈，一

九七一年十月動工，一九七三年四月平頂，以破紀錄時間建成，樓高五十二層，為七十年代香港及亞洲最高之建築物，雄視整個維多利亞海港。

- 美孚新村與太古城

七十年代香港中產階級市民暴增，他們追求更善美的居住環境，於是多元措施，優閒舒適的大型私人屋村應運而生，區內設有商場、戲院、酒樓餐廳、會所等，自給自足，住客大可以足不出村，已可吃喝玩樂，消磨一整天了。位於荔枝角的美孚新村是此類屋村的先驅，一九六六年興建，逐步發展，至一九七五年全部完成，當時的萬事達購物廣場遠近知名，吸引大量非本區客到來趁熱鬧。美孚的成功，直接啟發了鰂魚涌太古城的興建，此城在一九七五年動工，至一九八五年全部完成，共建六十幢住宅大廈，包括多層購物中心、寫字樓大廈、學校、娛樂活動設施及休憩園地等。城中央建有太古城中心，結合商業娛樂一體，更設下全港首創的室內溜冰場。

- 香港藝術中心

香港需要有一個民間的藝術表演、教授、和展覽的場地，七十年代盛世開始培養本土文化藝術，在社會人士呼聲之下，香港藝術中心在一九七七年十月落成啟用，樓高十七層，另有兩層地下室，內設劇院、影院、實驗劇場、排練室、音樂室、展館、餐廳、咖啡室等，給民間提供藝術課程及訓練場地。

- 海底隧道

遠在三十年代香港政府曾考慮建造鐵橋橫跨港島中環與九龍尖沙咀，駁接兩地交通，但苦無經費。到五六十年代，重提建橋之事，但跨海大橋觀念已屬過時，經周密考察之後，便有海底隧道的嶄新計畫提議。結果，一九七二年海底隧道建成通車，全長兩公里，被譽為亞洲建設上的一項壯舉呢。

颱風、塌樓、海上大火

七十年代香港的天災甚少，最慘烈者首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颱風露絲正面吹襲香港，時速一百五十海里，挾暴雨而來，做成了極大的災害。

- 颱風使觀塘一座電力站爆炸起火，風乘火勢，令多處地方火燭。
- 三千多間木屋被吹毀，災民逾萬人無家可歸。
- 五十二艘船隻翻沉，洋輪擱淺三十七艘。行走港澳的佛山號輪被吹翻，倒臥於大嶼山附近，船員有八十八人死亡，僅四人生還。
- 損失估計過億港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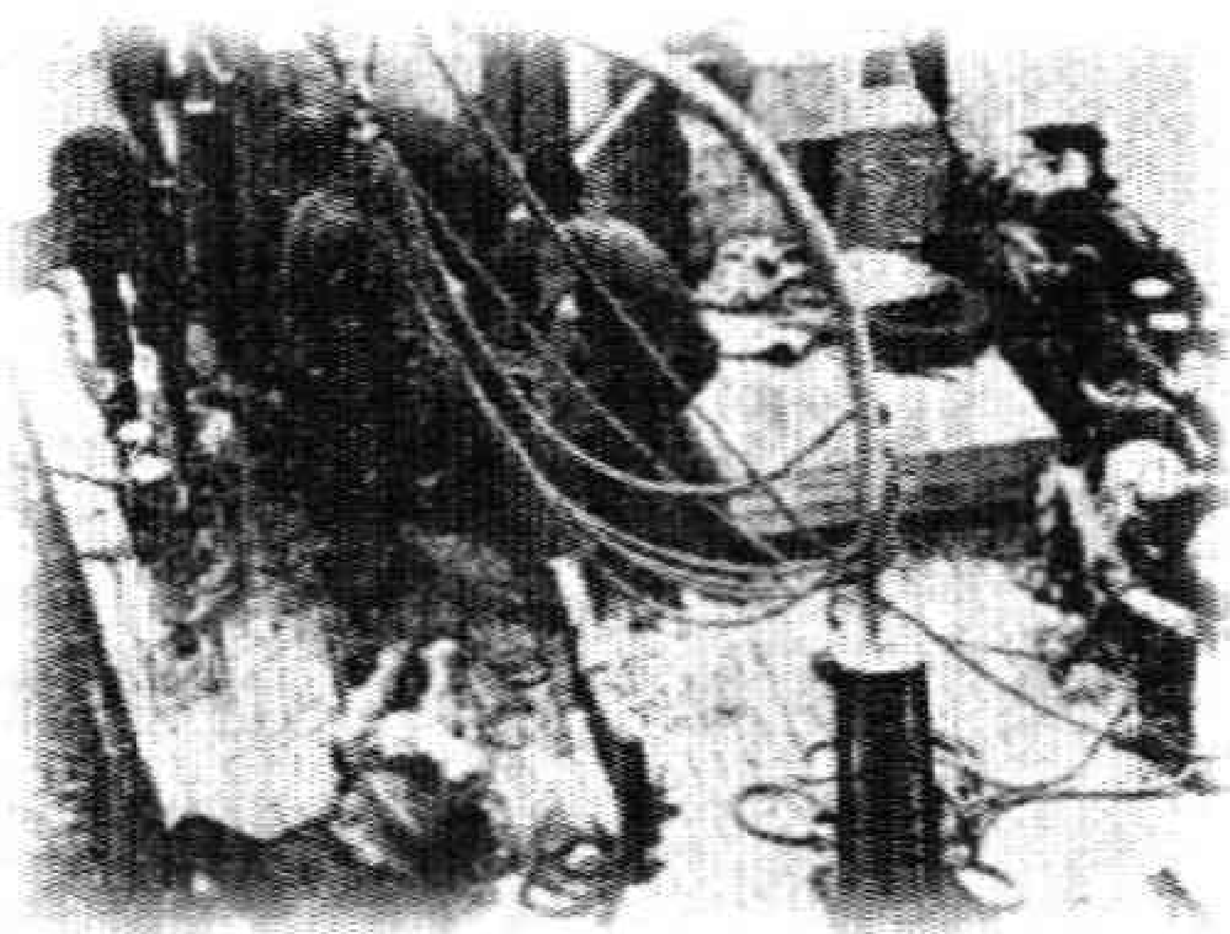


颱風露絲襲港，大嶼山岸邊三艘輪船擱淺，佛山輪（左下）翻倒沉沒。

露絲威力之強大，被認為是香港自一九零六年以來最具破壞力的颱風。

而世紀最恐怖的山崩土瀉，是發生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的「六一八慘劇」(見下文〈危坡之下，頂天立地〉)，當時香港連日暴雨，由六月十六日一直落到十八日，落個昏天暗地，引起山崩。先是觀塘雞寮臨時安置區上面的山坡發生山泥傾瀉，高一百五十呎的山泥排山倒海而下，壓毀了百間木屋，活埋近二百人。而港島半山區也發生山崩，山洪暴發，沖塌寶珊道一間車房，再沖倒旭龢道四層樓的洋房，像骨牌般撞塌十二層樓高的旭龢大廈，聲如巨雷，泥土和瓦礫埋了一百多人，一時間悽慘的呼救聲不絕。消防隊、駐港英軍、工務局人員、醫生及醫護人員都總動員，為兩地





直升機及水警輪在佛山輪沉沒海面打撈罹難者屍體

災區挖掘救人，連港督麥理浩爵士也發表文告：「今次的雨災為百年來所僅見……本人對於所有遭受損失與痛苦的人士，深表同情。」

- 雨災造成一百五十多人死亡，一百一十多人受傷，五千人無家可歸。
- 風雨影響百業停頓，損失難以估計。單是工業方面，生產上的損失最低限度超逾億元（包括停工、原料遭水淹、機器損毀等）。

香港山多地窄，斜坡和山崩問題終於敲響了警號，危及生命，迫使政府積極面對，成立專責部門視察全港斜坡和加工鞏固。

七十年代較特別的災難，要算是海上火災。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酒家珍寶海鮮舫在香港仔裝修時，突然發生大火，甚至爆炸，死傷多人，令一千萬元的投資盡付一炬。這場大火死三十四人，傷四十一人。

位於香港仔海域的珍寶海鮮舫，被譽為是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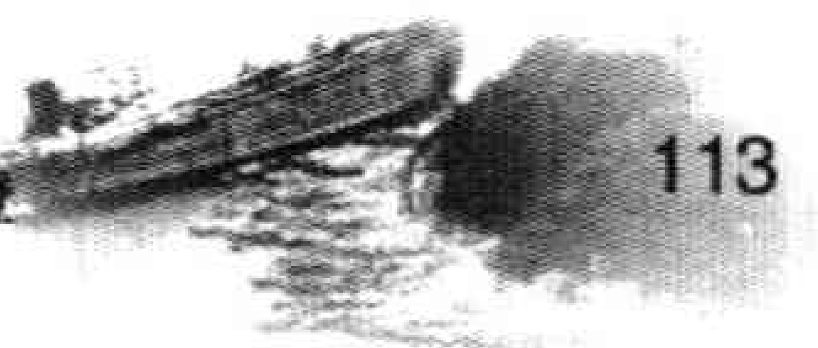
最大的海鮮艇，耗資千萬裝修。在開幕之前，大批裝修工人正忙於工作。

當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午間，珍寶舫突然起火，連續發生爆炸，火勢蔓延極快，百多名工人奪路逃生，十分狼狽。

當時起火原因是因樓梯底層轉角處的燒焊誤燃惹火物品而起，該處放置有十多個大油桶，還有燒焊用的氧氣筒，因而引起爆炸，並封閉了底層之逃生路線，底層的裝修工人走投無路，但濃煙密布，使人窒息，跟著烈焰撲面，無一倖免。

在頂層工作的工人見全艇在十分鐘之內便陷於火海，被迫之下，只能跳海逃生，據當時一名工人目擊，火勢蔓延得極快，難以想象：「當高叫火燭時，兩分鐘後地下全層已濃煙密布，火舌四張，六分鐘後全舫陷於火海，因此工人都顯得很驚慌！」

跳海逃命的幸得附近的艇家立刻施以援手，救回多人，否則傷亡數字更大。但初時的死傷報告是只有十六死，四十五傷，十一人失蹤。豈料滅火之後消防



員在災場發掘，卻愈掘愈驚心，屍體竟多達三十人，總死亡人數是三十四人，其中四名小童竟是住在鄰近的小艇。要知道香港仔避風塘區有很多住家艇，當時正吹東北風，火乘風勢，迅即涉及旁邊的小艇戶。

剛好有三隻小艇泊近海鮮舫，艇上之大人均已上街，留下四名小童。火勢一起，小童手足無措，而其中三童竟又是殘廢的，行動不便，結果四人慘被活活燒死，變成焦炭。社會福利署立刻給予援助，由公益金撥出款項補助他們的殮葬費。

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改建成「海上學府」的伊麗莎白皇后號發生火警，火勢蔓延迅速，在青衣島海面焚燒達十六小時，被消防局認為是香港海難史上最大和最難撲救的火災。翌日，海上學府翻側下沉，船王董浩雲耗資二千萬購入該輪，結果淪為



「海上學府」發生災禍性大火

「海上學府」巨輪大部分已淹沒在海中，但艙內仍見火光，消防船不斷予以灌射。

廢鐵。伊利莎白皇后號是一九三八年在蘇格蘭船廠下水，極具歷史價值，董浩雲打算在改建海上學府工程竣工後為公益金舉行盛大聯歡會，結果燬於火，船王為此傷心地說：「真令我放聲痛哭！」

七十年代，世界恐怖分子大出擊，肆意屠殺、劫機、放炸彈、大爆炸等頻生，無日安寧，而香港上空亦曾發生劫機事件。

-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一架菲律賓航空公司客機遭三名持械男子劫持來港。一時啟德機場如臨大敵，民航處及警務處都派人登機與劫機者及菲航總裁在機內展開談判。後來經與菲律賓總統馬可斯通電話，達成赦免保證，三名劫機者始肯棄械投降。事件中沒人死傷。
-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華航客機載有乘客九十二名，在飛距啟德機場上空六里時，機師突然給一名持鐵錘及利剪的男子劫持，機師反抗，雙方在駕駛室搏鬥，機上護衛員破門而入，擊

甏劫機者，結束了一幕歷時十一分鐘的生死鬥，飛機亦能安然降落啟德機場。

危坡之下，頂天立地

翻風落雨，心驚膽跳。

近年香港每到夏季天象便劇變，暴雨成災，斜坡變危坡，山泥傾瀉，禍及坡下居民，做成「君子不落



山泥傾瀉過後，山坡下變成垃圾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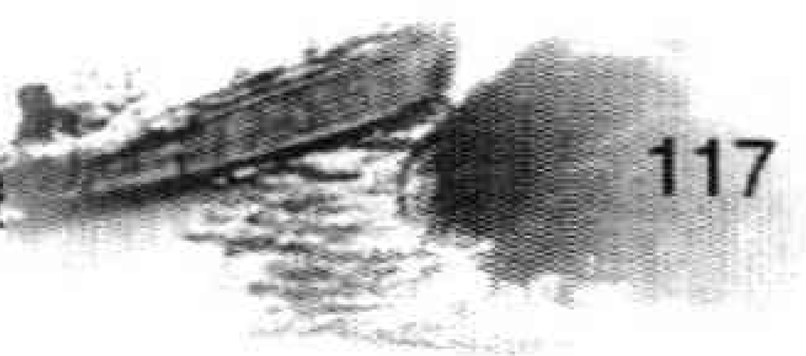
危坡」的恐懼，每逢滂沱大雨，就心驚膽跳。

大家都知道香港地窄人多，居住的環境全靠移山填海，但把山夷平談何容易，結果山坡削了一截，樓宇就建在斜坡下，危機就醞釀起來，在連場暴雨後，山泥傾瀉，巨石滾下，大災難一發不可收拾。

以往香港政府的城市規畫很差，對居住環境漠不關心，更遑論斜坡的安全問題。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旭龢道斜坡倒塌，死六十七人；雞寮安置區七十八戶被山泥活埋，死七十人。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全港在兩日連場暴雨下淪為澤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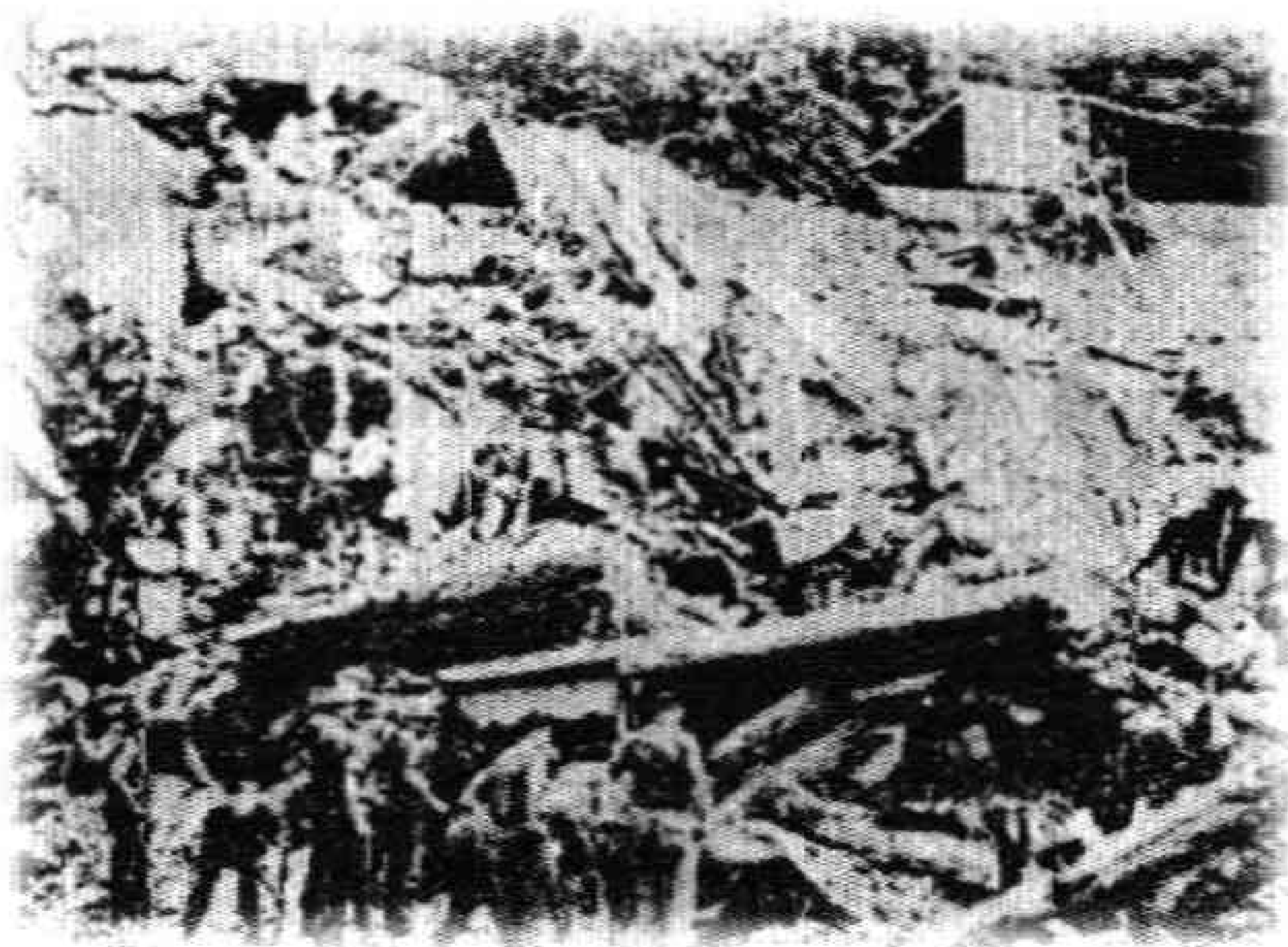
港島半山區旭龢道斜坡倒塌，五幢大廈像骨牌般倒下，活埋住客，死六十七人；而官塘的雞寮安置區七十八戶給斜坡上塌下的山泥掩埋，死七十一人。在一日之間，兩地山泥傾瀉，死亡人數共達一百三十八人，非常恐怖。天公一視同仁，半山有錢佬（旭龢道），山下窮人家（雞寮），一樣難逃劫運，非常「公平」也。

觀塘雞寮事件，事過境遷之後，重整山坡，闢為



今之翠屏道和翠屏邨，但當日下午一時所發生的慘劇是相當可悲，其時居民都在屋裏吃午飯，突然「轟」的一聲，約十五層樓高的山坡竟塌下，一家大細竟無人走避得及，簡直聞者傷心，見者流淚。





旭龢道現場一片殘垣敗瓦，上圖左方為被削去七層樓宇景翠園大廈，下圖英軍及消防員不停地展開挖掘工作

在「六•一八」山泥傾瀉事件中，卻有頗多插曲，充分反映命運弄人。

例如旭龢道富戶李家的女傭四姐向主人請假，由替工金姐代勞，豈料李家全家慘被活埋，無一倖免，只有四姐因請假而逃過大難，但金姐就做了替死鬼，這使她難過了好一陣子。

又例如大律師烈顯倫到旭龢大廈找朋友打橋牌，結果慘被活埋瓦礫二十四小時，但他求生意志甚強，雖雙足無法動彈，但仍不停地高叫，希望外面的援救隊聽到他的聲音。果然在二十四小時之後他被一名消防員發現，拯救隊立刻把一份三文治和一支可樂汽水送入廢墟的縫隙中，給他充飢。為他消減緊張情緒，拯救人員和醫務人員輪流與他談笑，未幾，烈氏的姑母亦趕到現場給他打氣。

由於上面的瓦礫不斷塌下，拯救工作困難，消防員從塌樓現場地底挖掘一條隧道，進入災場，才能把烈氏救出來。而附近被困的一名女子及小童則沒有這樣幸運了，在挖掘出來時已死去。

此事以後，政府聘請顧問公司，花了兩年時間，研究斜坡土質和山泥傾瀉問題，進行破天荒第一次的全港性勘察。結果找出港九共三十一處具有潛伏危機的地點，但為免引起「不必要恐慌」，並沒有將這些地點公布。

另一方面，當局運用日本最新式的鋪斜坡法，一

層泥、一層石、一層草皮，三文治式，耗資一千五百萬港元，人人都以為此後會天下太平了。

豈料，四年後，慘劇重演，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距雞寮不遠的秀茂坪山泥爆發，釀成十八死、二十四傷，災場甚是恐怖。

當局唯有另聘顧問公司再行調查，竟發現一九七二年的報告書未能找出設計及建築斜坡的實際缺憾。因為六十年代建築斜坡所定下的壓土規格已過時，結果政府立刻撥款二千萬救亡，並成立了土力工程處。土力工程處隨即展開一連串「救坡」行動，耗資接近五億元。



血染的保釣

釣魚台列島劃入中國版籍者可追溯至明初永樂元年（一四零三）出版的《順風相送航海圖》。但文字記載者，首推陳侃著《使琉球略》，他在一五三四年

出使琉球，與當地土人（陳侃稱為「夷人」）甚有交往，回國後寫成《使琉球略》。

陳侃敘述他在五月八日出海，「方一望汪洋矣，風順而為波濤，亦不洶湧，舟不動而長與夷舟相為先後，出艙觀之，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

如此天連水的航行了一整天，「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然順流而下，亦不甚動。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類已嶼、過赤嶼，目不暇接，一晝夜兼三日之路，夷舟帆小，不能相及，相失在後。十一日夕，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夷人歌舞於舟，喜迎於眾。」

到今天釣魚台島主權之爭白熱化，乃與發現石油有莫大關係。

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駐琉球美軍與琉球政府共同派員前往調查石油礦田。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國石油公司與美國四

家石油公司訂立合約勘探開採油礦。

跟著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調查研究報告指出：「釣魚台海岸有大油田。」消息一出，立刻轟動一時。

到了此際，日本有所表示了，立刻在釣魚台島上立水泥標柱據為己有，柱的正面寫「八重山尖閣群島釣魚島」，反面為「沖繩縣石垣市字登野城二三九三藍地」、「石垣市建立」等，自始便引起紛爭不絕。

台灣漁民極之不滿，因為他們歷代都在此捕魚作業，立刻要求政府派員前往釣魚台，並拆除琉球人立的石碑。

在一九七零年九月十五日，沖繩警察也不客氣，他們登上釣魚台列島，把中華民國之旗幟拔去。

未幾，全球華人發起保釣示威大行動，聲勢浩大。

保釣示威

一九七一年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風起雲湧。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維園舉行的保釣示威，竟然發展為流血事件，殖民地醜惡面孔至今仍使人齒冷，所以此事有必要重提也。

話說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欲吞併釣魚台，全球華人與之誓不兩立，紛紛發起示威運動，聲勢浩大，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決定在「七•七舉辦保釣示威」，致信市政局，申請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集會，時為六月二十九日。但當局遲遲不肯答覆，直到七月六日，才通知學聯禁止在維園示威，理由是會「引起市民諸多不便」，更提議他們改去政府大球場集會，因該處正在閉門進行保養工程。

「閉門示威有何作用？荒謬！」

學聯並沒有接受意見，亦鑑於時間緊迫，當日下午召開記者招待會，決定如期在維園示威，並稱：「我們會盡量與警方合作！」

豈料，警方卻不與他們合作。

「保釣示威，晚上七時開始。」

專上學生聯會決定在晚上七時舉行保釣示威，但

未屆五時，大批記者、警察及看熱鬧者已雲集公園，多部警車及武裝警隊也駐守場地，令氣氛緊張起來。

其實自六七暴動之後，政府變得異常敏感，最怕群眾集會，所以對保釣示威如臨大敵，其危機意識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發展為血腥鎮壓似是必然的了。

在五時至六時三十分的一段時間，公園內出現超過十多次的人群結集，大呼大號，警察將他們驅散，但人群聚集愈來愈多，高呼口號之聲此起彼落，警員開始拉人了，先拘捕六人，兩部警車馳至，數百名警員開始部署，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學生們也早已戒備，採取化整為零戰術，三五成群斷斷續續地入場，分散警方注意力，分布在公園各處，只因群眾情緒難以控制，一時噓聲四起，惹起警方惡感，不時用擴音器廣播，勸告集結公園之人群離去。

七時，正式示威隊伍出現，他們聲東擊西，不與集中於公園東面小丘的群眾匯合，卻在對面的公園茶餐廳附近的草地上集合，跟著展示大字標語，「七•

七大示威」、「歡迎同胞們參加示威」，還豎起孫中山先生遺像，大派傳單，高呼口號。而四方八面的人群亦開始匯集過來，由零化整，令警方大出意外，措手不及。

警察遂手持警棍，漸漸把包圍圈縮小。

警民大火拼

七時零五分，警察開始捉人，先後拘捕四名學生，押上警車，此舉立時引起群眾不滿，噓聲四起。「七時十七分，警方警告如果人群不從速離開公園便會用警棍亂掃，此時情況萬分惡劣，中區警司威利指揮並帶領使用警棍向坐在草地上的群眾橫掃及腳踢。」(學聯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出版《聯合號外》)。

這個外籍警司威利簡直如狼似虎，亦是維園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

三分鐘過後，這個警司一聲喊打，頓時棍如雨下，有數人即時被打傷倒地，其中一名是弱質少女，

有兩名中英文報紙的攝影記者。當時他們曾大聲叫：「我們是採訪記者！」

但警棍照打可也。此舉引起群眾激憤，不但高呼口號，更大叫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七時五十分，示威者已陸續在警棍之下染血維園，但他們堅持鬥爭，衝出警方重重包圍，跟著散開，各據不同地點繼續舉起橫額示威，堅持到底。

「到另一邊草地上匯合！」

示威者又再施展聲東擊西戰略，源源奔向另一邊草坪，集中實力。這時，警方召喚防暴隊增援。

八時，四十人一隊的防暴隊，頭戴鋼盔，手持籐盾、警棍、老虎槍等推進，更不作任何警告，頻頻施放催淚彈，見人就打。示威者手無寸鐵，難以還擊，惟有紛紛退出維園，但警方得勢不饒人，直把他們迫出街上。有示威者亡命狂奔，衝入維園對面馬路之豪華戲院內，警察仍然手到擒來，當眾把他們毆打。

八時三十分左右，維園已完全被警方佔領，示威者都被驅出園外。此時，專上學生聯會已宣布示威

「結束」，呼籲同學們回校開緊急會議以謀對策。

但維園以外的街道，人群聚集極多，簡直水洩不通，交通阻塞，人數難以估計，群情洶湧，口號齊飛，難以控制。突然有一名交通警踏著電單車出現在銅鑼灣道，立刻惹來途人喊打，未幾交通警棄車逃命，跟著該電單車就被人放火焚燒了。

警急召消防車到場，將火勢撲滅，防暴隊立刻衝向人群，而人群亦散開逃走，未幾停泊在附近銀行門口的汽車也著火焚燒，消防員到處滅火，疲於奔命，此時群眾已甚為憤怒，紛紛拿起石頭和玻璃瓶子擲向警察。

整個繁榮的商業區已陷入混亂狀態，商店紛紛關門，烽煙四起，淪為一片戰場。

「放火燒日本公司！」有人呼叫。

防暴隊增援到五百人之多。

由七七維園保釣流血事件也立刻令市民回想起幾個月前發生的「四•十」保釣和警察暴力事件，由於該事件並未演變為騷動，而警察暴力也能遮遮掩掩的

瞞天過海去，所以初時為人忽略。

話說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香港爆發第一宗保釣示威大行動，「香港保衞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成員包括各大專院校學生、中學學生、教師等）響應「全美保衞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大示威，上街到中環的日本文化館門前進行抗議示威。

但當日下午二時，警方已在德忌笠街布防，嚴禁示威者前來日本文化館，而中區高級警司威利一聲喊打，警棍齊出，驅散人群。學生有被打至眼鏡橫飛，有些差點被扭斷手臂，示威隊伍已潰不成軍，但警察還窮追不捨，有學生一直奔跑到天星碼頭，依然無法擺脱身後的「矮瓜」（時人對警棍的稱呼）……

「四•十」示威僅為時五分鐘，便旋即被警棍搗碎了。

社會一面倒的迴響

一九七一年「七•七」維園保釣示威，警民「打

成一片」，反映了七十年代初港人與政府之間的緊張、互不信任和互相敵視的狀態。所以，當晚七時示威開始，警司威利率先揮棍打人之際，群眾也不示弱，立刻奮起還擊。

「中區警署警司威利，身材瘦削，開始採取拘捕行動時，一馬當先，即有六、七人由人群中一躍而前，飛身力蹴，威利當堂作滾地葫蘆，幸警員及時上前『救駕』。」（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成報》）

當時有兩名記者被警棍打傷，其中一名是英文《虎報》記者，傷得最重，因為奮不顧身爭取鏡頭，見警察殺至，急叫，「記者呀！」

但警棍照打，肋骨被打斷，立刻倒地不起。當時若干學生亦手持攝影機。「須知警棍冇眼，中頭獎馬票難，想入醫院易。如今再有攝記拍攝示威新聞時，奉勸我們的青年記者宜將頭髮剪短，學生哥喜歡長毛裝，而且彼此年紀差不多，免滋誤會。」《成報》的諷刺式評論。

「七•七」維園保釣流血事件，隨即引起全城極

大的反響。

首先，報紙口誅筆伐，指斥香港已淪為警察城市，以暴力對待和平示威者，其「棍不留人」之手法，實在使人噁心。「警方人員的表現，也實在太令人失望，容易使人誤會香港是一個講求暴力的警察城市。在拘捕涉嫌非法集會者的過程中，警方人員表現了他們的無上權威，揪著對方的衣領，揪著褲頭，甚至動員三人拖拉一人，簡直就如捉江洋大盜似的。警察雖然有權拘捕嫌疑分子，但事實上早已清楚這些人只不過是學生身分，不是甚麼大盜，而且他們手上又沒有任何武器，實不必過分動粗。」

「徐誠斌主教也促請當局避免同樣事件發生，更不要讓敵對心理在青年學生與港府相關之間存在。」

「香港教師會會長古茂建也批評警方的暴力鎮壓手段，他說，青年人為愛國示威，在民主國度裏，任何人都應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

「警察暴力何時了？」

在眾多的遣責中，大學生們紛紛發表言論聲討率先打人的中區警司威利，要求政府「嚴懲兇手」、道歉、賠償損失和保證不再發生類似的暴行。

「見人就打，民主破產！」

但官方並無特別回應，初時還說甚麼「警方有權」、「在香港示威難收效果」、「職業學生在搞破壞」之類。

報紙認為兩次暴力鎮壓保釣示威，都是同一位洋警司威利所為，簡直醜惡。

「而且此君都是身先士卒去打，以為暴力可以嚇倒中國人，卻不知道他手中的警棍搗碎了警方的過往成就，也搗毀了香港的民主招牌。」《新生晚報》七月八日社論〈香港嫌惡暴力人才〉如是說。

而很多議員也認為，警方無必要動用警棍驅散靜坐的示威學生，而港方應注意青年問題及批准和平示威，因為在民主國度裏，誰都有權集會和表達意見。

抬出民主招牌，政府是百辭莫辯的，那年頭港英

統治者正準備粉飾門面，卻幹此「醜事」而丟盡面子。

到被拘捕之示威者提堂審訊那天，威利還率領大批警員到場戒備，非常威武地指揮大局，引起噓聲震天。而大隊學生也到場聽審，其中有二十人竟背負著紅十字藥箱，分明諷刺警察暴力，帶備藥箱急救也。

這年代的香港學生相當厲害，不怕強權暴力，只要團結，勝利在望。

結果，被捕之示威者得判無罪。法庭外的警隊也請來了助理警務處長壓陣，分明是對下屬有所監視。

未幾，這威利掛冠回祖家去了。



歷劫「人蛇」三十年

「屈蛇」，很有趣的俗語，七十年代甚為流行，但此語歷史甚久。那麼，何解以往偷渡是叫做「屈蛇」，又有何出處？其實最早之屈蛇行動並非「屈」

來香港，因為在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之前，省港澳之華人，可自由出入無須證件，（香港身分證乃因一九五零年港府阻止逃亡潮，封鎖邊境之後才印發的）。所以，舊時之屈蛇並非屈來香港，而是偷渡金山。其歷史可追溯到上世紀末，清末政治混亂，農村破產，生活艱難，大量華工出洋謀生，遠赴北美洲工作，捱得好幾年，華工有點經濟基礎，便紛紛開設店舖，也想把鄉中子弟帶來美洲發展，但當時華人入美國境很困難，便有人想出偷渡金山之舉。偷渡客躲藏在遠洋貨船裏，艙中全是載貨的大木箱，其中一些匿藏著的是偷渡者，有時一箱竟匿兩人，他們屈居其中，蜷縮起來，十足籠中的蛇一樣，所以就有「人蛇」之稱。他們有些先來港，因為香港最多遠洋貨船赴美，人蛇就在港靜候機會，混上貨船，屈於貨箱內，而越洋山長路遠，數十日之久，未屈至金山，屈死箱中變「死蛇」者甚眾也。

而且，也由於有些無良「蛇頭」布下陷阱，誘騙蛇仔上了「豬仔船」，竟以「人蛇」作「豬仔」，收了

昂貴的「屈蛇費」，但並不是赴金山，反而一個「屈尾十」，屈了去南洋，將其賣落「豬仔館」，轉售去南洋礦場或橡膠園做苦工，蛇頭賺完又賺，過海神仙，而人蛇則百辭莫辯，含冤不白，金山夢破滅。

「冤枉呀，我好慘呀！」人蛇多數不識字，知識水平低落，所以容易受騙。

後來凡是被冤枉或被陷害，投訴無門，就叫做「被屈」，其出處正是如此，與人蛇及屈蛇直接有關也。

避日軍，屈蛇返大陸

以上講的屈蛇是屈出國去，但最初的屈蛇卻是屈返大陸，倒也是萬料不及吧。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港人噩運之始，香港淪陷，日軍橫行，人命不值分文。而日軍為了搜捕愛國抗日分子，頒布「出入境法令」，規定凡離開香港者，必須填報申請書，領取「渡航證」或「回鄉

證」，還要詳細說明申請出境者的身分及離港原因。

在日本侵華期間，抗日愛國分子雲集香港，只因香港淪陷得實在太快，他們未及逃出，性命已危在旦夕。他們唯有鋌而走險，紛紛屈蛇返大陸，躲避日軍追捕。其時就算不是愛國分子，普通市民亦寧願屈蛇回國，因為縱使光明正大領取到「渡航證」，乘坐日本郵輪都同樣很危險，一來會在船上受到日軍諸般虐待，二來所至皆是佔領區，亦即變相送羊入虎口。

「不自由無寧死！」所以大家把心一橫，一於駕駛小艇出海，飛渡關山。

一九四二年的上半年，屈蛇離港者竟達二十多萬人。

屈蛇路線以水路為主，首先人蛇要千方百計逃竄進入新界，然後在黑夜駕小艇投奔怒海，因為香港有遼闊的海岸線，炮艦追截不易，逃出生天機會甚高。而新界的屈蛇水路分大鵬灣與後海灣兩線：

一，由新界大埔，越過大鵬灣，在新安縣一帶登岸。

二，在元朗流浮山附近落船，越過後海灣，在南頭一帶登岸。

當時日軍由於缺乏戰艦和炮艦追截，明知有人從這兩條路線逃走，亦無有效方法阻止，但在月黑風高的水域上亦間中傳來炮轟的聲音，嚇得人心膽俱裂。

侵華之後，在一九五零年之前，邊境開放，華人穿梭香港中國兩地，是自由來往的，邊境開放，亦無須特別證件，根本沒有偷渡屈蛇之情況。

求自由，屈番去香港

不過，自一九四九年國內解放，大陸人民不斷流入香港，造成香港人口暴增，引致居住問題、社會問題、衛生問題等日益嚴重，而香港這彈丸之地也難以負荷這種情況，港英當局只好與新中國政府交涉了。

一九五零年四月中旬，廣州出現一種「耳語」，說中共政府將於五月起不再批准人民出境，一時間引起極大恐慌，很多人慌忙乘火車下深圳，越過羅湖橋

進入香港。

四月三十日下午六時踏腳入香港者，這是最後一個了，因為五月一日中共政府真的禁止人民出境，而港府為配合政策，亦宣布取消華人自由入境，更推行領取身分證計畫，以杜絕非法入境者。香港的界線觀念亦從此時起確立，而屈蛇來港行動也在此時興起了。

一九六二年大陸邊境掀起逃亡潮，國內很多人分陸路和水路偷渡來香港，亦是解放之後首次出現最悲壯的屈蛇行動了。

很多大陸居民不惜冒生命危險，甘作蛇頭俎上之肉，付出不菲代價，登上蛇船，屈蛇來港，而且無良蛇頭漠視人命，經常超載，造成港境海面不時發生蛇船沉沒、人蛇溺斃的慘劇。最慘烈的蛇船沉沒事件發生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凌晨，柴灣新填地海域上有一艘來自澳門的蛇船突然發生意外，整艘船下沉，警方在海面先後撈獲浮屍三十三具，生還者僅得四名。

此集體罹難慘劇發生後，港澳警方齊齊打擊蛇頭，而蛇頭也紛紛逃竄，很多的更畏罪躲藏國內，在警方嚴密偵查下，先後遞解了七人出境。

但嚴刑阻不了屈蛇行動。

十二月十八日，大嶼山西北部海面又有蛇船沉沒，十四名人蛇失蹤，但只能撈獲浮屍兩具，其餘的可能已葬身魚腹了。

逃國難，再起屈蛇潮

「一九六七，屈蛇潮再起。」

自一九六二年的屈蛇偷渡潮在邊境加強防範之後，偷渡潮漸被遏止下來，直到一九六七年再起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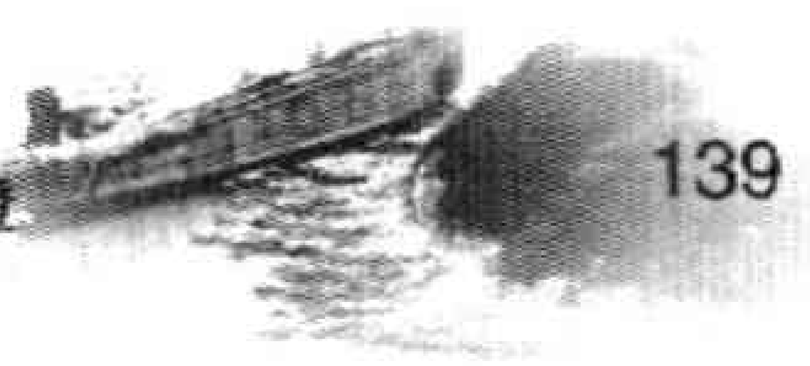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七年國內文化大革命一發不可收拾，沿海人民趁著政局混亂，邊境鬆懈，紛紛從水路和陸路屈蛇來港。破爛的漁船爭相變作蛇船，投奔怒海，令港方水警疲於奔命，忙於堵截，當時的驅逐方法是把蛇

民逐出公海，便算大功告成了！

但蛇船亦很狡猾，多採取迂迴路線，他們事先探悉水警輪經常巡邏的路線和時間，趁著一點點空檔，便乘黑駛來香港，然後在離島的海面上停下來，混雜在港海的漁船中，以避過巡邏水警的耳目，再慢慢地靠近港境，然後與屈蛇集團聯絡，在他們認為最安全的地方泊岸，等待機會，逐一將人蛇送貨，按址收錢。其時曾有蛇船在西環泊岸，但事機不密，被警方發覺，人蛇紛紛撲下水中，爭先上岸，有幸的被警方拘捕，救回一命，不幸的就慘遭溺斃，極度可悲。

所以在七十年代末的屈蛇高潮中，本港水域每天都發現超過一具的偷渡者浮屍，曾經在半年間發現浮屍三百具之多，但此僅代表一部分葬身大海的人蛇數字而已。因為其他泅水進入港海時，有遭鯊魚吞噬，或被沖出汪洋大海之人數，均無可稽考。

其時在大嶼山一帶的海角和淺灘發現最多飄浮的屍體，人蛇通常都想在爛角咀、後石及後海灣登岸，但每遇驚濤駭浪，舟沉人翻，結果屍體就被水流沖至



大嶼山。

水警撈得屍體後，就將屍體運往域多利公眾殮房，然後移交市政事務處處理。當局會試圖證實死者之身分，但屍體往往殘缺不全，而且並非港人，大多根本無從辨認。負責驗屍者亦疲於奔命，加上死狀恐怖，令人望而生畏，遂決定一把火把屍骨燒掉可也。火化後的骨灰如何處理？就合葬在沙嶺山邊的亂葬崗吧。僅有碑石一塊，上面只刻著「公墓」二字。

人蛇有價

「人蛇價目，九千元起碼。」

七十年代人蛇有價，香港黑幫視為搵錢妙法，他們只要在邊界附近「立寨」就不愁沒有生意了。有一個時期，專門在流浮山一帶出沒的江湖人物就有四、五路之多。他們通常會在水陸路之間守候，一遇蛇客，就上前對他們予以「援手」，安置居停，供應食物，然後向人蛇索取在港可供投靠的親友姓名、地址

和電話，代為接觸，一經聯絡上，討價還價，對方答應之後，就擇日送「貨」。

唯價錢不菲，價目起碼九千元，而且他們非常小心地行事，問清「收貨」人的家庭背景，才答應交貨，如此小心是鑑於對方很可能是政府人員或「捉蛇組」警員，那時候，就功虧一簣了。曾經發生過兩路江湖人物搶奪人蛇之事，劍拔弓張。當時情形，先是甲路人馬截得「肥羊」人蛇，索價八千元，怎料人蛇竟是乙路人馬的親友，對方班齊兵馬攔途截劫人蛇，一時間形勢緊張，大火拼快要爆發。後來乙路人馬做好做歹，向甲路人馬送回二千元，算是賠償，始告無事。

屈蛇語系

據說，屈蛇是香港獨有的俗話，而且「屈蛇」更發展為一個語系，引伸出來的名詞亦甚多，包括：

「人蛇」——偷渡者。

「小人蛇」——年紀小的偷渡者。

「蛇頭」——協助偷渡的不法之徒。

「蛇皮」——人蛇的衣物。

「打蛇」——不法之徒專門在邊境兜截人蛇，藉安頓他們，替其聯絡親友，敲詐金錢。通常人強馬壯，集團為之（稱「打蛇集團」），每次出動十數人，一見風吹草動，立刻手到擒來，取其「打草驚蛇」之意。

「捉蛇」——警察拘捕人蛇。

「蛇船」——偷運人蛇的船隻。

往日海上屈蛇，驚險重重，因其時之蛇船大多破舊不堪，再加上超載，遇到驚濤駭浪，蛇船沉沒，人蛇落海。而港海經常有鯊魚出沒，牠們絕不客氣，見人蛇落海，當然張開血盤大口，大小通吃，結果滿海殘肢，離島海灘白骨纍纍，人蛇淪為鯊魚的點心，就引伸出另一俗話「鯊魚燒賣」來了。



炒股先祖：炒金鈔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爆發股市大災難，由千七點指數狂瀉，個個扮蟹之餘，有人重提香港四五十年前一句流行語：

「如果有人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只要引誘佢個仔去金銀貿易場炒金鈔，則任你同佢有幾大仇口，也都乜仇報清也。」

世紀初未興股票，炒者係金，係外匯（即「鈔」）。昔日之金銀貿易場被譽為「毒龍潭」，那時只有身為會員的各銀號號主才懂得炒金鈔這一專業行業，一般富翁二世祖之流，他們業餘上陣，只當作出入賭場，結果十中有九傾家蕩產，所以，才有那句流行語出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上海的冒險家南來開設私營的金市場，叫做「對敲莊」的，專門招攬那些帶金條逃難來港的富翁，他們索性私家炒金，變相做大

檔，結果把整副身家敲光了的不可勝數。嘿，全世界就只有香港人最愛視投資為賭博，而且古已如此也。

七三股市暴跌原因

直到七十年代初，香港人開始富裕，有多餘錢從事投資，以錢搵錢，對股票市場產生了興趣，而外國遊資亦睇準時機，大為活躍，興波作浪，時人稱為「過江大鱷」，這更激起了港人好賭天性，掀起了股市狂潮。恆生指數在一九七二年一月時為346點，到年底收市時為843點，一九七三年一月已到970點，直逼1000點大關。

股票市價急劇上升，經紀分行紛紛設立，每日皆有新股上市，股民竟多達五十萬人。一九七三年初，港督、財政司、證券交易所主席都勸諭股民應回復理智，審慎從事，但降溫無效，結果當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爆發股市大災難，由千七點指數狂瀉下來。大戶消息靈通，先走一步，中小戶措手不及，損失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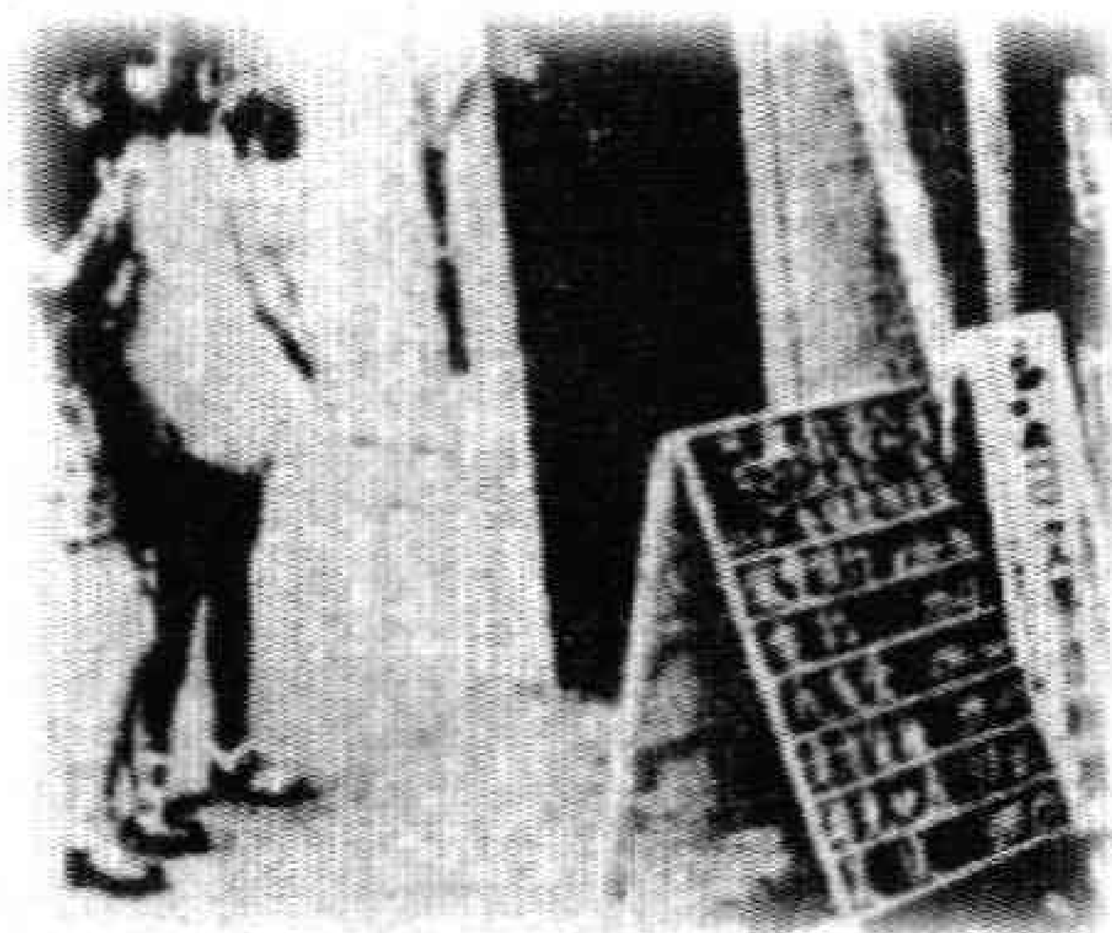
導致三月股市暴跌的原因，在當局者迷的情況下，是難以分析的，而且人心大亂，理智已失。如今回顧此香港開埠以來首次股市大屠殺，大概得出以下原因：

- 股市規律，暴升之後，暴跌難免。
- 「過江大鱷」外資浮離最難捉摸，獲利之後神秘撤走，大量拋售，股市暴跌。
- 市面湧現大量假股票，動搖了市場人心。
- 某銀行新股認購延緩退款，凍結資金達五十八億元，使一些經紀首尾不能銜接，只好不計價格沽貨套現。
- 銀行收縮銀根，加緊逼倉，限期回水。
- 市面謠言滿天飛，小戶人心惶亂，害怕血本無歸，作恐慌性拋售。

那年的股市暴跌，屍橫遍野，令到邁向盛世的香港出現難以預測的危機呢。

當旺股市時

當股票興旺的時候，經紀行之多，簡直多過米鋪、銀行和投注站的總數。但當時股市的運作模式十分原始，也沒有完善的法則管制，全港每一角落都有經紀行，他們隨便在橫街租個舖位，



一九七三年初，街頭巷尾紛紛有「炒股」檔攤，門外有黑板報價

搭一條電話線與有牌的經紀聯繫上，就可以開檔大吉。最細小者，鋪面與普通士多相近，內裏擺放兩張寫字檯、一部電話、一具收音機，就是一間股票行了。一聽得股市報價，立刻書寫在黑板上，有時為了引人注目，索性把報價黑板置於舖外街頭，讓街坊或路人參考，可見其時「炒股狂情」已達發高燒狀態。格局雖然這麼細小，但生意滔滔，客似雲來，只要很少錢便可以在這些炒股檔口進行交易，人們瘋狂到提供拆散一隻股來炒，舉例來說：「一本萬利」股，是二百股一手的，如果在檔口買，十股也有交易，當然係有股票揸手，客人手上獲得的是蓋有「分行」印鑑

之憑據，俗稱「炒飛仔」便是了，買賣也非常容易，銀紙上落比正式經紀行的快至超過十倍，買賣有如上大檔賭莊家，過癮之極。

漸漸卻有很多小戶頻向輿論界投訴：「上至會員經紀下至駁腳經紀，他們態度都很差，認為大雞唔食細米，畀氣你受！」而那班發財經紀，早就借咗聾耳陳雙耳，一於懶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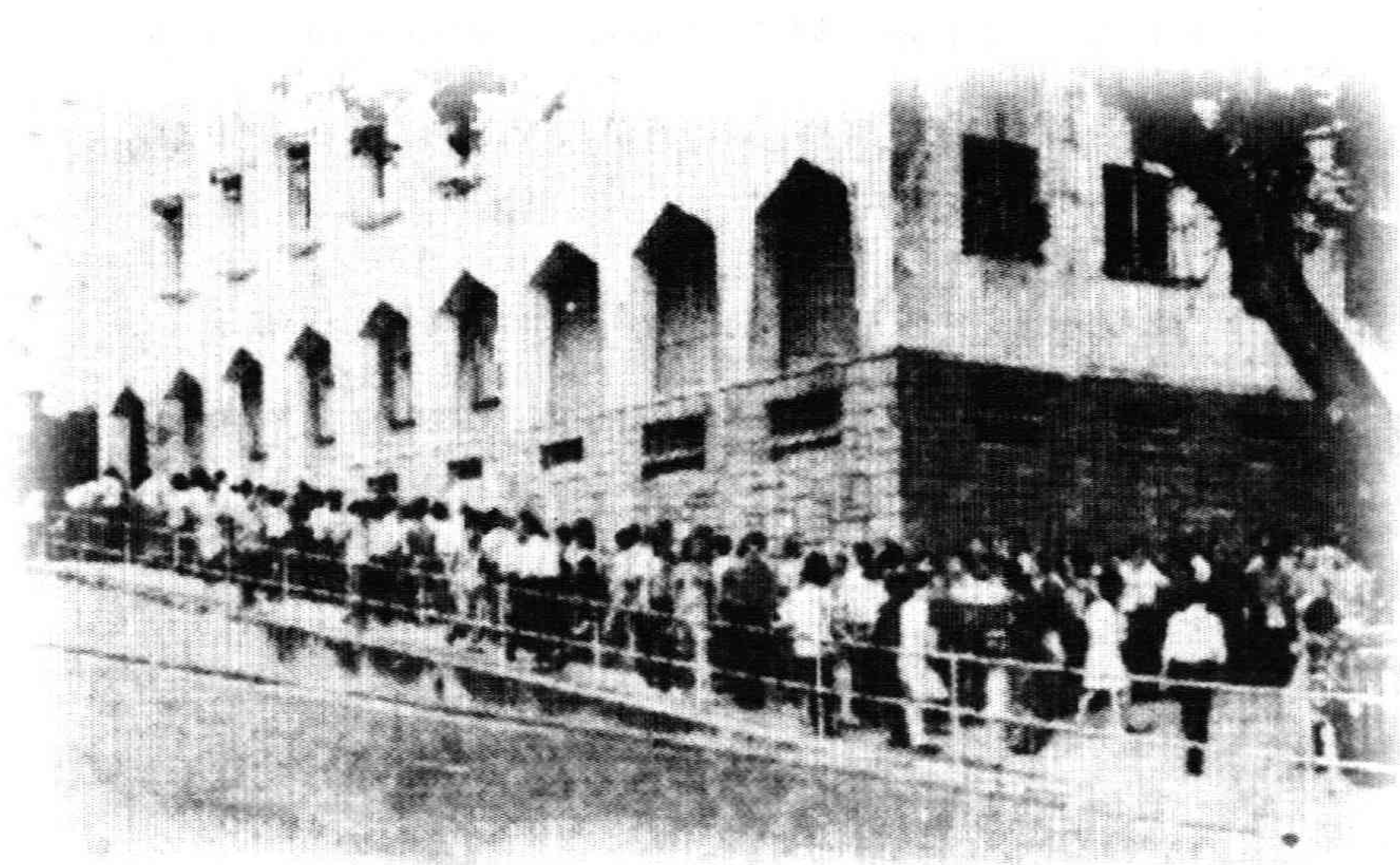
後來這些炒股檔口更上山下鄉，深入民間，竟然開設到達新界，專門做鄉下婆鄉下佬之散戶生意。鄉下婆揸住三二千銀，炒其「飛仔」，樂也融融。有些新界原居民也相當富裕，出手甚厚者大有人在，生意興隆也。

當這些鄉下原居民也大有所獲時，於是一傳十，十傳百，自然吸引很多人作「海軍陸戰隊」，不再在水上守住隻艇（金魚缸畔經紀行），實行登陸下鄉炒股也。

任何人（如球星、影星、鄉下佬等）都去做經紀，業餘上陣，正是如此，那些騙子集團便偽造股

票，騙財而去。一時間，假股滿天飛，好恐怖也。

這時候，四家證券交易所（香港證券交易所、遠東證券交易所、九龍證券交易所和金銀證券交易所）數度召開會議，為抑止經紀業餘化，特別設計首批股票專用安全紙張，杜絕偽造之機會。該批特製紙張是由英國祖家方面之「近利洋行」製造，每張紙皆有「香港中央證券登記」之水印，於五月九日早上，有關當局包專機，將首批十五噸重的「安全紙張」運到香港。機場方面如臨大敵。



一九七二年炒股末世圖——炒股人龍自銀行區伸延至花園道上

一九七二年股市蓬勃，新股上市無不搶手，蚊型股和垃圾股上市後，市價亦無不激升四五倍至十倍八倍，於是令到普羅大眾亦見獵心喜，不甘後人地將儲蓄的血汗錢，拿來申請新股，連小孩子的撲滿也被財迷心竅的媽媽敲破，進軍新股市場。

匯豐銀行門前經常大排長龍，非為提款或存款，而是不惜日曬雨淋，也要排隊將新股票申請書交回銀行。最誇張者，銀行大堂不敷應用，竟連附近的教堂都徵用了，其時，中環區域到處可見人龍，迂迂迴迴的，構成一幅「炒股末世圖」也。

更有出動全家去排隊輪候入紙，子女們不上學，替父母排隊者。在遞交股票申請書和支票後，還要經過抽籤，時人稱為「幸運輪盤」，只要攪中，必賺可也，機會高過中馬票。而且新股上市頻密，多過小搖彩之開獎，有人一個月內更連中三元呢。在一九七二年竟有共九十三種新股上市，「哈，哈，簡直發達呀！」進入一九七三年第一季，另有五十種新股上市，其中單在三月份便有三十四種，創下世界各地證

券交易所新股上市的紀錄。

發達地帶

「年尾出花紅，好鬼和味呀！」

一九七二年股市蓬勃，半天的交易已有大約五億元，股票經紀成為最吃香的行業，當年全行賺佣二億元以上。此所以經紀行被視為發達之地，甚至連小職員都一樣能得益。

例如一家大股票公司的小職員，他的月薪少於五百元，可是每月支取的駁腳經紀佣金，卻能達五千元以上，更有過萬元者，真的羨煞各界打工仔。當年有一家大股票行的職員，全部支取歲晚花紅是以三十六個月的月薪計算，認真「和味」，打破本港有史以來個別公司發花紅的最高紀錄，因此連交收的跑街後生，手上也戴著價值數千元一隻的名貴手表了。

既然咁發達，經紀牌照費便被炒得很高，有人出價二百萬元仍無人願意轉讓，與四年前八萬元就有個

會員牌比較，真是天淵之別。不容易做到會員經紀，那麼就做駁腳經紀，一樣好搵，搞到銀行經理級人物奇缺——因為他們都呈辭轉向發達捷徑。

其時很多市民放棄正業，朝朝上股票行炒股，如是者只要過得三五十天的緊張生活，便出現一種怪病，覺得胃裏翻攪，像是胃痛，卻並非真正的痛，但比胃痛更難以忍受。醫生明知其病源，無以名之，只好叫做「股市病」。

這所謂「股市病」，其實是精神緊張影響胃部，導致食慾不振、噁心、飽脹發悶，嚴重的會心悸、心跳，甚至脈搏不正常。醫生之忠告：「想醫番好，去次旅行罷喇！」但班股友不願意：「走開一日都唔得呀！」而市面亦不停有發售各類鎮靜劑，讓大家有覺好睡。

出現黑市電話

股市的狂熱也導致電話線的需求突然激增，令到

電話公司的發展計畫陣腳大亂，中環之電話jam晒，令人經常打唔通或搭錯線。中區機樓的四萬條電話線負荷過度，投資人士怨聲四起：「打唔通電話，錯過發達機會，簡直豈有此理！」

對股票經紀來說，電話愈多愈好，遂頻頻入紙申請，令到電話公司難於應付，這便促成「黑市電話」的出現。

甚麼是「黑市電話」？當年《成報》這樣記載：「於是乎近年所從未有過的黑市電話便應運而生，要快些有電話線，就要搭通天地線，一條線的價值等閒都撇撇聲（即過萬元），但股票公司拿得起，旺市時一兩個價位便搵番……」（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一日）。唉，股市興旺，確係能夠帶挈好多人發達也。

你看！在日間，中區數百家股票公司的數千具電話，很多時都佔用了電話線，其時在中環的辦公室要接上電話是十分困難的事。到了入夜，各區電話亦忙個不休，因為投資人士像長舌婦般跟股友大談股經，一談就是大半小時。就算丈夫唔炒股，太太卻是投資

專家，每週一至五晚，晚晚霸住電話，做「炒股奇兵」，導致不少要辦正經事的人，打極都接不上線。

在一九七二年年底等待安裝電話者竟超過四萬人，為歷年來之新紀錄。人們說炒股可以促進香港繁榮亦有理由的，最低限度，能令通訊系統發展千里。一九七三年全港電話直指九十萬之數，到一九七四年已過一百萬大關。其時全港人口四百萬，平均每四個人就擁有一個電話，這是亞洲國家中擁有最多電話的第二個地區，僅次於日本而已。有這樣的數字，真要多謝那班炒股奇兵。

封閉金魚缸

股市暢旺除了從指數上反映出來外，由「金魚缸」的圍觀人數也可見一斑。

「金魚缸」，呢個名點來？

因為其時幾間交易所都沒有參觀室，讓炒股之人入內觀看，他們只可以隔著玻璃窗看到交易情形，又

或者觀看那一排排的閉路電視機上，熒光幕所報的股票價目，整個格局頗像站在金魚缸前觀魚。



一九七三年股票行人山人海之盛況

當家庭主婦、鄉下婆、垃圾婆等都炒股票時，金魚缸爆棚，「缸邊客」大有人滿之患，面積小小的參觀室裏時常擠著一千幾百人，歡呼或驚嘆聲此起彼落。到收市時，每人都如失魂落魄般散去。赫然有小孩子的啼哭聲，是哪家沒心肝的家庭主婦，遺下兒女不顧呢？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一日下午，消防局長會同中區警司，率領大隊警員突擊檢查金魚缸，發現參觀室人山人海，場面悲壯。消防處長認為，萬一發生火警，後果堪虞，一定會踩死很多人，立即下令「封缸」。

頓時股民怨聲震天，幾間交易所宣布大肆擴充參觀室，但要半年後才重開。

「那麼我們便沒金魚缸看呀？」

「咁就睇迷你金魚缸喇！」經紀行善做生意，立

刻在九龍、新界遍設「分分公司」，近者旺角、新蒲崗，遠者新界鄉村地方。就算沒有電視機也不打緊，他們設下熱線電話，與中環「總公司」保持緊密聯絡，股價上板（由職員將股價寫在黑板上），簡直就係迷你金魚缸……

金蘭姊妹旅行團

股票好世界，便有破天荒之舉，就是女傭組團出外旅行度假也。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香港某旅行社開了一個特別的茶會，而且招待記者做宣傳，介紹席上二十二名團友，全部年齡是五十至六十歲之女傭，均未結婚，其中一半已經退休，是去台灣作環島旅行，為期十天。

「這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女傭組團遠遊，過去，此種旅行團簡直聞所未聞，屬夢想而已，」旅行團之發言人道，「這可證明今之女傭收入甚豐，相信

以後會陸續有專團出外旅行也。」

當時很多女傭合作投資股票，造成金魚缸畔美女如雲之現象，旅行社內有福至心靈者認為是時候搞嫲姐旅行團，滿以為食閒條水，一定好搵。

豈料三月爆發之股市大屠殺，結果那些金蘭姊妹全部「遇害」，有被迫按揭姑婆屋者，亦有重出打工者，而女傭組團旅行之事從此也成絕響也。

人生自「股」誰無死

一九七三年的第一季，股票價像坐了直升機般，上升，上升，「哈，哈，發達囉！」

一於大量搵錢炒股，適逢年初，打工仔出花紅雙糧等，多了點額外錢財，於是全部進貢金魚缸，甚至本來拿來交稅的，索性拖欠一兩個星期，寧願賺了錢，然後拿來交罰款。有樓的人更狠上加狠，把屋契拿去銀行抵押貸款，用來炒股等等。

這一年由一月到三月初，由香港各銀行的儲蓄存

款戶口竟然有十六億元被提了出來，用來炒股票，另有四億元的定期存款也調了出來進軍股市，結果一聲「唔該」，全數被「過江龍」(做起個市的外國投資家)掠走，災情開始迅速蔓延。一九七三年一月底，恒生指數攀升至971點，敲一千大關之門，人人看好。二月底，恒指直上1625點。三月九日，指數到1774之新高峰。其時專家及股友們一致認為有機會直闖二千大關，人們都認為「香港安定繁榮，個市冇理由會跌！」豈知頓時狂瀉起來。

一九七三年的股瀉是梯級形的，瀉了二十多天，到四月中才跌過一千點，七月才破五百大關，令到一般「蟹客」存有奢望，死纏爛打，希望收復失地，結果更加損手爛腳。而在一九八七年十月股市卻一日瀉了千一點，作風倒也乾淨利落兼爽快，頓時間人人心灰意冷：「呢個遊戲不好玩！」倒可以抑止沉迷，拯救蒼生也。

一九七三年的股災，一瀉千里，只是十日之間，到三月底，青山醫院已告爆棚。到四月，政府當局更

將本來作犯人用的小欖精神治療中心開放，分擔青山醫院的人滿之患。其時謠言之多，無奇不有，盛傳誰個有錢佬、乜乜明星炒燶了股票short了，彷彿精神病變了「身分象徵」——起碼是因為有幾十或幾百萬元股票綁實，精神遂抵受不了，入得精神病院非富則貴也。

時人也戲言：「青山醫院要趕快開多一間分店至得，同時最好係印定一批假鈔假股，開其股市，任買唔嬲，這樣做病人好快就能出院也。」

頓時間，人人冇錢，個個手緊，「慘，點交稅呀？」「我要還錢畀銀行……」「我一生儲蓄……」，正所謂：「人生自股誰無死，留得驚心倍面青。」

就在一片撲水聲中，「股票當鋪」應運而生，有些財務公司宣布肯撥資按股，用股票做抵押借錢給「蟹客」們周轉。

炒股票與上大檔最相似之處，就係當你想收復失地，但手頭冇錢時，會被迫伸手問人借也。

一九七三年四月中，在股市瀉了二十多日也無起

色之際，數家華資銀行經營之財務公司便提倡股票按揭放款，目的是想刺激「蟹客」借款捲土重來，幫助股市之復甦。於是，謀財心切者，便把成籮股票拿去抵押，借款一萬，日息五元，起碼當押半個月，便要付利息一百五十元，一個月便是三百元；若抵押股票得款三萬的話，每個月的利息便達九百元之多，其時市民入息平均每月也只是八百元左右。

那年的股市沉寂猛瀉，要收復失地談何容易，結果利疊利，又欠下一大筆。唉，打工仔真係苦命也。

另一方面，股票當鋪又利用抵押的股票拿到市場拋售，成為大淡友，造低市價後再買回，以獲雙重利益，借艇割禾，害得蟹客「大閘蟹」更陷苦海。

當股票瀉完又瀉再瀉，瀉到股民失晒警覺能力時，歹徒便乘虛而入，遂在八月二十四日發生了一宗最大的偽股騙案——有一男子以偽造和記股票向三間證券公司騙去一百餘萬元！

而當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平安夜，恒指跌落四百點，那年的聖誕節，社會一片蕭條。

慘情形容辭典

一九八七年股災，股市停止交易，某主席級人物謂：「若非停市，早已遍地屍骸。」

這「遍地屍骸」，倒也形容得傳神。重翻一九七三年的報章，就能俯拾很多有關股票狂瀉之「傳神」描寫，真的可以編成一本「慘情形容辭典」也。

四字者，如「陰霾四合」、「滿城風雨」、「險象橫生」、「晚景蕭條」、「謠言四起」、「劫後餘生」、「滿目瘡痍」、「人心疲弱」、「談股變色」、「壯士斷臂」、「鴉雀無聲」等。

成句者，如「慘過畀人掟原子彈，舖內災情實不忍卒睹」或者「帶埋手巾仔上股票行，因為重慘過睇《金葉菊》」；或者「（拜山時節）孝子賢孫多閘蟹，求救祖先亦無靈」等等。

當時行內人認為「大閘蟹」者，已經算是聽得入耳之稱謂，總算係行運也矣。更慘者，係叫「鹹肉粽」，取「綁到死實實」之意。不過，最慘者，則係「街市田雞」，點解？如果常去街市買菜的人一定知

道，就是「綁住一大串之餘，重要谷住成肚氣」也。

銀行擠提潮

香港當時真是屋漏兼逢連夜雨。

「銀行擠提呀！」

一九七三年四月五日突然傳來一項消息，無知婦孺立刻湧去銀行，而當日股市又吃了多劑瀉藥，結果恒生指數瀉破一千大關，政府發言人立刻闢謠。

此擠提謠言雖然空穴來風，但可以迫使大家面對一個非常荒謬的問題：「這幾個月來，銀行早已飽受變相擠提之苦。」四十億元的銀行存款早在三月股瀉時全掉進鹹水海，簡直比真正擠提來得更慘。

最荒謬者，當每次有巨型新股票上市時，銀行更是叫苦連天，因為其時申請新股凍結銀行資金曾創下五十億元的高紀錄，而港幣總數（包括銀行發行的鈔票，與政府發行的硬幣）則只有三十九億六千萬元，即是申請新股資金竟多過港幣發行，人們不禁驚嘆一

聲：「銀行還有銀紙至奇咯！」後來，政府停止新股上市三個月，這才解救了銀行的變相擠提之危。



「整容」大師王帝人

「很多美麗的女明星和名流太太都是我一手創造出來的！」

七十年代香港潮流興整容，尤其港台兩地女星和貴婦們最貪靚，熱愛整容，甚麼「一號鼻」加「二號下巴」加「三號乳房」等，整到自己面目全非者竟大有人在。

猶記得銅鑼灣紐約戲院旁邊一所大廈外牆曾架起美女巨牌，很遠便可看到，招牌大書「王帝人整容示範館」，與紐約戲院的廣告畫相映成趣，途人每經該處，定必舉頭觀望，失聲大叫：「王帝人，何方神聖？」

這「整容示範館」主人標榜自己乃醫學博士，辦

國際容貌矯治所

七週年紀念

義務解答
整容詢問

優待顧客

美容整形一律半費一個月

11月15日起
12月14日止



半價優待僅餘數天
各界仕女勿失良機

健胸
採用風靡日本的最新健胸材料細胞原素可在卅分鐘內使胸部突起豐滿健美絕無後患

隆鼻
扁平鼻子不再是東方人的特徵片刻之間使你永久變成高鼻佳人

整眼
眼睛是心靈的窗子任何無神的眼睛整容後一笑百媚生終生不變

疤痕
採用美國紐約醫藥研究院艾榮博士的新發明使任何疤痕症皮傷口不留損跡

整容科目

隆鼻整眼科　除疤換皮科
原素健胸科　暗瘡面斑科
除毛脫痣科　笑渦豐頰科
加高減肥科　全身美容科
美膚除皺科　整耳漂白科

香港

銅鑼灣百德新街47號
百德大廈A座16樓A4
電話772635大丸餐廳頂樓

七十年代整容院廣告

公室掛滿自己的醫學證書和種種奬狀等，他是很懂得做宣傳的，很多雜誌都訪問他，也為他講盡好話。

例如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的《娛樂一周》這樣寫道：

「從他那精湛的技術中，創造出不勝枚舉的漂亮影星、歌星、與時裝界模特兒，按筆者深知最少有六位曾在國際選美中奪得后冠者，都是王帝人的傑作，試看香港小姐鄧蒂蓮就是王帝人成功的實例了，這也是他對香港貢獻的一部分。」

王帝人爲鄧蒂蓮整容
榮獲本年度香港小姐

王帝人發放的宣傳稿

在種種傳媒的吹噓之下，王帝人的名字響噹噹，太太小姐女星等紛紛上門要求整容，生意簡直好到不得了，所賺錢財難以計算。

男人選美

話說代表香港參加一九七二年倫敦世界小姐選美的姬美蓮曾鬧出笑話，因為姬小姐出生紙上註明由男性變為女性的字樣！

這確是選美大醜聞，亦是大笑話，事件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爆出，當時《娛樂一周》的記者訪問「整容專家」王帝人時，由他爆出的內幕。

不過，從訪問中，亦知此事曾在倫敦弄致滿城風雨，姬小姐也似乎有找王帝人幫她整容，因為王帝人竟能提供姬小姐變性前後的照片。



姬美蓮

王帝人認為這位姬美蓮是沒錯的，只錯在社會人士對變性人的歧視，他說：「任何一位變性人都可以經過律師與醫生的公證，取得經變性手術後的性徵權利，姬小姐既是合法女性又未結婚，當然與其他香港出生的小姐一樣，有權代表香港選美，而且她的女性性別有著法律的保障！」

查一九七二年香港並無舉行香港小姐選舉，那麼

姬小姐是怎樣能代表香港去角逐世界小姐呢？真的不得而知。由變性人代表香港競選世界小姐，簡直當彼邦的評判「冇到」，如果萬一不幸「艷」壓群芳，簡直搞笑千古！

不過，彼邦選美比較嚴謹，大會職員檢查證件，驗明正身，認為姬美蓮的身分有問題，結果取消其資格，而替他（她）整容的王帝人則認為有宣傳價值，便利用她大做文章。

王帝人的軼事

「王帝人，我要告發你！」

那知，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八日晚上，「整容專家」王帝人收到一個神秘電話，向他勒索一百兩黃金。

王帝人，假名，台灣人，一九六零年在台灣大學攻讀醫科，當時學院內失去一架心電檢驗器，他受懷疑而被補，經過多方面的調查，後來證實無罪。一九七零年，他用假護照偷渡來港，並在彌敦道開設一間

整容所。

他除了在報紙雜誌登巨幅廣告外，還和一個名女人結婚，把她改造得很美麗，利用她來做活動的宣傳品。

而該名女人的交際手腕也了得，活躍於上流社會，因為她樣子漂亮，當一些太太小姐讚她好看時，她會說：「其實呀，我容貌普通，後來經過我丈夫改造之後，總算見得人！」

大家爭著問：「你丈夫是誰？」

「整容專家王帝人便是！」

就這樣，許多太太小姐女星趨之若鶩，人人都希望像王太那麼漂亮，結果這「整容專家」其門如市，搵錢搵到盤滿砵滿。

好了，樹大招風，一位曾與他反目的整容師致電勒索：「你盜用我的雙眼皮開刀法，你無牌行醫，你拿假護照來港，我可以告發你的，除非明午二時，你親自給我一百兩黃金！」

一百兩黃金，屬相當之數。王帝人痛定思痛，決

定報警，把疑匪拘捕，疑匪遂大爆王的內幕。

王帝人案

「王帝人被控告無牌行醫，昨日解上中央裁判署提堂……」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轟動一時的王帝人案經報章渲染，全城矚目，法庭爆棚。

警方經調查之後，終於殺上整容院封舖拉人，搜查後，撿去大量藥物，告以五項罪名：「無牌行醫」、「欺騙性使用醫生的銜頭」、「經營無牌診所」、「藏有第一類毒藥」及「阻差辦公」。

在王帝人的整容院內，掛滿文憑：英國醫學院整容科的博士文憑、美國軍人醫學院的博士學位，還有渥太華醫學院的美容博士學位。看見這麼多的銜頭，已教人感到飄飄然了。其實此君只在台大醫學院讀到三年班，尚未畢業，更遑論擁有這麼多的博士銜頭了。

當日法庭審訊，王帝人不認罪，法官諭將案押後


整容專家的活招牌
詩曰

當時報紙的標題

至下年一月再審，准其自行簽保一萬元出外候審。控方表示，屆時將由七名控方證人出庭作供，包括接受整容的人士及執業醫生。

「慘，我們的假鼻、假下巴，會唔會有事？」那些光顧王帝人整容的美女們人人心驚，都害怕會有後遺症。

但王帝人已在短短兩三年間賺了很多錢，簽保一萬元只是濕碎事，他還當眾拿出一萬元鈔票，任由記者拍照，以作示威：「老子有的是錢！」

他甚至揮動著鈔票，非常意氣風發，暴發戶嘴臉極是難看。

王帝人被捕後，報章大爆內幕，跟著，某記者收到恐嚇電話：「你係唔係想死？我都敢亂爆！」

記者立刻報警，認為警方有必要保護自己，但經警方人員調查後，由於證據不足，無法確定來電的恐嚇者是誰。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王帝人再被加控第六項

罪名：「無牌施手術。」

重審之際，引來大批市民旁聽，把法庭擠得水洩不通，法官唯有把案件改在較大的法庭審理。

審訊過程也頗多妙事，例如，「控方二名女證人，一供述原來的鼻子接受隆鼻手術後，鼻子比以前較高，面部輪廓也漂亮了。而另一女子則供稱，進行雙眼皮手術後，眼睛比以前大和美麗……」

這無疑是在讚賞王帝人的整容手術了。

醫生也應邀出庭，辯方律師要求醫生向旁聽席上一名曾接受過被告施行整容手術的女士，詳細檢查該女士的額、鼻、面及下顎，醫生對法官說：「面部自然，並無硬化物」。

又一次證明王帝人的「神乎其技」。

經控辯雙方陳詞後，法官裁定四項罪名成立：「欺騙性使用醫生銜頭」、「經營無牌診所」、「藏有第一類毒藥」及「無牌施手術」。

但王帝人只是被判罰款五千元，不過從此再也不能「行醫」，消失江湖，不知所終！

城市百態放大鏡

第四章



打擊貪污


警員殺上廉署，群情洶湧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會風氣敗壞，貪污情況普及各行各業，包括回佣、黑錢、送禮、吞贓、走後門、包庇等，大有大貪，小有小貪，已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到七十年代初，香港貪污已國際知名，愈演愈烈，嚴重影響社會及政府運作，民間團體紛紛站出來，大聲疾呼，呼籲政府以果斷態度打擊貪污。而警察部門最是千夫所指，據估計，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警察部門每年從黃、賭、毒場所獲得的「派片」（賄賂金）費多達十億元呢。

一九七一年六月，香港政府終於頒布《防止賄賂條例》，規定：

- 任何政府僱員索賄受賄，均屬違法。
- 任何政府僱員的生活標準高於與其薪俸相稱之標準者，或所支配之財產與其薪俸不相稱者，除非能對財產來源作出圓滿之解釋，否則即屬違法。
- 調查人員對涉嫌者有廣泛的調查權力。
- 如貪污罪名成立，最重可判處監禁十年。



市面出版秘聞雜誌，大爆警廉內幕。

不過，其時尚未有一個獨立機構執行條例，反貪污談何容易，立甚麼法都只屬門面功夫。果然，一九七三年發生「葛柏貪污案」，震動全港，警察部門之貪污腐敗盡露無遺，令市民憤怒之極。當年四月警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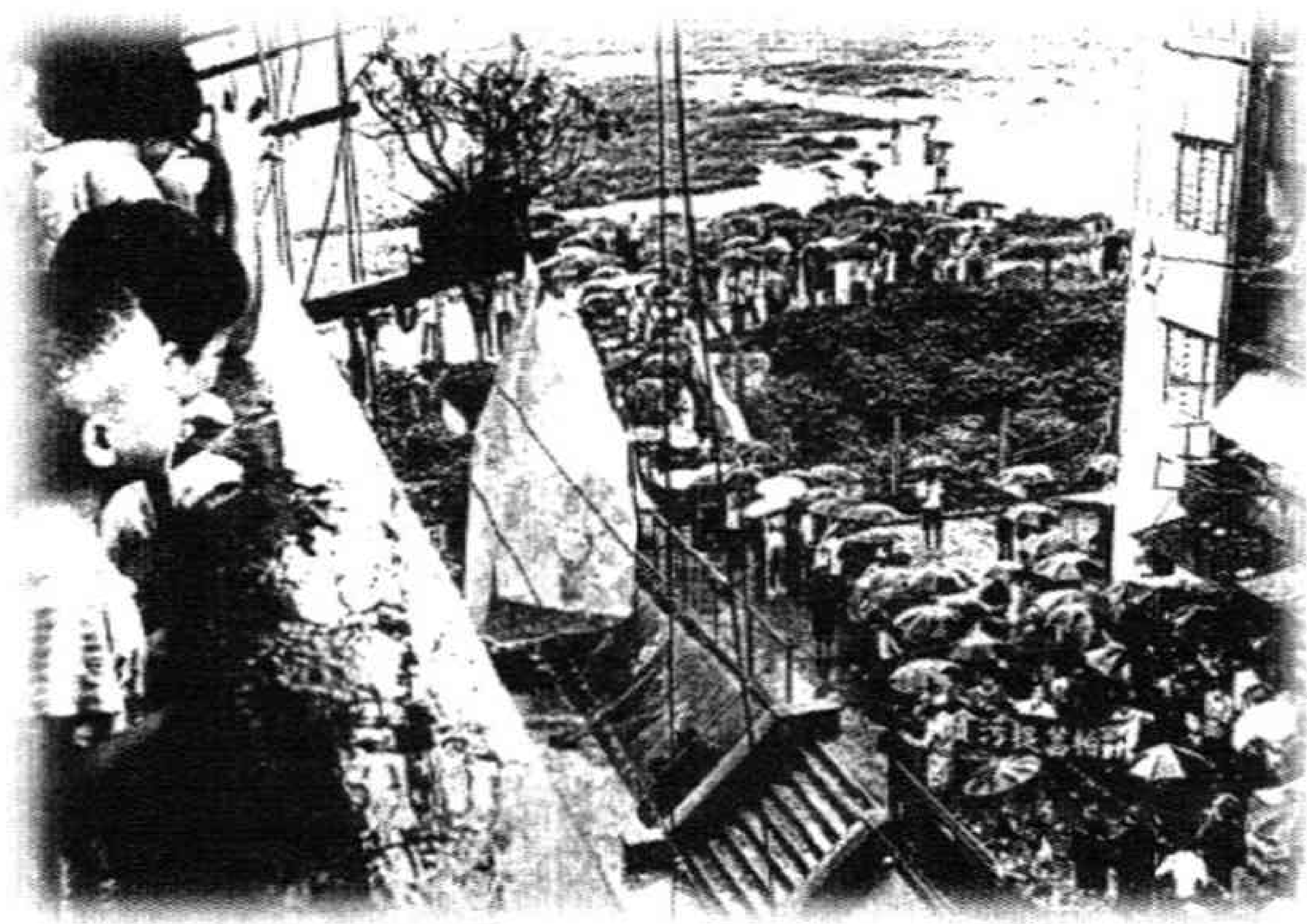


混亂中有廉署人員被拉扯



警員開聲討大會

處長薛畿輔（C. Stutcliff）接到密報，指總警司葛柏（P. Godber）匯巨款到海外，經調查後，發現葛柏的私產多達四百三十萬元，是他過去二十年來薪俸總額的六倍。律政司命令葛柏在一周內對巨款來源作出滿意的解釋，並禁止他出境。豈料葛柏神通廣大，利用其警界特殊身分瞞天過海，乘飛機逃返英國。



「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示威

一時間民怨四起，認為官官相衛至忍無可忍地步，學生運動風起雲湧，高呼「反貪污，捉葛柏」，堅決要求引渡葛柏回港受審。學生們情緒激昂，當年八月於維園舉行集會，數千名群眾響應參加，會上批評政府的聲音不絕於耳。港督麥理浩感到事態嚴重，委派檢察司百里渠（A. Blair-kerr）進行調查。十月十七日，港督根據百里渠的調查結果，在立法局宣布：「非常明顯，公眾更信任一個完全獨立的，與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隊）都沒有關係的單位。」於是，一



市民拉起橫額參加示威

九七四年二月廉政公署成立，其首長廉政專員直接向港督負責，不受其他任何機構或人士指揮與管轄。

一九七五年葛柏被引渡回港接受審訊，經裁判罪名成立，判處入獄四年。廉政專員姬達公開宣布，廉署決心要在兩年內徹底摧毀警隊內的貪污集團。一時間，警隊人人自危。

中區「地王」爭奪戰

「自有開投官地以來，以今天開投的港島中區地王最是大陣象……」

如何「大陣象」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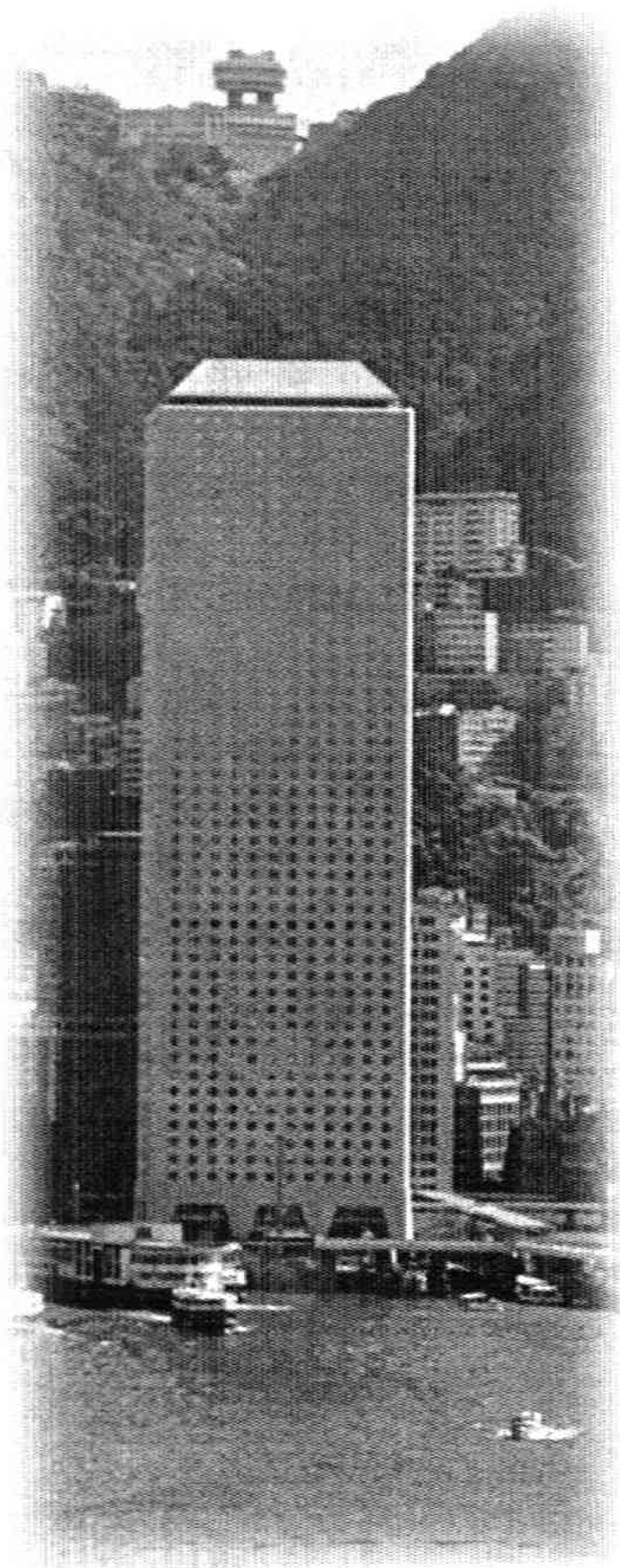
在那一塊出投的官地上，官員竟豎起木牌，上面英文大書：「出售」「一九七零年六月一



拍賣之中區地王標出英文公告

日面積五萬三千平方呎，欲知詳情，可與官地及測量處接洽。」

當時是一九七零年六月，這塊中區地王位於天星碼頭停車場以西，文華酒店對開……大家有沒有印象？這就是今天之「康樂」大廈那塊地皮了。


港人的驕傲——康樂大廈

底價是五千三百萬元，每方呎一千元，行家也早已心知肚明：「要奪得這一塊地，談何容易，非要血戰一番不可。嘿，每呎一千元，且看要超出多少倍才可成交！」

六月一日下午二時半，在大會堂音樂廳進行拍賣，氣氛緊張。

嘩，各大財團代表雲集，不停叫價。叫到九千五百萬元時，

置地公司才異軍突起，參加競投，令叫價立刻闖過一億元大關。各財團亦紛紛叫價，突然美國財團語驚四座：「二億一千三百萬元！」

一時之間人人心驚，裹足不前，但置地公司一於死跟：「二億一千四百萬元！」

此後雙方「一百萬」、「一百萬」的加上去，逐鹿至二時五十分，置地結果以二億五千八百萬元投得該地皮，平均每方呎四千八百元，打破當時的世界紀錄。

三年後，樓高五十層的康樂大廈建成，被譽為「東南亞最高建築物」。

毒玫瑰

「你判我死刑吧，我不想一世坐監呀，你判我死刑喇！」

一個女人在法庭聞判後，當場嚎啕大哭，並雙手緊抓著法庭欄桿，不肯放手，聲聲哀求法官改判死

刑，真是非常煽情。

你一定問：「呢個女人是誰呀？」


毒玫瑰被強行押出法庭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香港在一九七四年曾爆出一件震驚社會的「大毒案」，這案牽涉幫會與執法者互相勾結，起出毒品價值數千萬元，毒梟中有男有女，其時媒介渲染此事，替那些女毒梟冠以「大毒后」及「毒玫瑰」之綽號。

當中二十二歲姓楊的已婚女子，外號「毒玫瑰」，她果然神通廣大，拘留在上水警署時，她乘如廁之際，竟「借水遁」，跟著逃往台灣，豈料弄巧反拙，因為台灣政府對販毒有嚴峻的政策。

毒玫瑰在台灣落網，經審訊後，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判決書指出：「我政府於戡亂時期為肅清煙毒，防止共匪毒化、貫徹禁

政……對於販賣毒品之犯罪人依法原應論處死刑……」

法官鑑於毒玫瑰年輕兼是在香港販毒，不應處死，就判她終身監禁。

當時毒玫瑰聽到法官宣讀「無期徒刑」四字未了，便立刻大哭起來，雙手拼命抓著欄桿，不肯離庭，聲聲「你判我死刑喇！」

因她不肯離庭，旁聽者亦不肯離去，於是法庭內人聲嘈雜，十多名庭警大聲鎮壓，強扯毒玫瑰離席，她全身癱軟，庭警唯有開硬弓，把她挾起，記者眼明手快，「卡擦」，便有上頁那張珍貴的照片了。

劫持賭王

賭王何鴻燊被手鎗指胸劫持……

澳門距香港一水之隔，但一九七八年九月，澳門賭



何鴻燊與美女在一起

王何鴻燊被劫持之事，卻是驚動香港全城之新聞，過程也相當戲劇性，當時全港報章記者出動「刮料」。誰這麼大膽竟敢劫持何生呀？

話說澳門賭場當中一個姓林的保鑣，因事被解僱，他變得相當激動，闖入葡京旅遊發展公司的會議室，堅持要當面與何生談話，他突然拔出手鎗指著何生，喝令何之弟妹退下，還高聲叫著：「你炒了我魷魚，我好冇面，香港好多堂口睩住你，冇我你唔掂！」

但何生卻表現得很鎮定，還與挾持者談條件呢。

林開口要五十萬元，何生表示辦公室內沒有五十萬元現款，結果商議一番，以十萬元達成協議。於是，何生通知賬房負責人取十萬元全部五百元面額的鈔票到來。而最戲劇性之處是這個被炒保鑣拿了錢後，竟然下跪，連呼對不起何生，並謂翌日會到香港淺水灣別墅見何生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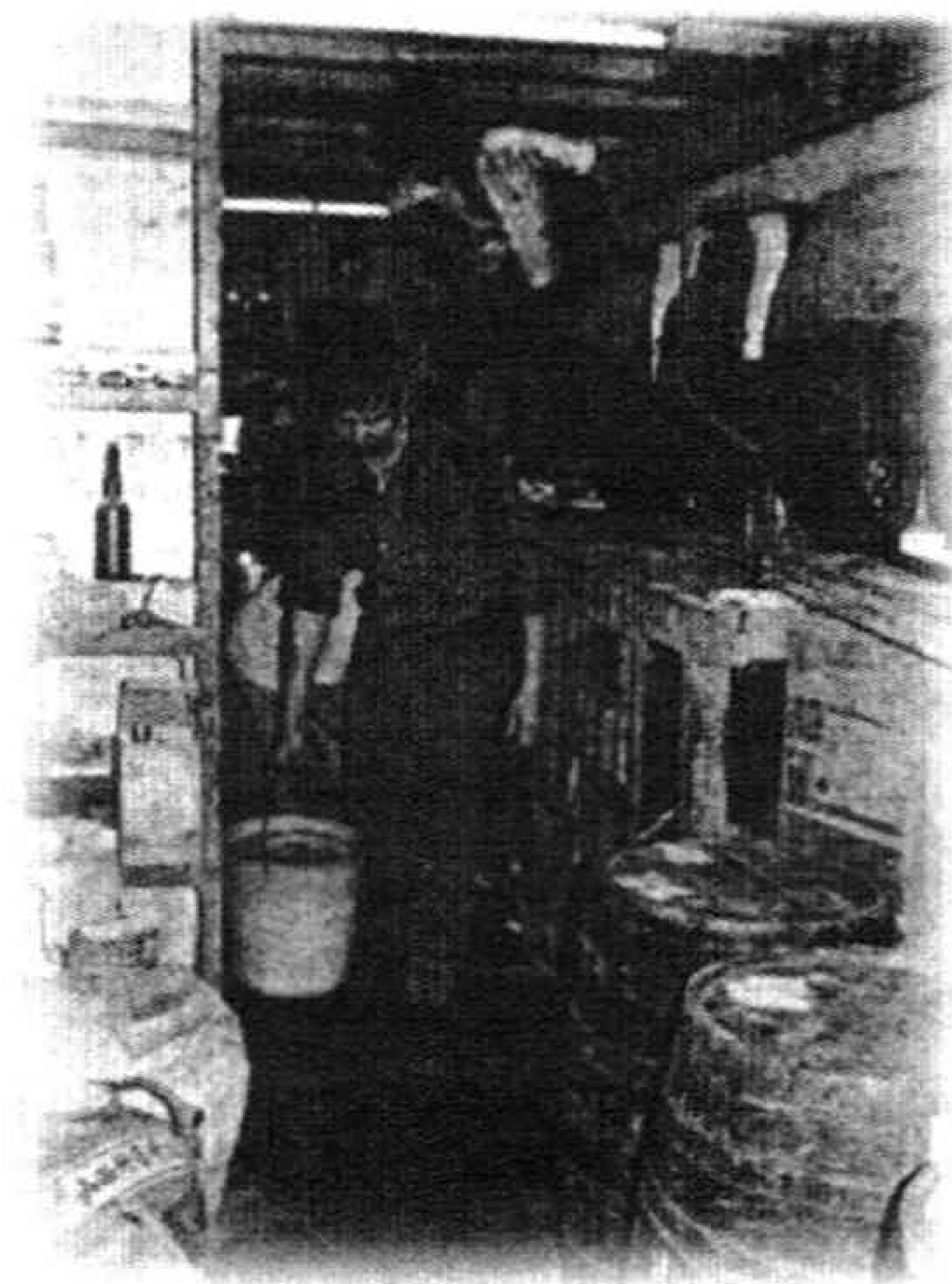
「得手」之後，林挾鉅款逃遁，但過了幾個小時，他便向澳門司法廳投案自首，消息傳開，轟動港

澳，有報章指稱「這次是賭場籠裏雞作反」。何生驚魂甫定後，決意改革保安措施，首先收回賭場內所有保鏢的手鎗，將賭場的保安警衛措施交由澳葡司警負責。可見何生已對保鏢失去了信心。

「攞命酒」殺人事件

人們的生活開始富裕起來，消費力就會增加，在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的年代，投機取巧者遂生產冒牌表、冒牌日本時裝、冒牌成藥等，大發冒牌貨財。其時有一種假貨最為攞命，而且鬧得滿城風雨，此乃假酒是也，因為喝了足可致命。





緝私隊查假酒工場

假酒殺人事件在六十

年代已有，但鬧得最兇的是在七十年代中，政府急謀對策，推行嚴刑峻法對付那些製造「攞命酒」的無良商人。七十年代的香港人生活開始安定，講飲講食，尤好杯中物，於是假酒在市面流通，害人不淺。其時市面假酒分兩類：一是「打針酒」；二是「甲醇酒」。

「打針酒」又稱「花酒」，製造過程甚為古惑。首先，不法之徒以高價向酒樓購得在宴會中的空洋酒瓶，第二個步驟是利用儀器把真貨洋酒瓶中的真酒抽出一半，注入空瓶中，再把真貨瓶空出的一半摻入以乙醇混合的劣酒，這方式稱為「打針酒」。假酒的封口也做到維肖維妙，而利潤卻是倍增。

「甲醇酒」最恐怖，全屬假貨，所含的是工業酒精、加色的白火酒和甲醇酒精，如喝上一杯就足以致死，少量的會感到頭暈、腹痛、呼吸急促等。

總之，洋酒及土酒皆有假貨，尤其是在節令的前後日子，假貨就會流通在雜貨舖、士多店、小酒莊等。直至一九七六年，「攞命酒」事件震驚全港，發

生集體中毒，十四名男女先後中毒身亡，五十二人酒後身體不適，進入醫院求助，其中三十八人情況嚴重。頓時，人人聞酒色變，酒徒不敢以身殉酒，而家庭成員深恐親人誤喝甲醇中毒，紛紛將家中所藏的酒，不論洋酒或土酒，全部倒掉拋棄。緝私處偵騎四出，到處搗毀私酒商巢穴，當發現有商號販賣私酒假酒時，除檢控之外，更向外公開其商號名字，令市民有所警醒，連帶這些店鋪的生意都一跌千丈，這一鬧當真滿城風雨也。

「半斤八兩」式打劫

一九七七年社會突然「興起」集體打劫，創下香港犯罪史一項「輝煌」的紀錄，竟然在同時同地有三百五十人被集體打劫，場面簡直悲壯呀。

「禮拜日，燒烤日！」

話說一九七七年一月九日，風和日麗，元朗大欖涌水塘南坑排伯公廟附近，男女老幼三百多人在燒烤

嬉戲，突然，附近山頭殺出八名持刀劫匪，大喝道：「不要動，打劫呀！」

「哈……哈……集體打劫？你估做梗〈半斤八兩〉呀！」初時燒烤客以為他們開玩笑。

而當時市面又恰巧正在上映許冠文的〈半斤八兩〉——最搞笑的是剛好有兩個分別在橫巷及戲院進行集體打劫的片段。嘿，這班賊佬又真係偷橋偷得好快呀。

一個燒烤女領隊攜帶有擴音器，劫匪首先搶之，她掙扎著：「打劫呀，救命呀！」隨即被歹徒按著拳打腳踢一番。匪首奪得擴音器之後大聲宣布：「你們不要反抗，列隊，把錢全部拿出來！」

燒烤客老大不願意，跟著又有人被毒打。

「排隊，為甚麼不排隊呀！」匪首怒喝，「是否想斬幾刀！」

唉，沒有人敢反抗，惟有在伯公廟前排起隊來，三百幾人之長龍很壯觀也。劫匪立即取出膠袋，逐一經過各事主身旁，迫令他們將身上現款投下膠袋內。



最誇張的是這八匪中有一個的身材特別矮小，後來推測這個是一個小童，正在學習如何做賊。他們還有無線對話機，得手之後立刻call遠處把風者：「搞掂，散水，over！」

他們撤退得特別快，顯然附近已有汽車接應。眾燒烤客站在那裏，手足無措，「著人報警吧！」

警方結果要出動多輛大卡車，把三百五十名事主載往元朗警署落案。

「我們很肚餓呀！」

因遇劫而燒烤不成，每個人都腹似雷鳴，警方惟有請吃三文治，請飲汽水，並付車資給他們回家。

計算一下，今次總共被劫一萬零三百八十二元正。

某警官表示，他當了十多年差，劫案處理過不少，但三百餘人同遭一幫劫匪洗劫，他還是第一次聽到，相信這在犯罪史上，可與「郵車大劫案」媲美。

當年「流行」集體打劫，情況十分誇張瘋狂，四月二日再發生一宗。

油麻地某髮型屋生意甚佳，連職工兼顧客四十多人擠在一個細小空間，鬧哄哄的，突然湧進六名青少年。

「嘩，好世界囉！」老闆見那麼多客人光顧，笑得好開心。

豈料，六少年亮出武器，大喝道：「打劫！」

嘿，老闆唔識笑，美麗的修甲妹嚇暈，職工及顧客全都扮蟹洗袋。打劫之少年只有十六、七歲，非常生手，撤走時還手忙腳亂，連武器都遺下，報章其時譏之為「雛匪」也。

但集體洗劫陸續有來。

八月十六日，長沙灣道有座大廈的二樓電梯口埋伏了三名賊人，每人手持十六吋長利刀，只要電梯一開門，住客一踏腳出來，就被利刀架頸：「不想死就把錢全部取出來！」

跟著把住客紮起，五花大綁，押去樓梯間，如此如此，出一個綁一個，嘿，整個梯間塞滿「大閘蟹」，場面好悲壯也。



唉，一九七七年劫案之多，簡直開創香港罪案之新紀錄，這可能與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社會開始積聚過量新移民（很多是偷渡客），影響治安有關。市民聞打劫立刻變色，絕不會反抗，自動洗袋是也！

警署風水

「警署裝番門大炮，可鎮四方也！」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七日，灣仔警署舉行別開生面儀式，為門前安裝的兩尊土炮簪花掛紅，以消除自附近逼來的重重煞氣。



洋警司替土炮簪花掛紅

當年灣仔區，罪惡頗多，不易撲滅，令到洋警司鮑華非常頭痛，而眼見士氣每況愈下：「What should I do？」

有人提議：「不如搵人睇吓風水喇！」

此位洋官早年在新界服務，已相信風水之說，如今一言驚醒夢中人，立刻派人去請出著名星相家蔡伯勵到來察勘風水。

蔡生看完一輪，分析曰：「灣仔警署對面新填地展覽會遺留之場館，形狀似兩支香，又若鱷魚口，煞氣極重，需要三叉對八卦，以毒攻毒可也！」

於是，鮑華聽從其說，立刻將西區警署後門兩座土炮搬到灣仔警署門前，炮身長約四呎，炮口對準警署對面之鱷魚口：「哼，一於鬥過，大炮發威，罪惡撲滅！」

鬼佬鮑華便親自為土炮簪花掛紅了。

警署信風水者甚多，例如赤柱警署吧，其對面之營房，一向髹成綠色，據悉乃與風水有關。由於赤柱居民認為該處地形頗似一隻蟹，而此等營房等如蟹蓋，若房屋髹成紅色，便等於蒸成紅色的死蟹，對赤柱的風水大大不利。

「O.K，為尊重民意，一於把營房宿舍等，全部



髹上綠色！」當時警方決定。

所以，警署與風水，係息息相關也。

關聖帝升座禮

「萬古精忠昭日月，千秋義勇貫乾坤。」

毋須解釋，亦無人不知，以上兩句乃伴在關公像兩旁的句語。

香港人信奉關公，而關帝代表的「義氣」形象，亦已深入各階層中。不但正當商人供奉關帝，娼寮及賭檔亦供奉關帝，據說這與關公之刀法如神有關，人們希望藉他能把顧客「斬到一頸血」。

特別是香港警署，他們早在戰前已供奉關帝，認為關公日月精忠，嫉惡如仇，就是「講義氣」之黑人物亦怕他幾分，所以乃警署之守護神也。

普通商戶供奉關帝都只是極其量燃點香燭，但論儀式隆重，則以警署為最。在這股風氣影響下，有些政府部門亦以關帝座鎮，例如一九七零年六月二十六

日，中環林士街新停車場大廈十樓工商處緝私總部餐廳便舉行了關帝升座禮，場面非常隆重。

案上陳獻三牲果餅，安排了喃嘸佬唸經。

「上香！」

郝利副總監，賈雷總督導主任紛紛上香，他們都是紅髯綠眼之洋大人，一樣要入鄉隨俗，足以證明我國之關帝威震中外，人人都敬重他。



郝利為關帝點睛

「行點睛禮！」

這是一個比較少見的儀式，由郝利拿起硃筆，向關帝的丹鳳眼一點，隨之奠酒化寶，如此這般，禮成！

工商處緝私隊供奉關帝是受著警署風氣的影響，但為甚麼要在餐廳升座，而且對正酒吧呢？相信只有其時之當局者才知道。

黃大仙座鎮警署

「一於安奉黃大仙座鎮警署！」

香港警署一向供奉關帝，怎麼又供奉黃大仙呀？



民間供奉的黃大仙畫像

沒錯，在警署內安奉黃大仙，史無前例，只此一宗也。

話說七十年代初，九龍有一間設計最新穎的警署落成，由於位在黃大仙新區，於是便取名「黃大仙警署」。傳說當該警署正式啟用之後，其轄區內接二連三發生很多重大的案件，令警署的高級人員傷透腦筋。

「用黃大仙三個字來做警署招牌實在有點不大妥

當，因為警署與黃大仙祠毫無關係！」心水清之士這樣提出高見，「除非警署內安奉黃大仙，讓名實相符吧！」

最後請示上級後，再由風水先生布署，決定派出代表來到嗇色園「請」黃大仙了，而黃大仙廟祝更鄭重鳴鐘敲鼓二十一響，送黃大仙「出」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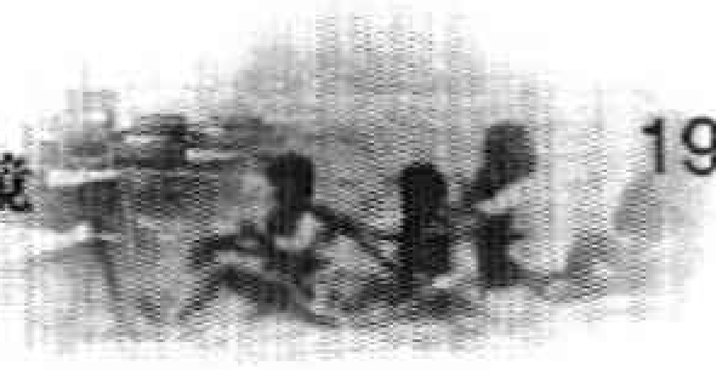
迎接黃大仙進入警署的大典，儀式非常隆重。當天早上，高級人員和文武裝的警員都來到黃大仙祠恭迎黃大仙神座，該神座是一幅油畫，高約四呎，闊約三呎。

「起駕！」

除了大批中西警員外，尚有警車沿路護送仙駕，而且一路燃點爆竹，吸引不少途人觀看熱鬧。

神座安奉於二樓，祭品有燒豬、雞、鵝各三隻及水果等，全體中西警官及警員都集合在神座前膜拜，有的行中式跪拜禮，有的行西式鞠躬禮，禮成後聚餐。

自此之後警署轄區內的治安果然變得安靜起來。



有求必應

「黃大仙，有求必應！」

除了黃大仙警署「請」來黃大仙坐鎮外，港人也興起拜黃大仙。

在香港人心目中黃大仙果真「有求必應」？那就見仁見智，視際遇而定也。有些人得到黃大仙所謂「乩示」中了冷馬、中了孖Q，亦有些人求籤得事業順利、姻緣美滿等，久而久之，黃大仙「有求必應」之恩澤就響滿香江了。

心水清者曾分析過黃大仙廟內的籤，認為它與其他廟宇不同，有八成的都是好籤，所以非常容易討好善男信女。

「黃大仙的籤何以這麼靈驗，是和百分比及中獎率有關，因為很多廟宇的籤，只分上籤、中籤、下籤三種，各佔三分一。」分析家指出，「但黃大仙的下籤只佔百分之十八，因此在比率上，抽到下籤的機會甚低！」

黃大仙的籤分五種，「上上」籤、「上吉」籤、

「中吉」籤、「中平」籤和「下下」籤。

其百分比如下：上上只有三條，上吉十條，上籤佔百分之十三；中吉三十二條，中平三十七條，中籤佔百分之六十九；下下十八條，佔百分之十八。

我們這些小市民求籤都是希望生活得順順利利，沒有意外和兇險，這樣就已經心滿意足，只要抽得佔比率最多的中籤，雖若有所失，但仍略感安慰，再加上解籤佬的生花妙舌，「死都講翻生，」心裏好過，「總之風平浪靜，來年會更好吧！」

遇到下下籤，解籤的又會教你避凶和行善之法，總之希望在人間也。

「賭神」車公

香港新春拜神聖地非車公廟莫屬。

七十年代香港人愛拜車公。

傳說，宋朝的車大元帥平定南蠻，威震廣東等地，除受宋帝褒獎外，也傳誦於民間。



到明朝末年，新界沙田多次發生瘟疫，農民稟請車公鎮壓時疫，得保平安，其後村民深感車公大德，因而立廟祀奉。

車公廟有兩大特色，其一廟前的銅製大小風車，進香人士來此必會轉動風車，據說這樣做可以轉運；其二廟內吊滿密密麻麻的大炷香，這種香是一圈一圈有如一個大餅，懸掛時，就像一個大彈簧拉開一樣，蔚為奇觀。

多年來，香港很多賭仔皆視車公為「賭神」，甚令人難解。

話說七十年代期間，騎師摩加利失去冠軍寶座，遭全港馬迷唾罵，有人向他提議：「不如去車公廟轉吓運喇！」

嘿，洋鬼子騎師竟然相信起來，到車公廟焚香禮拜。

拜過車公之後，他真的轉起運來，一洗頹風，重奪冠軍騎師的寶座。消息傳開，馬迷、雀迷（麻將）、六合彩迷都湧至沙田，參拜車公許願求財，希

望有所斬獲。

沒法子了，香港賭風甚盛，自此威震四方的車大元帥儼然成為賭神。特別是當沙田馬場啟用之後，此「賭神」座鎮於附近，更顯唯我獨尊也。

所以，一年裏竟有多達四次的車公誕（正月二日、三月二十七日、六月六日和八月十六日），除有四次觀音誕外，就只有車大元帥才這麼威水也！

屯門，全新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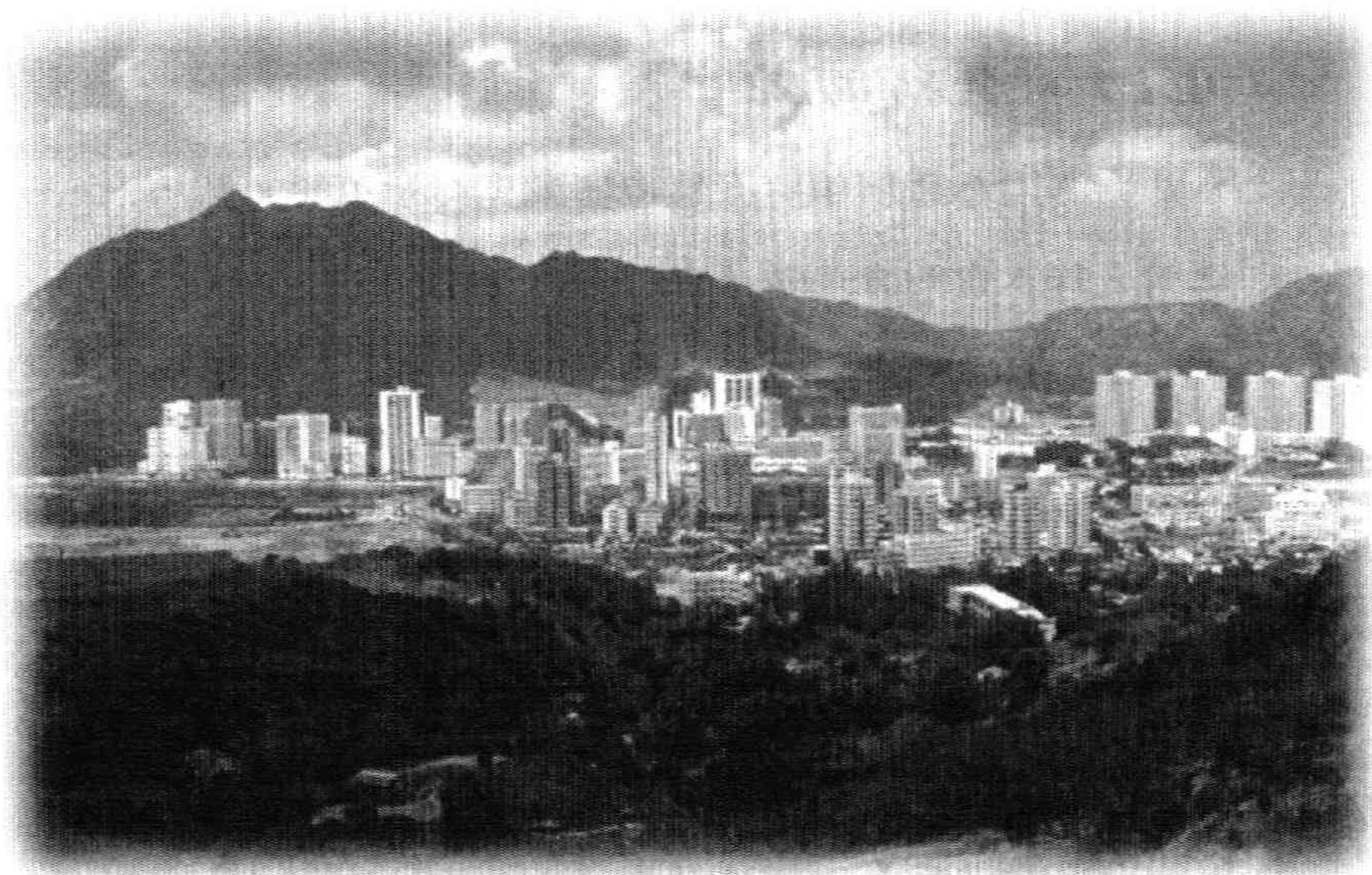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八年開始政府致力開發屯門新市鎮，在這之前，沒人會叫青山做「屯門」的。

屯門長久以來被人慣稱為青山，大概是因為那裏的名勝青山寺的盛名所致，而附近的地名都與青山有關，例如青山舊墟、青山新墟，海灣也叫青山灣，而且現時的屯門發展區，也多是從青山灣填海而成。其實，屯門是一個很古老的名稱，最早見於《新唐書》卷三十三下：「廣州東南行，二百里至屯門山。」甚



至韓愈的《贈別元十八協律》有云：「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濤沒。」

不過，屯門古名早已遭人遺忘，直至大約一九七八年政府決定在那裏開拓一個新衞星市鎮後，再加上當地鄉紳的推薦，官方才正式把青山的名稱易回屯門，所有官方機構和巴士路線都刪去青山的名稱，以前人們都說「去青山食齋」、「去青山游水」等，到七十年代末就慢慢把說「去青山」改叫「去屯門」



屯門新市鎮風貌

了。其實「屯門」這個古名的意思也相當簡單，遠至秦漢，該地區已設有屯田駐守的士兵及譯站（即現今稱的郵務）人員，目的是禦防海盜及傳遞消息，所以稱屯門，其海灣稱為「屯門灣」（青山灣），其山乃「屯門山」（青山）。事實上，古代航海的時候，前來中國經商的阿拉伯、南洋諸國商船，在駛入珠江直達前州之前，都必須經過屯門的。所以，七十年代政府把青山區改稱為屯門，並非創新而是復古吧了。

不過，在元明之際，香港海寇騷擾中國沿海，在屯門一帶禍害至烈，導致古屯門一帶的民生大受影響，再加上屯門灣地近珠江口，長年累月沙泥沉澱，水深大不如前，航海經濟作用大減，早在香港開埠前已地位頓失。

所以今之屯門，實往日之青山也。

一九七九年前後的青山，真的是判若兩地了。一九七九年以後當局在此區開山劈石，以二千三百噸炸藥把山炸平，興建最現代化之超級公路、天橋和迴旋處等建設，把該區完全現代化及城市化過來。

在容龍別墅還未改建之前，該區一帶曾屬青山舊墟，瀕臨海濱，全是魚欄和海鮮食肆，撲鼻而來的都是魚腥味，當拆掉全部舊屋後，旁邊的青山灣亦被填覆，變成陸地了，興建了高樓大廈、屋村和筆直的高速公路。以前的三聖墟，便成為公共屋村——三聖邨。

再過不遠的所謂「青山新墟」，也不再「新」了，大部分鄉村墟鎮式房屋已被剷平改建成現代化的屋村，舊祠堂和鄉事委員會都要退避三舍，它們要被遷拆和另覓地方興建新會所。而著名的「鹿苑」和露天電影院也都消失得無影無蹤。

過了新墟，本來沿路兩旁都是農地和木屋，但現在也被夷為平地。井頭村那密密麻麻的木屋也全部他遷。一帶的低窪水田，原本是種植蕹菜和西洋菜的，都被穿梭來往的運泥車填滿土了。青松仙觀門前的小食肆及販賣遊客紀念品的臨時木屋全都要清拆。幸青松仙觀能保留下來，畢竟這是香港的旅遊勝景之一。除了保留這一景點之外，青山可說已是面目全非。

跟著，劏泥機駛至大興邨附近的楊小坑村前，然後一直翻泥覆田下去，不停開拓更多發展用地。估計當時屯門新市鎮將容納五十萬人口，其發展速度竟比沙田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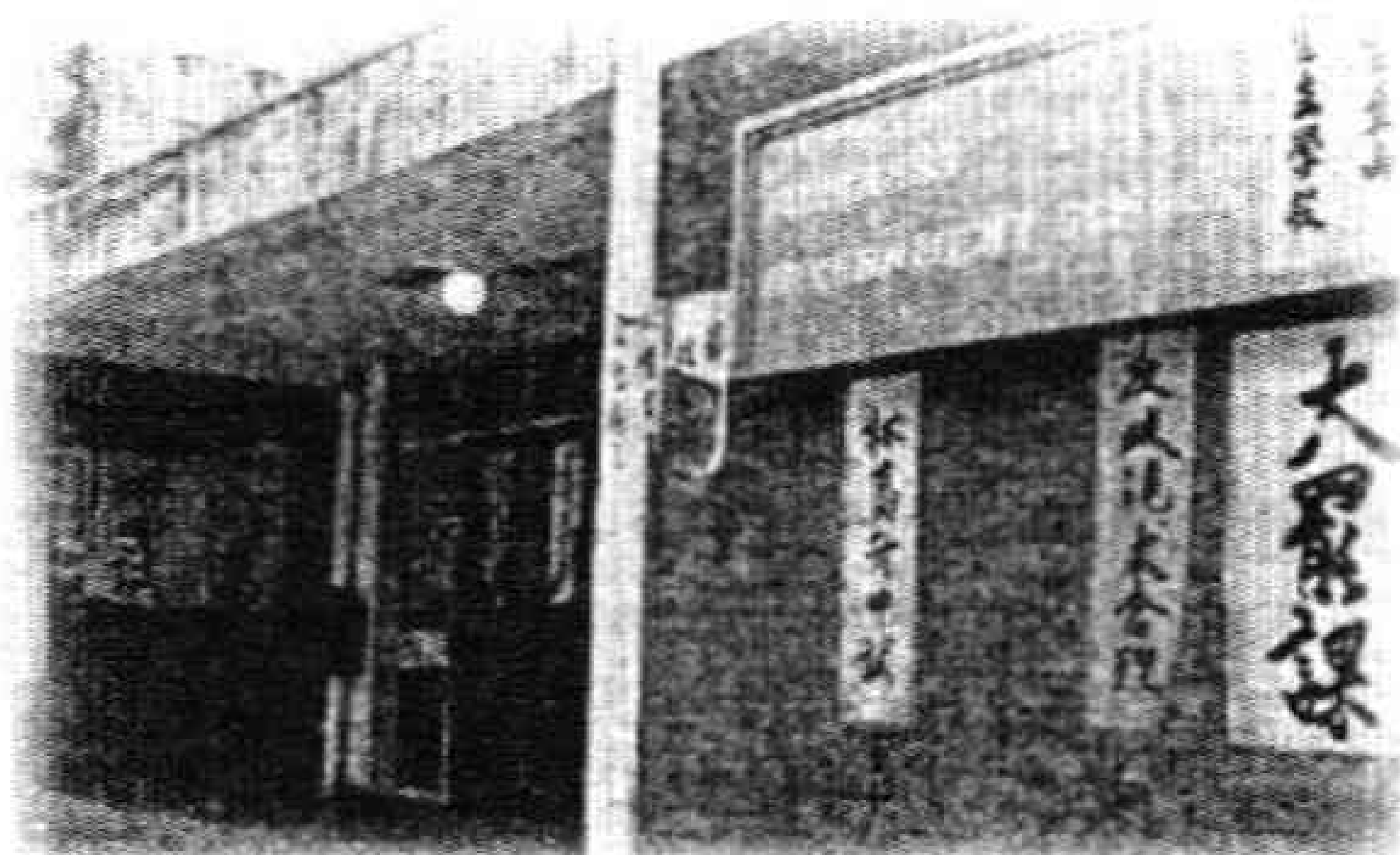
七三年教師大罷課

一向以來，教師屬「靜默的一群」，很少會組織大規模示威和上街遊行，上一次六千多名教師大遊行反對實行「基準試」已是九十年代末的事情了。

再上一次教師聯合起來爭取權益的請願活動是發生在一九七三年，那次曾掀起萬人到港督府參與請願運動，這種情況簡直是歷史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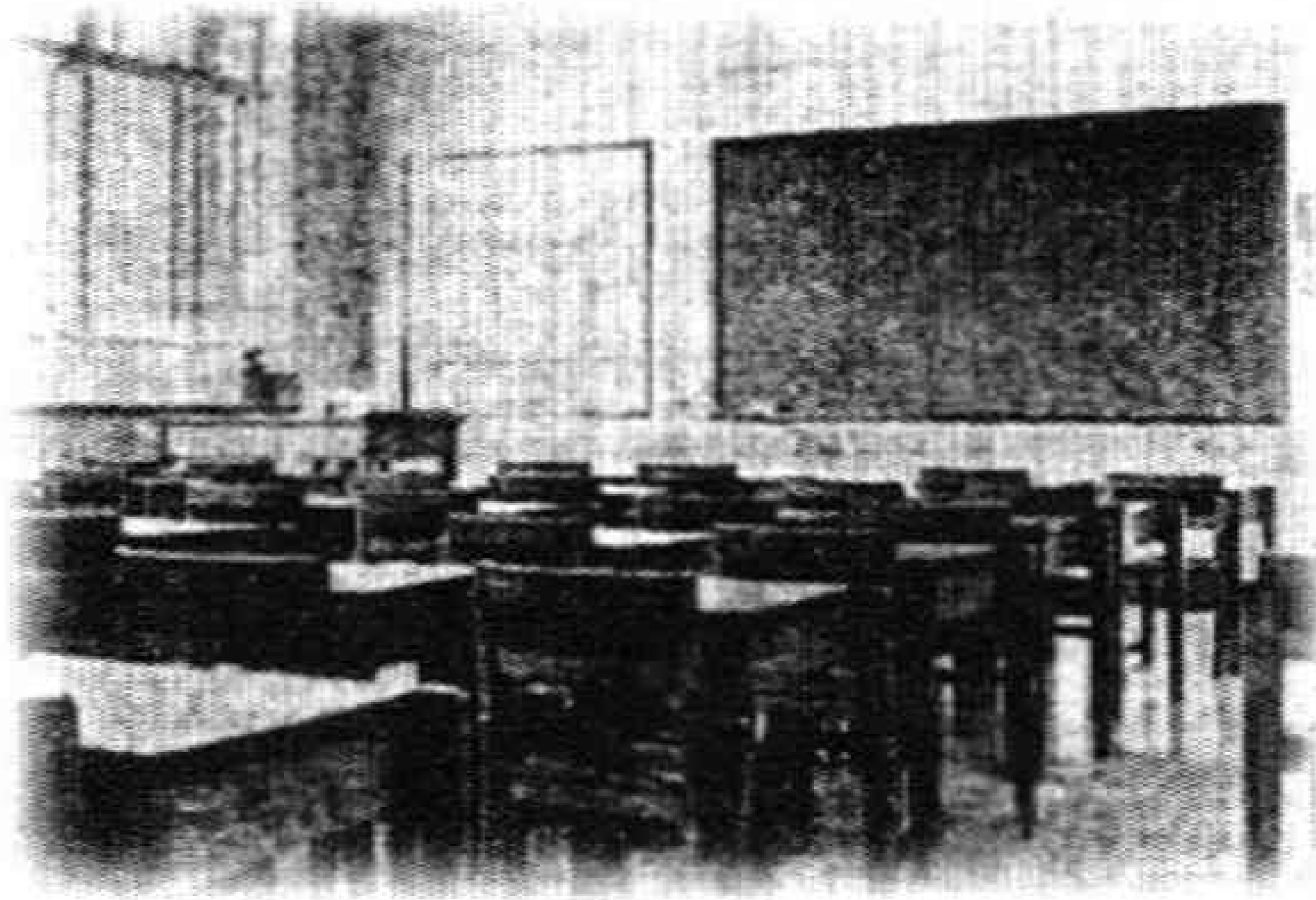
事源起於一九七一年三月港府宣布削減教師薪酬後，卻在四月對港府各級公務員作大幅度的加薪，這令到教師非常不滿，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歧視，經過兩年交涉無效，教師終於忍無可忍，決意採取升級行動。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三千多名教師在位於官塘的慕光中學舉行緊急大會，禮堂內人頭密布，氣氛激昂，大會由教育團體聯合秘書司徒華主持，出席者包括官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三間教育學院的學生代表、各大學的學生會代表、革新會、公民協會等，大會決定執行以下三項行動：



堡壘山官立學校門前張貼的罷課標語


皇仁中學掛起「本校教師全體罷課」的標語


官立小學內課室空無一人

一. 三月一日在全港官津補中小學張貼標語；

二. 三月四日聯合前往港督府請願；

三. 如果當局仍不答應要求，將舉行罷課。

到三月四日竟有一萬一千多名教師參與港督府大請願行動，他們先在美利道差餉物業估價署前集合，然後排成三列，每十五人一組前往港督府，其間秩序井然，但港府未作讓步。到四月四日遂實行全港大罷課，各校高掛橫額，大書：「維護教育尊嚴，爭取教師薪級。」「杯葛升中試，大罷課。」「罷課的成因及後果，應由政府全負責。」

學生雖然回到學校，但老師不會授課，這引起社會的緊切關注，結果政府低頭，在五月八日重新修訂教師薪制，教師們終於勝了漂亮的一仗。

全村黑麻麻

「全村黑麻麻，黑到鬼都怕！」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日，一次別開生面的請願行動展開，八十餘名居住在觀塘康寧道安置區的學童，帶著大本小本的功課簿，前往尖沙嘴中間道的房屋司署，在該署門前石階點起洋燭「排排坐」做功課。

請願行動還打起了一面橫額「觀塘康寧道安置區學童請求電力供應」。嘿，這就是舊時的所謂「安置區政策」了，安置大家有間木屋住，但卻沒有電力供應。

這康寧道的木屋安置區有三百多戶，居民共三千多人，一九七二年四月開始入住，一住就是三年半，當局仍未安排電力供應。居民在無電可用的情形下，被迫偷路旁街燈的電。但偷電總會被發現的，過不多久，就有人來把偷電的電線全部剪斷，但剪完再駁，駁完又剪……



約數百名學童，在房屋署門前做功課，
抗議沒有電力供應。

於是當局索性把街燈拆除，令該區頓成黑暗世界。居民唯有點起火水燈或洋燭，一盞不夠亮，點兩支、三支。最苦的就是那些學童，根本不夠充足的光線給他們做功課與溫習。

居民數度集體寫信到電燈公司請求供應電力，但對方的答覆：「一定要先得到房屋司署的許可！」

於是便有這次的請願行動，三名代表將三支點燃的蠟燭及請願信交給房屋司署代表，在交信之前，學童們齊聲叫著：「全村黑麻麻，黑到鬼都怕！」

當局後來答覆：「會耗資三十萬以供應電力，但需時半年！」

帶白鴿籠請願

「一於帶籠白鴿去抗議請願！」

沒錯，搞請願要有創意，君不見近年港人大搞民運時又在街頭演諷刺劇、默劇、舞劇等，搞到五花八門，令抗議請願之舉更有氣氛，更有意思！



其實這種「奇招」早在十多年前，香港市民已懂得運用了，例如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西洋菜街天台木屋的住客為求配住徙置大廈，集體操往輔政司署請願時，他們便帶同一籠白鴿去「參與」行動了。

「我們住天台木屋者，十足係關進白鴿籠之白鴿也！」居民代表說，「如今我們快要連白鴿籠都沒得住了！」

原來當年西洋菜街有部分唐樓遷拆，而居住在該處天台木屋的人快要瞓街了，政府只答應安排他們住臨時安置所（屬鐵皮屋），但這班天台住客認為不公平，力爭要搬進徙置大廈，便有是次之請願行動了。因為臨時安置所



天台木屋居民帶同一籠白鴿前往請願

內設備簡單又無間隔，影響家庭生活，而小童上學亦感困難等等。

當時報章給予標題：「請願新招層出不窮，一籠白鴿贈房屋司。」

但房屋司代表拒絕接收白鴿，雙方僵持，記者立刻把這拍入鏡頭（左圖），怪有趣的。

「咁逼點呀？」嘩，裏面有七隻之多，擠在籠子裏，會被告虐畜呀！

「不如就地放生喇！」結果真的放生，請願完畢。

「垃圾蟲」的誕生

七十年代誕生的「垃圾蟲」，曾被相信已經完滿地完成牠的社會功能，而市政局也在九十年代初舉行一個告別儀式，讓垃圾蟲功成身退。

平心而論，香港的市容已經比以前清潔得多，市政措施也很完善，當局再不應該用垃圾蟲作宣傳「清



潔香港運動」之用了。

不過，一九七二年正是香港最不清潔的時候，滿街垃圾污水，每逢炎夏，霍亂等傳染病橫行，港府遂展開戰後最大規模的全港清潔運動，就在這個時候「垃圾蟲」便奉命出動了。

「垃圾蟲」是怎樣塑造出來呢？

原來設計者是香港政府新聞處創作總主任許敬雅，當時他花了四個星期來構思，攪盡腦汁後，他得出一些頭緒：

「創造一個反面人物，嘲笑他的醜惡。」

「既然教育的對象主要是小孩，這反面人物最好是卡通化。」

「我選擇了動物為骨幹後，便開始將其人格化，為表達其壞蛋的形象，我為牠戴上賊眼罩，配上魔鬼尾巴，頭髮亂蓬蓬，讓人看上去，便知道是罪的代表，不屑效尤也。」

「我塑造的形象，不但不乞人憎，反而覺得可愛，我利用誇張的大鼻來增加形象的幽默感，讓人留

下深刻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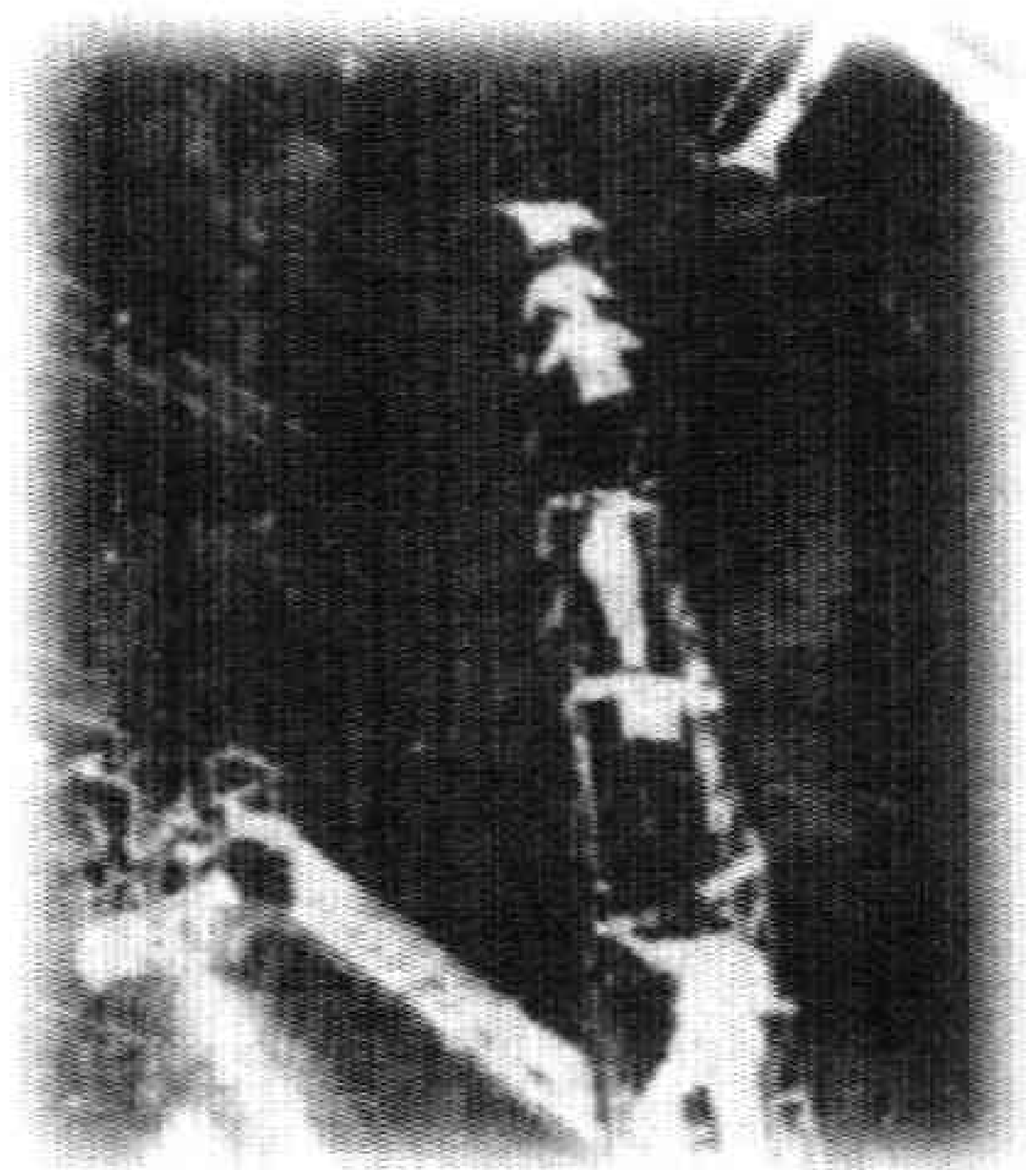
許敬雅就用了英文litter bug一字（意謂「亂拋垃圾的人」）直譯為「垃圾蟲」。

於是當局便安排印刷「垃圾蟲」海報，找人扮演「垃圾蟲」，拍攝「垃圾蟲」隨街走或在海灘進行清潔的宣傳短片，製造「垃圾蟲」玩具等，結果經過多年的努力，香港真的清潔起來了。

火燒「龍門客棧」

一九七七年，火燒「龍門客棧」。

嘩，龍門客棧？與胡金銓名作〈龍門客棧〉這部電影有無關係呀？也許勉強拉到點關係吧。



火燒「龍門客棧」，飲客自雲梯逃生。

所謂香港「龍門客棧」乃係七十年代灣仔軒尼詩道百樂門酒樓之花名，如今該酒樓已結業，連帶該大廈已拆卸，所以不妨講它的壞話。百樂門附近舞廳林立，而樓上又有好幾間會所在表演脫衣舞，乃江湖人

物出沒之地，簡直風虎雲龍……

而百樂門又是全港首創通宵營業之酒樓，半夜時經常高朋滿座，因江湖人物有需要在深夜找個地方聚腳，嘿，既然係江湖中人，當然身懷兵器，上酒樓之際，用張報紙包好，放在枱底或椅底，一遇勢色不對，就會亮出武器火拚，十足經典武俠片〈龍門客棧〉也。

一九七七年四月，這百樂門聯同國際、總統、文華、豪華四間酒樓，推出「通宵夜宴」，設深夜雀局，凌晨四時「消夜」，繼續搓麻將，到飲完早茶才意興闌珊也。

可惜，這「通宵夜宴」維持得不久，因為當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八時許，酒樓二樓之廚房神秘起火，而其時剛好擺酒，筵開百席，一聞「火燭」，飲客紛紛走避，拼命逃難，而火舌瞬即燃著各層樓面的地氈，頓成火海一片……

「救命呀！」

上面的會所亦被困火海，導致幾百人無法逃生，

幸好消防車及時趕到，架起雲梯把眾人救出，只做成一死無數人傷也。

馬伕大罷工

「馬伕罷工，冇馬跑呀！」

香港賭仔的噩夢，最怕馬不能照跑也。

沒錯，香港賽馬史上出現「轟轟烈烈」的一章，馬伕罷工，導致賽事取消，影響全港馬迷大吊癮。



馬伕施著馬兒「行街」

一九七八年一月，馬會在支薪給沙田新馬場的馬伕時，扣除薪金百分之十五充作租金和電費，馬伕便向馬會華人職工會投訴，由該會理事長林海山等代表三

人和外籍的馬會人事部經理史愛蓮商討薪金之事。

在會談時，史愛蓮表示林海山曾向報界發表有關馬會的秘密，並揚言若林不聽從其說話，她會開除林。其他馬會工友獲悉此事後感到非常激憤，要求史愛蓮撤消開除林海山之警告，並公開向林道歉，而史不答允。

「豈有此理，罷工抗議！」

於是，馬伕集體大罷工。

馬匹就可憐了，因為沒有馬伕拉馬出馬房踱步，這些馬匹因缺乏運動便患上腳腫病，不能出賽。

情況僵持了八天。

「嘩，有馬跑點得㗎！」

惟有由馬主出面斡旋，經三方面會談後，結果史愛蓮「自動辭職」，其辭職信全文亦在報章上刊登，而馬伕大獲全勝，此乃本港勞資糾紛史上僅見的。

這工潮雖僅歷八日，卻導致馬會被迫取消五日賽事，損失之鉅簡直難以預計也。

據說，這位「偉大」的史愛蓮在離職時還獲得補

償四十餘萬元呢。

政府女秘書學扮靚

「政府女秘書上課學習扮靚及儀態美！」

一九七一年，香港政府的初級女秘書都奉令接受一項化妝及儀態訓練。時人嘩然：「政府訓練花瓶呀！」

在過往，政府內本來就有一個訓練女秘書的中心，但科目中並無化妝及儀態學。直至七十年代，課程便有所變動，中心特別聘請美容專家教授秘書們扮靚。

美容專家指出：「女秘書在公司中是一個重要的位置，需要很有彈性的工作能力，她要做職務上的工夫及注重外表妝容，正因如此，除了她的學問、速記技術等等外，儀表也是十分重要了。女秘書是一個經常代表該部門或政府的人物，是以必須端莊大方，故此不能不裝扮，可又不能過分裝扮。如何能夠恰如其

分，這便是專家要指導的了！」

專家說得頗有道理，而且女孩子都愛美，只要看看附圖就知道這些課程是如何受她們歡迎，還有秘書小姐出來示範甚麼的，一片歡樂。



別開生面的政府女秘書扮靚講座

「哈，哈，扮靚啲，說不定波士都追求我！」示範儀態之秘書小姐正好道出各人的心聲。

專家又教大家穿衣學問：「與其花一筆錢去做很多套五顏六色，但卻不夠大體的時裝，那麼不如集中火力去做三五套用大方料子做成的貴價套裝，無論中西式都好。因為作為一個女秘書，分分鐘都要準備見人，不能因為今日你突然穿了一件飛女裝，而不去接見在公事上要見你的市民或會晤其他部門的高級人員……」

香港小姐雙包案

選美會，西方傳入香港之玩意也。

香港選美，最老資格者當然首推「香港小姐競選」了。而且，選舉香港小姐亦非無線電視首創，因為早已有之。

遠在一九四六年已有機構開始舉辦「香港小姐競選」，每次選出之港姐派往外地參賽時，都未能艷壓群芳，只有一九五二年的但茱迪能入圍決賽，得到第四名，可算非常威水。



周啟邦夫人為「香港小姐」狄波拉•李加冕後留影

後來，很多機構都陸續舉辦香港小姐競選，不過每年只選出一名小姐代表香港參加國際賽事，但偏偏一九七三年鬧出香港小姐雙包案來了。

首先是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東方之珠選美會」主辦的「香港小姐競選」，在希爾頓酒店舉行，比賽項目包括本國服裝、泳裝、晚禮服表現及與司儀對答問題。結果狄波拉艷壓群芳，獲得「香港小

姐」之殊榮，其時報章報道：「狄波拉華籍，姓李年華雙十，高五呎四吋，三圍三十五、二十三、三十六，由周啟邦夫人主持加冕。」

這個狄波拉後來就成為影視紅星了。

不過，同年六月，無線電視宣布競選香港小姐，時人對此雙包案之評語：「在同一年間出現兩名港姐，難怪會不明來龍去脈者，一頭霧水，頻呼有冇攪錯……」

總之，無線在六月二十四日選出「第一屆」港姐孫泳恩之後，就年年舉辦，直到如今，讓很多的香港女孩子做著不完的「灰姑娘」之夢呢。

空中集團結婚

集團結婚，西方人之玩意。幾十對新郎新娘約定時間、地點、儀式，甚至慶祝活動，一起舉行婚禮，場面熱鬧，別有風味。

不過，中國人視婚姻大事為個人及家族之榮辱，

「怎可以搞到亂晒籠！」

話雖如此，香港之開明男女亦曾舉行過三幾次的集團結婚，而最早一次要推到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十一對新人集體舉行婚禮。地點是在中環必列者士年會禮堂，由當年的青年會會長歐偉國任主席，臣爵士任證婚人，當然成為一時之美談也。

今次，是一班空中的新郎新娘們抵達香港，接受記者們訪問拍照，製造新聞。

時間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下午三時三十分，一架德航七四七客機如龐然大物般降落啟德機場，載來二十對剛剛結婚的日本新人。德航此次為慶祝七四七開航遠東至歐洲線，與日本「東京放送電台」合辦廉價集團蜜月旅行，選出二十對新人，每對僅收二十萬日圓（約二百二十英磅），就可以飛到德國渡蜜月了。

婚禮是在飛到九州上空時開始，二十對新人在音樂中沿機廂走廊步至禮台，由日本高僧主持，機長任證婚人。



空中飲宴完畢之際，飛機已抵香港。

德航招待記者睇新娘，今次係不惜工本，竟然租用直升機將記者接運到來。

好了，機艙開門，二十對盛裝新人步下機場，嘩，鎂光燈閃個不停，搶盡風頭也。

「九龍皇帝」曾灶財

「風風雨雨，九龍皇帝。」

自稱「九龍皇」（或「九龍皇帝」）的姓曾老伯曾灶財，多年來愛在天橋底或街頭巷尾的牆壁及燈箱上大書什麼「國泰民安」、「中國皇帝」、「九龍太上皇」等，密密麻麻的，塗鴉處處，後來竟被香港著名設計師看中，認為此乃塗鴉文化的奇葩，把它放在時裝設計上，果然化腐朽為神奇，使到曾老伯要向他追討版權費，成一時之佳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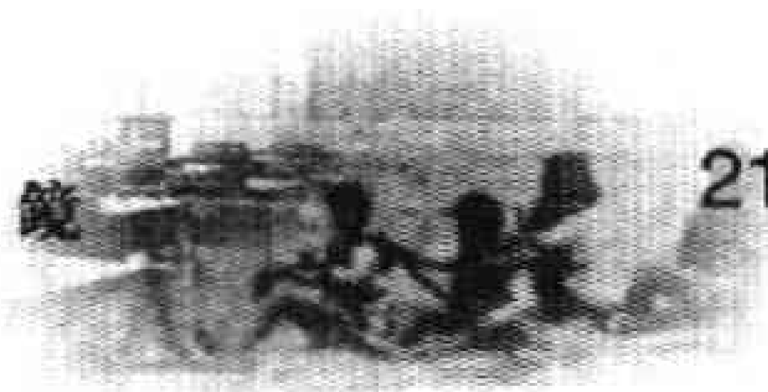
究竟此九龍皇帝縱橫九龍有多久？

原來早至一九七零年他老人家已經開始活躍街頭

大書特書了，多年來努力不懈，一直塗鴉至九七，真厲害。有報紙報道為證，初見於一九七零年七月十二日的《明報晚報》:「馬路旁的當眼處，都給他塗污了，市局人員一度在他寫上字之後，用粉將他的告示塗白，可是不到兩天，他又在那塗白的地方，寫上他的告示。由於他是晝伏夜出，警方人員也拿他沒辦法。」當時記者一直追蹤到他的「清后山皇宮」。

當時這位國王正霸佔了新界大埔道華爾登酒店對面的一個小山坡，稱之為「清后山」，在上面建搭了小木屋，這就是皇帝「殿」，至於「寢宮」，則在「殿」對下的一個小山洞，裏面雖然黑暗，但冬暖夏涼。而「殿」外的山坡上，豎著幾支竹竿，縛著幾支布旗，迎風招展。另外在旗下立著兩個「告示」用的木牌，文字塗鴉，深不可解，不過亦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證明皇上最關心的還是子民呢。

寢宮附近更有小山溪一條，流水潺潺，終年不絕，鳥語花香，間中亦有猴子出現，相信這就是清后山的御前侍衛了，而九龍皇僅穿牛頭牌「孖煙囪」，



搖扇而臥，倒也似是花果山水簾洞內的美猴王一樣的逍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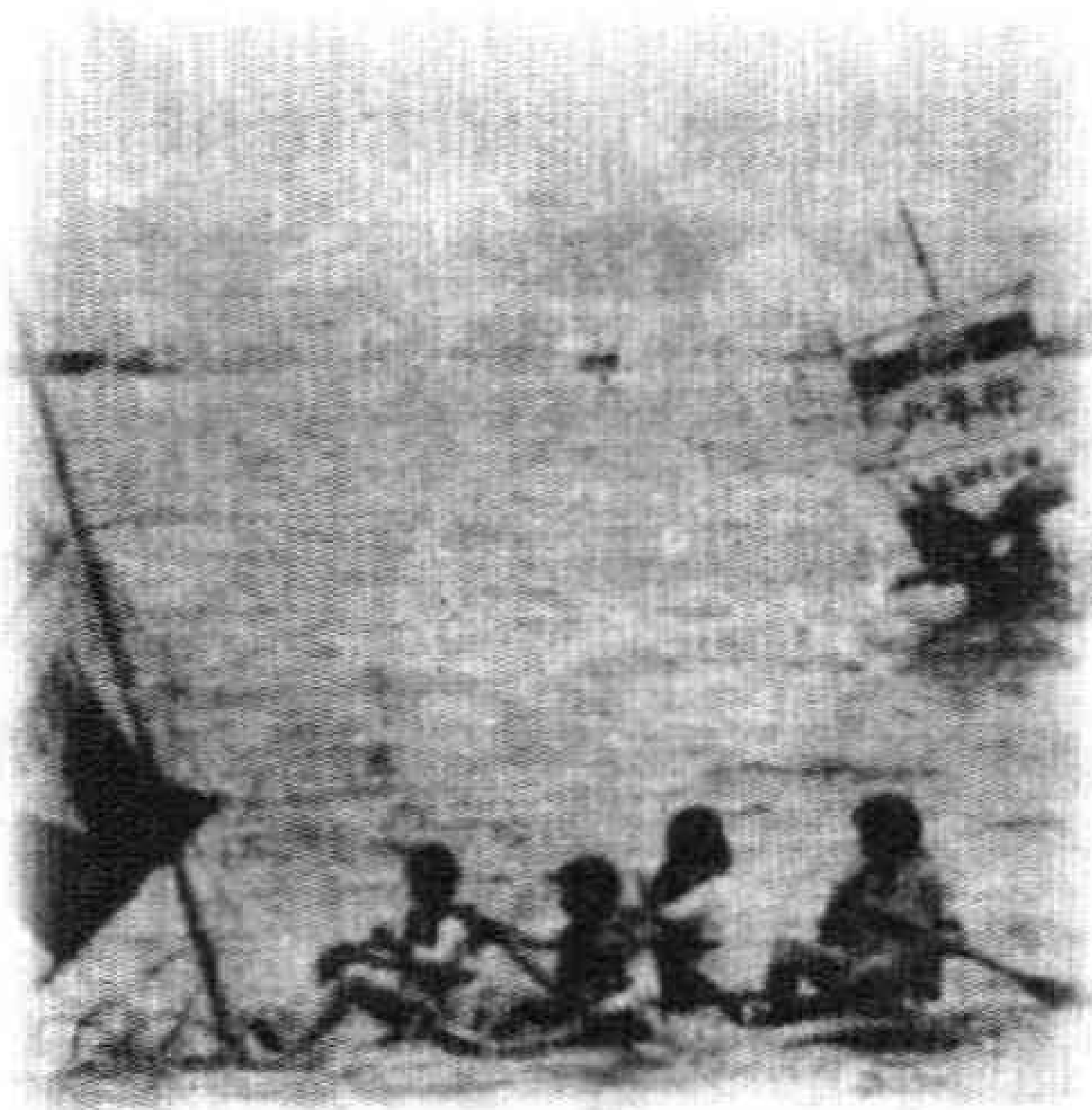
當記者說要訪問他時，他卻表示「無可奉告」，「九龍是屬於我阿爺的阿爺的阿爺，所以無須懷疑我的九龍皇位！」

小冒險家竹筏渡海

「嘩，划竹筏橫渡維多利亞海港呀！」

此乃香港的壯舉，要知道維多利亞港港務繁忙，小輪大輪穿梭其中，怎可容許用竹紮成之竹筏在海上飄浮呀？所以，此乃史無前例的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七七年五月。

當年此壯舉是由四名小冒險家發起的，他們是成萬麟，十二歲；黃偉明，十三歲；張如立，十四歲及鍾鏡榮，十四歲。



兩隻竹筏正在橫渡維多利亞海港，竹筏上的小冒險家努力地划槳。

他們都是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少年行〉之觀眾，雖年紀輕輕，但雄心萬丈，立志要用竹筏過海。在香港電台及香港青年協會聯合安排下，他們就用竹做了兩隻竹筏，揚起了帆，於中午十二時在尖沙嘴公眾碼頭出發。

「嘩，由四個小朋友駕兩隻竹筏，太冒險了！」

〈少年行〉的節目主持人葛劍青和余應雄都要親自出馬，而青年協會也派出兩個舵手，即是說，每隻竹筏的組合：二大二小。看來，這會比較安全一點吧。

港九兩個碼頭，一早就吸引了大批市民到場參觀。

竹筏下水後，八人努力划槳前進，並揚起彩色風帆，利用風力航行，當局出動六艘船隻，包括水警輪、滅火船及海事處船隻護航，其中之巨型滅火船葛量洪號更噴水領航，蔚為奇觀也。

當他們划了十五分鐘左右，由於風高浪急，竹筏被強風吹至倒後行，加上小朋友氣力有限，驚險鏡頭



頻生，唯有接受護航船隻拖行，全程四十五分鐘，登岸時人人筋疲力盡，衣履盡濕，但仍面露勝利笑容也。

青松一靈牛

曾經有一隻「靈牛」，在屠夫面前落淚，使屠者心軟，不忍下手，消息傳開，轟動全城，市民嘖嘖稱奇。

一九七三年，香港從印尼輸入的一群牛中，有一頭曾兩次被送到大埔屠房屠宰，但牠兩次都對著屠夫流下眼淚，甚至下跪，好像在向人求饒般。屠夫見到，心有不忍，唯有放下屠刀，該牛便逃過劫數。說來也奇怪，這牛天生雙角下垂，而且軟如肉塊，令牛繩無法掛上，失去作耕牛的條件，故其自幼便無須工作，待養大了便供宰殺食用。牛主鄧葵知道後大受感動，便找地方把該頭牛安頓，讓牠好好地活下去，頤養天年。

「不如把牠送去屯門道教青松觀吧！」有人提議。

根據道教經籍，其始祖呂純陽（呂洞賓）是得牛的幫助，騎牛到西域傳經，宣揚道教教義，所以牛與道教有著極深厚之淵源。所以青松觀的主持人都很樂意地把牛飼養在觀內，市民得聞「靈牛」傳說，便紛紛專程到來探望牠。慕名者知道牠愛吃蘋果，便紛紛送來蘋果，令牠歡天喜地，可以大塊朵頤。一九八六年是牛年，新春時節，道觀更為靈牛簪花掛紅，祈求香港有好運。

靈牛由專人照顧，牠也相當饞嘴，早餐吃草，午間是一大盆白飯，蘋果和沙梨更是不缺，故此體格結實，老當益壯。不過，在往後的牛年，市面也不見傳有牠的消息了。



淺水灣的望海觀音像

今時今日，淺水灣依然是「燒烤勝地」，年輕人聯群結隊地一早出動，游水，拍照，玩個痛快，待太陽下山，便漫步海灘也。

沒錯，淺水灣有頗多吸引人的地方，例如古色古香的淺水灣酒店（舊的已拆掉，建立一仿古），沿海灘走到一個角落，那裏矗立著全香港最巨型的天后娘娘像和望海觀音像，還有亭台樓閣、蝦兵蟹將，彩色繽紛。只要陽光充足，綠水藍天，人站在那裏拍照，構圖色彩十分豐富呢。

「天后娘娘是海神，她望海當然合情合理，何解觀音也要望海？」我曾經在此拍照時產生一個疑問。

後來翻查資料，才發現一點「真相」。原來在七十年代，一班善男信女在淺水灣籌備建造一座巨型的天后娘娘塑像，但發現只有一座巨像，令環境顯得落寞又單調，於是有人提議：「不如多塑造一尊同類形的海神，這才夠氣氛！」

「就做一個觀音像吧！」一個熱心人說。

但觀音不是海神。

「觀音原叫『南海觀世音菩薩』的，應該是海神之一，我出錢出力支持在此建造望海觀音！」這熱心人說。

你道這「熱心人」是誰？就是大毒梟「跛豪」，他九十年代中葉因末期癌症而提早出獄，未幾病逝。據江湖傳說，「跛豪」走粉皆依賴水路，風險特多，做個神像旨在保祐風平浪靜。

唉，菩薩又怎會助人犯罪，望海觀音建在淺水灣三年後，大毒梟「跛豪」便告落網。

古老電話亭

古老又沉重的綠色電話亭，已經完全自香港地面消失了。

記得八十年代初期，這種電話亭還碩果僅存好幾個，在中環街市、修頓球場、皇仁書院、聖保祿醫院等地方，當時以為官老爺會手下留情，列為保護之文



物，結果一個都不留，簡直心狠手辣！


在香港已經消失的古老電話亭

港九街頭有公用電話亭之設，應該始於五十年代中期。這個時候，香港人家中大多數沒有電話，一來價錢不菲，二來電話線不足，經常出現搭錯線的情況。

你一定會問：「未有電話亭之前，如何打電話？」

唉，那就辛苦了，你要落樓跑到附近街道，找間相熟的士多，借電話一用。其時之士多店老闆非常刻薄，他會把電話藏起來，你唯有幫襯他買支汽水，然後好聲好氣地問：「唔該，借個電話打吖！」

當有電話亭之設後，人們可就吐氣揚眉了，不用看那士多老闆的刻薄面孔做人。而士多的生意無形中受了影響，老闆立刻拿出電話放在櫃面，擺出個「任打唔嬲」之笑面來。

唉，一個電話亭，讓你看盡人間。

未幾，電話亭又給飛仔飛女們霸佔了，因為借士多店打電話，三分鐘就要收線，但在電話亭內入三個毫子，大可以「煲電話粥」，一小時可也。

不過，人們愈來愈兇殘地對待電話亭，有人在此小便，當係公廁，也有人拿電話機和電話簿來洩憤，實行五馬分屍。還好，那時的電話亭勝在夠堅硬呢！

植樹救港

「如果不多種樹，香港將成為沙漠！」

香港在開埠初，整個島都是樹，為了發展市區，那些樹木都遭了殃，斬呀斬呀的，斬到光脫脫，斬完香港的樹，輪到九龍，輪到新界，斬斬斬斬……

這種毫無「城市計畫」的發展方式，導致香港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到處都是石屎森林，始知「綠化」城市乃當前急務，於是推行植樹計畫，而且規模相當大。

一九七六年，在香港各街道旁植樹，目標是九千

五百九十八株樹，七萬八千株賞花灌木，結果打破了目標，竟種了一萬三千七百五十六株樹及八萬零一百四十九株賞花灌木。


市政局人員正將一株因地區發展而需要拔起的樹木運上貨車，移植到其他地方去。

這麼多樹木，從何而來？

「過去幾年，是種植代理商供應的，」市政局發言人指出，「不過，現在我們自設的苗圃，生產量已達到要求，可以自給自足了。」

沒錯，如果只靠種植代理商的話，樹木多來自台灣、中國內地或其他國家，入口樹好可能會帶有細菌及染污的泥土，所以自設苗圃，可控制環境不會受到侵害也。

當時市政局還有一項任務，就是拯救樹木免受毀滅，它的責任是在興建新路和其他建築工程進行的地

區中，在可能範圍內移植所有樹木到其他地方去。嘩，工程亦不算少的，把整株大樹連根拔起，用大貨車運去另一區域，移植到該處，極花人力才可完成。

正所謂「十年樹木」，時至今日，香港的市區已見到頗多樹木了，這城市不再像以前的光脫脫灰色一片！

BBQ與BB機

香港人愛燒烤，也有一段時間愛攜帶傳呼機，此兩種潮流皆源出自七十年代初期也。

「燒烤」，英文barbecue，古板界戲言「爸爸橋」，洋書仔愛稱BBQ，對當時的港人來說這算是飲食之新觀念了。其時，當英國有大人物抵港，港督通常會招待他們到粉嶺別墅共進烤肉午餐。一九六六和六七年發生兩次暴動之後，政府漸多關注青少年問題，積極組織康樂活動。一九七一年在港九新界三地的交通方便之海灘，設燒烤爐共三十六處之多，漸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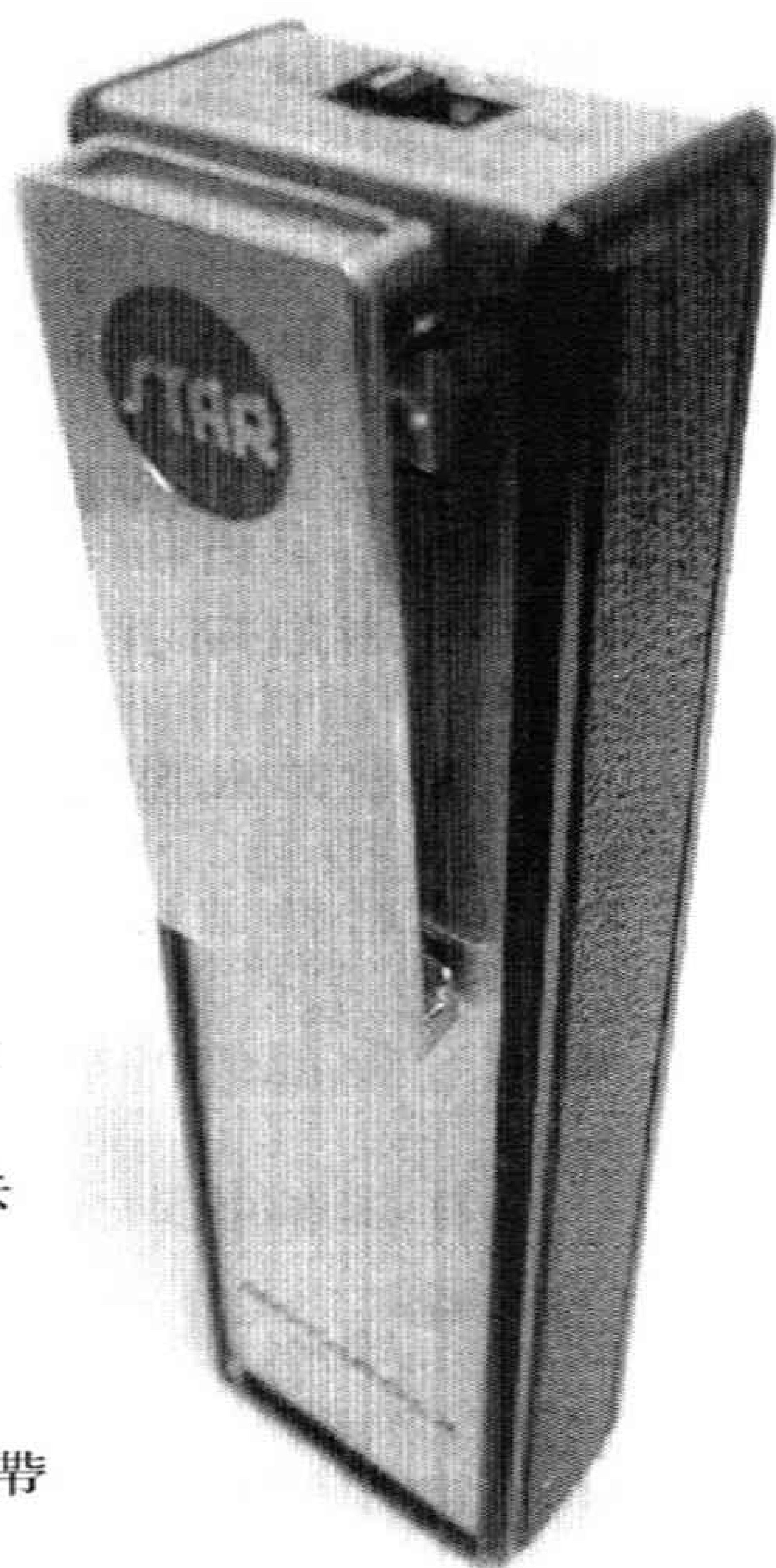
地燒烤就成為泳客之主要飲食活動。一九七二年六月，政府撥款三千三百萬港元發展郊野公園，燒烤便開始流行起來。

當時，香港只有數間超級市場，燒烤肉類竟然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惠康超級市場是最早推出烤肉包裝的，每份四元八角，有十四安士至一磅重的肉類，材料包括牛扒一件、豬扒兩件、雞翼兩隻、牛肝一件、香腸兩條，全都經汁料調味，真的方便抵食。如今，每逢假日，香港海灘與郊野公園，燒烤者人頭湧湧，全賴政府之「苦心」鋪排。

至於「傳呼機」，英文pager或beeper，俗稱call機或BB機，在一九七零年引進香港，八月二十七日「共和廣播系統有限公司」（Re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Ltd.）副總裁大衛•康尼萊斯（David Cornelius）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香港政府當局已初步批准推出這項嶄新的無線電傳呼系統！」他表示雖然「傳呼機」服務將於一九七一年推出，但因無線電發射系統設備還未完善，只有港島北部、中

區、南部的若干地區及九龍全區接收得到，新界及離島仍然未能投入服務。

這種第一代的call機，體積非常大，重半磅（未包括兩枚電芯的重量），每十小時便要換電池一次，掛在腰間有如一本小型字典般大，當傳呼聲音響起，所發出之BB聲極為雄壯刺耳，非常誇張。其時，當人群中響起BB聲，便人人皺眉，認為它吵耳，惟獨「有機之人」卻甚感自豪，挺胸大步，排眾四望，找電話覆機去了。



最古老的call機樣子

這種笨重的老爺傳呼機，攜帶非常不便，已於一九七七年被淘汰，轉往澳門推銷，但時至今日，澳門亦不復有這種傳呼機了。

黑夜飛車

黑夜飛車飛足三十年。

香港的亡命飛車活動早在一九七零年已經出現。其時香港社會開始富裕，市民都十分嚮往擁有汽車，這大概是受荷李活電影的影響，好勇鬥狠者貪圖刺激，便展開黑夜飛車來。

黑夜飛車的最高潮通常是在周末的午夜時分，路線主要由龍翔道殺入西貢清水灣道，過程驚險刺激，令到居住該區附近的高尚住宅區居民十分不滿，尤其是當那些跑車經過這些住宅時，洋居民便會伸出窗外喝罵，但他們的罵聲只會被死氣喉的噪音淹沒了。

在頻頻收到投訴下，警方遂在夜間的龍翔道設立路障，嚴陣以待，截查可疑車輛。但飛車黨卻詭計多端，當他們遠遠看到路障時，便會減慢速度，待警方檢查車輛之後，又再飛過，所以飛車活動難以禁絕，這全因為沒有一輛車會標明自己是參加飛車的。有一些亡命之徒更向警方作出挑戰，他們亮起高燈，橫衝直撞，把截車的警員照得眼花撩亂，飛越路障後，就

把所有車燈全部關閉，警員被照得眼花花，一陣風過後，只見黑影一閃即逝，根本沒法看清楚車牌。



政府宣傳：安全駕駛

警方也曾經直搗黃龍，派出巡邏車四處巡視，監視跑車的聚集情況，某次便發現十多輛跑車準備出發，警察立刻上前冚檔，豈料十多輛車突然脫圍而出，一名沙展走避不及，更被其中一輛車撞到飛起，彈出幾呎之外。

在警方額外關注飛車情況，大施壓力的時候，龍翔道的黑夜飛車也曾經停息下來，但禁而不絕，飛車黨只是轉移陣地，改由尖沙咀飛向荃灣罷了。

香港最嚴寒的冬天

「大帽山氣溫昨晨下降至零下四度，打鼓嶺氣溫為三點四度，飛鵝嶺零下三度。大帽山山頭出現結冰現象，飛鵝嶺及打鼓嶺則均有霜凍。」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早上香港的報章紛紛將這個非常凍冰冰的消息，傳到凍冰冰的香港市民心中，電視台的新聞記者也跑去大帽山拍攝凍冰冰的雪景。

「唉，九十一年來未見過之奇寒！」

大帽山冰霜蓋地，白皚皚的，蔚為奇景，在山腰中仰視山頂，頗有點北國風光的景象。冒寒上山賞奇景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乘車而至者，亦有步行近一小時才到達山頂的。雖然太陽出來了，但山上的冰仍未溶解，樹木也結了冰，真的蔚為奇觀。

這天的天氣相當惡劣，寒風中夾著冷雨，令人雪雪呼凍，一些團體的活動也紛紛宣布取消，南華會舉辦的全港學界田徑比賽亦宣布改期。社團活動因天氣嚴寒而被迫取消的，真的是香港開埠以來的首次也。

唉，天氣這麼凍，那些露宿者，那些窮苦老人，無論如何咬緊牙關，仍無法支持下去：「我要死了！」



大帽山頭男女觀看雪景，樹木都結了冰

幾天之間竟然凍死了十二個人，單在十二月十六日的一個寒夜，便活活凍死了五個人，年紀由四十到六十歲不等，這也算是人間慘劇，而且史無前例呢！

這一年確是香港最嚴寒的冬天也。

睇報紙天堂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報紙雜誌之數量卻多得驚人。當時報紙的售價只是每份一毫，曾被認為是全世界最抵睇的。



原來早在一九七零年聯合國編製的資料統計中，香港人的閱報量驕人，當時聯合國資料指出：「報紙銷量以瑞典第一，每一千人看報五百一十八份。香港其次，每千人看報四百九十三份。日本又次，每千人看四百九十二份。英國第四，是四百八十八份。盧森堡四百七十七份。德國四百四十五份。西班牙四百三十五份。法國二百五十一份。」

有點難以置信吧，早在七十年代初，香港已是「睇報紙天堂」，相當厲害。據教育界人士稱，香港所以這麼多人看報紙，是「因香港居民是東南亞生活最好，及教育程度最高的一個地方，居民有了一定教育程度，自然對讀報有興趣，何況他們經濟上有足夠之能力，加上香港報紙便宜，許多人每天讀數份報紙乃為常事。」（一九七零年七月十五日《新生晚報》）。

每份報紙售價一毫是全世界最便宜的了，如果晚上購報，更可一毫購得兩份甚至三份（時人稱「拍拖報」），簡直「抵到爛」，也應列為世界紀錄也。

本書參考資料

1.報紙、刊物部分

A.

《工商日報》1970-1980

《文滙報》1970-1980

《明報晚報》1970-1975

《星島日報》1970-1980

《星島晚報》1970-1980

《真報》1970-1974

《新生晚報》1970-1974

《華僑日報》1970-1980

B.

《選擇》1976-1980(香港:消費者委員會,1976-80)

《香港廉政內幕》(香港:聯合出版公司,1977)

《大毒案》(香港:宇宙出版社,1977)

《鑪峰下》(香港:中西區節特刊印刷小組,1983)

《金禧事件——從創校到封校》(香港:教與學雜誌社,1978)

2.中文書籍部分

華僑日報（編）：《香港年鑑》1970-1980（香港：香港華僑日報，1970-80）

大公報（編）：《香港經濟年鑑》1970-1975（香港：香港大公報，1970-75）

大公報（編）：《生活手冊》（香港：香港大公報，1978）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編）：《香港6000年》（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8）

陳昕、郭志坤（編）:《香港全紀錄》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魯言（編）:《香港掌故》第五集、第十一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2）

吳昊（編）:《香港服裝史》（香港：1992《香港服裝史》主辦機構籌備委員會，1992）

樊桂英、牛汝君（編）:《香港地名詞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

呂大樂、大橋健一（編）:《城市接觸——香港街頭文化觀察》（香港：商務印書館，1989）

火麒麟：《香港夜生活》第1-3集（香港：歐亞文化事業公司，年份不詳）

劉潤和：《新界簡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9）

章盛：《香港黑社會活動真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79）

章盛：《港澳大罪案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0）

黃品卓：《香港毒品秘聞》（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75）

捕房後生：《香港名探奇行錄》（香港：百靈出版社，年份不詳）

唐麟：《香江百態》（香港：平正出版社，1970）

張振東、麥春武（編）：《香港廣播電視發展史》（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馮邦彥：《香港地產業百年》（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1）

廉政公署：《停不了的使命——廉政二十五年》（香港：廉政公署，2000年）

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3）

C.英文書籍部分

FRENA BLOOMFIELD, *HONG KONG'S STREET NAMES AND*

THEIR ORIGINS (HK: URBAN COUNCIL, 1984)

ARTHUR HACKER, *HONG KONG IN POSTERS: A HISTORY OF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HK:GOVT INFORMATION SERVICE, 1989)

ARTHUR HACKER, *WANCHAI*, (HK:HK ODYSSEY PUBLICATION, 1997)

JACQUELINE HERALD, *FASHIONS OF A DECADE, 1970'S* (LONDON: B.T. BATSFORD LTD, 1992)

MARTIN HULIMANA, *HONG KONG* (SINGAPORE: DONALD MOORE GALLERY, 1972)

LEUNG CHI-KEUNG, J.W. CUSHMAN, WANG GUNGWA (edited), *HONG KONG DILEMMAS OF GROWTH*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0)

N.J. MINERS, *THE GOVERNMENT OF POLITICS OF HONG KONG* (H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MALCOLM PURVIS, JOHN WARNER, *TALL STOREYS* (HK: PALMER AND TURNER LTD, 1985)

JOYCE SAVIDGE, *THIS IS HONG KONG: TEMPLES* (HK: A HONG KONG GOVT PUBLICATION, 1977)

JOSEPHINE SMA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REET HAWKERS IN HONG KONG* (HK: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HARRIET WORSLEY, *DECADES OF FASHION* (LONDON: THE HULTON GETTY PICTURE COLLECTION LTD, 2000)

作者簡介



吳昊，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教授。這位超現代都市的Multimedia Man，對香港文化認識十分深厚，也有志讓各讀者多點認識香港的文化。今次他充當香港社會生活的記錄者——記述香港七十年代的社會生活面貌。

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魯恒（Marshall McLuhan）曾經指出：「每當科技與媒介向前發展得太迅速，人的感官機能未能適應如此劇變，就會愈往後看——懷舊心理由此而生。」

麥魯恒稱之為「倒後鏡原理」。吳昊說：「從倒後鏡看四、五十年代，彷彿隔著重紗，很迷茫，但很浪漫！」

吳昊著作甚豐，有《懷舊香港地》、《回到舊香港》、《香港老花鏡》、《香港萬花筒》、《亂世童真》、《香江風月史》、《飲食香江》和《打拼歲月》等，當中《亂世童真》更被選為第十三屆（2001-2002年）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候選書目之一，深受學生和普羅讀者的歡迎。



挑戰歲月

作　　者	吳昊
編　　輯	博益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	蕭美玲
美術設計	葉榮基
出版 / 發行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常盛大廈十五樓 2836-6088
網　　址	www.hkchinesebooks.com
印　　刷	新豐柯式製本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三年四月
ISBN	962-17-8603-7

A SCMP Publication

南華早報出版物

Published in Hong Kong

七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年代。

《挑戰歲月》就和大家一起站在擂台上，迎戰一個又一個的挑戰。

保釣運動、偷渡浪潮、七三股災，使政府和民眾的關係愈趨緊張，帶來社會資源的負擔，做成經濟金融危機，全港上下都活在水深火熱中。

廣播道的五光十色、公共屋邨的大規模興建、世界級商廈的建立，令香港生機處處，反映了香港人求進步、創新機的精神，為各界帶來全新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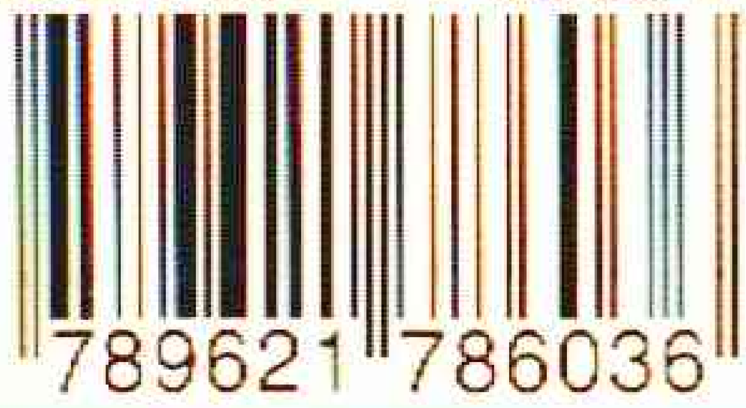
獵裝、牛仔衫褲成為年青新一代的潮流衣飾；超級市場、快餐店和日式百貨店的出現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模式，享樂、追求時尚、消閒成為人們汲汲追求的目標。

七十年代，一個充斥著挫敗，但亦充滿著活力的年代，正一步步帶領著香港進佔世界大都會的舞台。

吳昊，香港通俗文化的記存人。《挑戰歲月》收集了很多懷舊和重要時刻的圖片，記錄了七十年代香港人的生活境況和社會的不同面貌，是回顧香港昔日特定時空的佳品。

定價港幣五十元

ISBN 962-17-8603-7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博益網址：www.hkchinesebooks.com

博益